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CC001n0001

# 續比丘尼傳

民國 釋震華編述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守培序
  - 自序
  - 一、梁湖州法華寺尼道蹟傳
  - 二、梁揚州某庵尼僧法傳
  - 三、梁宜都紫竹庵尼太清傳
  - 四、陳高郵某庵尼華手傳
  - 五、北齊五臺祕魔巖尼法祕傳
  - 六、隋同州般若寺尼智仙傳
  - 七、唐河東某庵尼法信傳
  - 八、唐潯陽某庵尼妙空傳
  - 九、唐汾州西河尼大明傳
  - 一〇、唐荊州姊妹二尼傳
  - 一一、唐綿竹淨惠寺尼信相傳
  - 一二、唐長安積善寺尼淨真傳
  - 一三、唐長安濟度寺尼法願傳
  - 一四、唐長安道德寺尼無量傳
  - 一五、唐蘇州混山尼傳
  - 一六、唐長安宣化寺尼堅行傳
  - 一七、唐長安興聖寺尼法澄傳
  - 一八、唐長安安國寺尼持法傳（附・慧忍空姑傳）
  - 一九、唐長安濟度寺尼惠源傳（附・慈和傳）
  - 二〇、唐洛陽安國寺尼惠隱傳（附・德傳）
  - 二一、唐韶州曹侯村尼無盡藏傳
  - 二二、唐藤州通善寺尼智首傳
  - 二三、唐溫州淨居寺尼元機傳
  - 二四、唐寶應河壖尼真如傳
  - 二五、唐長安某庵尼功德山傳
  - 二六、唐南康廬山尼悟性傳
  - 二七、唐衡岳某庵尼無染傳
  - 二八、唐長安真化寺尼如願傳
  - 二九、唐婺州金華山尼實際傳
  - 三〇、唐臺建安寺尼法空傳

- 三一、唐洪州天宮寺尼妙寂傳
- 三二、唐長安龍花寺尼契義傳
- 三三、唐丹陽三昧王寺尼法潤傳
- 三四、唐瑞州末山尼了然傳
- 三五、唐西蜀慈光寺尼海印傳
- 三六、五代永明石佛寺尼昌志傳
- 三七、宋太原某庵尼智藏傳
- 三八、宋東都崇真資聖院尼清裕傳
- 三九、宋西湖某庵尼勤超傳
- 四〇、宋平江西竺寺尼法海傳
- 四一、宋建寧福國庵尼覺庵傳
- 四二、宋東都妙慧寺尼慧光傳
- 四三、宋蘇州西竺寺尼智通傳
- 四四、宋溫州淨居寺尼慧溫傳
- 四五、宋蘇州資壽寺尼慧照傳
- 四六、宋關西某庵尼真如傳
- 四七、宋蘇州資壽寺尼妙總傳
- 四八、宋溫州淨居寺尼妙道傳
- 四九、宋遂寧香山尼佛通傳
- 五〇、宋平江妙湛寺尼文照傳
- 五一、宋永嘉妙果寺尼文贊傳
- 五二、宋溫州淨居寺尼法燈傳
- 五三、宋海鹽法雲寺尼正覺傳
- 五四、宋蘇州李氏庵尼祖懃傳
- 五五、宋常州淨慧寺尼德英傳
- 五六、宋南昌妙住庵尼黃心傳
- 五七、宋錢塘某庵尼能奉傳
- 五八、宋明州楊氏庵尼慧安傳
- 五九、宋衢州淨信庵尼劉鐵磨傳
- 六〇、宋德州楊樹庵尼白佛傳
- 六一、宋松江寂照院尼如湛傳
- 六二、宋仙居淨勝院尼了證傳
- 六三、宋仙居如來庵尼道輝傳
- 六四、宋蘇州延聖院尼法珍傳
- 六五、宋西湖五雲山尼楊淑芳傳
- 六六、元京師妙善寺尼舍藍藍傳
- 六七、元桐鄉福壽寺尼文鑑傳
- 六八、元紹興大慶庵尼智悟傳

- 六九、元黃巖接待庵尼覺真傳
- 七〇、元燕京藥師庵尼性悅傳
- 七一、元杭州西天目山尼普貴傳
- 七二、元杭州西天目山尼楊妙錫傳（附・梅花尼傳）
- 七三、元某縣長明庵尼妙湛傳
- 七四、明沙縣某庵尼常淨傳
- 七五、明安東吉祥庵尼寂性傳
- 七六、明莒州某庵尼悟蓮傳
- 七七、明蕭山某庵尼無為傳
- 七八、明杭州孝義庵尼袾錦傳
- 七九、明杭州孝義庵尼廣覺傳
- 八〇、明蘇州寒山庵尼竺禮傳（附・崇範傳）
- 八一、明永明迴龍庵尼慧秀傳
- 八二、明南都法華庵尼覺清傳
- 八三、明歸德水晶庵尼獨目金剛傳
- 八四、明常州楞伽庵尼慧貞傳
- 八五、明廣州總持庵尼成慈傳
- 八六、明廣州真梵庵尼成靜傳
- 八七、明山陽紫竹庵尼悟道傳
- 八八、清白下某庵尼靜照傳
- 八九、清江陰敔山庵尼通光傳
- 九〇、清廣州嚴淨庵尼等齡傳
- 九一、清嘉興伏獅院尼行剛傳
- 九二、清常熟大河靜室尼潮音傳
- 九三、清嘉興寶珠庵尼明修傳
- 九四、清會城某庵尼靜主傳
- 九五、清桐鄉某庵尼德密傳
- 九六、清廣陵某庵尼超一傳（附・涵光傳）
- 九七、清漢陽某庵尼心聞傳
- 九八、清泰州青蓮庵尼德日傳（附・德月傳）
- 九九、清南海檀度庵尼自悟傳
- 一〇〇、清南海檀度庵尼無我傳
- 一〇一、清興化普渡庵尼醒徹傳
- 一〇二、清吳縣西洞庭山尼德隱傳
- 一〇三、清常熟直指庵尼行玄傳
- 一〇四、清當湖思禪庵尼行浩傳
- 一〇五、清淮安拈花社尼傳慧傳
- 一〇六、清檇李明因庵尼本信傳

- 一〇七、清杭州雄聖庵尼行致傳（附・智生傳）
- 一〇八、清如皐普照庵尼行清傳
- 一〇九、清秀州蓮花庵尼可度傳
- 一一〇、清檇李明因庵尼佛音傳
- 一一一、清崇明自登庵尼濟瀛傳
- 一一二、清湖州靈瑞庵尼濟苻傳
- 一一三、清崑山靈峙庵尼濟印傳
- 一一四、清嘉興妙湛庵尼濟總傳
- 一一五、清蕪湖太平庵尼玉恩傳
- 一一六、清杭州清涼庵尼超祖傳
- 一一七、清當湖善護庵尼超見傳
- 一一八、清嘉興參同庵尼超琛傳
- 一一九、清吳興蕭山庵尼超具傳
- 一二〇、清杭州雄聖庵尼超越傳
- 一二一、清丹徒正覺庵尼超元傳
- 一二二、清鄞縣薜蘿庵尼慧空傳
- 一二三、清真州大慈庵尼超濟傳
- 一二四、清蘄水增福庵尼兆地傳
- 一二五、清武陵筠庵尼隱慧傳
- 一二六、清江都拈花庵尼上融傳
- 一二七、清蘇州古滌庵尼契蓮傳
- 一二八、清無錫龍護庵尼道遇傳
- 一二九、清荊州延壽庵尼明本傳
- 一三〇、清永嘉白塔庵尼明光傳
- 一三一、清瑞安雙貞庵尼敏敬傳
- 一三二、清仁和萬善庵尼傳正傳
- 一三三、清嘉善某庵尼德容傳（附・智圓傳）
- 一三四、清仁和薛支庵尼石巖傳
- 一三五、清姚江伏龍庵尼印月傳
- 一三六、清某縣普應庵尼希古傳
- 一三七、清華亭某庵尼神一傳（附・靜維傳）
- 一三八、清長洲某庵尼上鑒傳（附・再生傳）
- 一三九、清通州鴻寶堂尼無垢傳
- 一四〇、清杭州明因寺尼元端傳
- 一四一、清蘇州葑溪般若庵尼妙惠傳
- 一四二、清金陵舊院尼妙慧傳（附・曙光傳）
- 一四三、清蘇州水月庵尼安生傳（附・元瑛傳）
- 一四四、清蘇州洞庭東山尼宛仙傳（附・僧鑒傳）

- 一四五、清吳江紫雲觀尼妙霓傳（附・靜婉、性道傳）
- 一四六、清滄州插花廟尼董尼傳
- 一四七、清無錫福慧庵尼嶽蓮傳
- 一四八、清鎮江某庵尼舒霞傳（附・悟清傳）
- 一四九、清燕都靈官庵尼明本傳
- 一五〇、清滄州憩水井尼慧堅傳
- 一五一、清昆明清淨寺尼妙德傳
- 一五二、清杭州湖上老尼傳
- 一五三、清蘇州圓通庵尼本印傳
- 一五四、清蘇州白衣庵尼遂欽傳
- 一五五、清蘇州圓通庵尼律宗傳
- 一五六、清蘇州崇佛庵尼佛琦傳（附・祖潔傳）
- 一五七、清金陵慈恩庵尼慧照傳
- 一五八、清嘉善淨池庵尼朗然傳
- 一五九、清湖州廣嚴庵尼妙成傳
- 一六〇、清蘇州慈雲庵尼清月傳
- 一六一、清秀州草庵尼道乾傳
- 一六二、清寧國蘭若庵尼傳
- 一六三、清華亭吉祥庵尼道悟傳（附・文信、見心、禪學傳）
- 一六四、清泰州姜堰觀音庵尼悟真傳（附・修淨傳）
- 一六五、清泰州泰山行宮尼福海傳（附・慧傳傳）
- 一六六、清蘇州某庵尼量海傳
- 一六七、清寧波青蓮庵尼明恆傳
- 一六八、清黃安綠波庵尼人稀傳
- 一六九、清泰州曲塘報本庵尼素文傳
- 一七〇、清武進大成庵尼青蓮傳
- 一七一、清高郵觀音庵尼本蓮傳（附・緒修傳）
- 一七二、清昆明永樂庵尼清法傳
- 一七三、清長沙鐵鑪寺靈一傳
- 一七四、民國揚州福興庵尼信道傳
- 一七五、民國宛平某庵尼如智傳
- 一七六、民國興化金善庵尼杲峰傳（附・智明傳）
- 一七七、民國台州某庵尼如覺傳
- 一七八、民國台州某庵尼蓮貞傳
- 一七九、民國蘇州青蓮庵尼了定傳（附・德惠傳）
- 一八〇、民國鎮江雨華庵尼素密傳（附・素浩、證行）
- 一八一、民國彭澤淨土庵尼果仁傳
- 一八二、民國南通大悲庵尼大悟傳

- 一八三、民國彭澤淨土庵尼聖道傳
- 一八四、民國東臺蓮華庵尼印根傳
- 一八五、民國南京慧月居尼宏源傳（附・能開、學如傳）
- 一八六、民國江寧天印庵尼圓音傳
- 一八七、民國安慶靜室庵尼德成傳
- 一八八、民國南匯淨心庵尼淨船傳（附・淨願、華慧、蓮道、蓮勝、華根、華廣傳）
- 一八九、民國江都德勝庵尼心忠傳
- 一九〇、民國某縣圓覺庵尼印心傳（附・慧修、福修、印全、印微、緣修、恆修傳）
- 一九一、民國無錫普渡庵尼定雲傳（附・智能、定華傳）
- 一九二、民國泰縣福善庵尼果願傳（附・常清傳）
- 一九三、民國宜興海會塔院尼覺明傳
- 一九四、民國新安靈雲寺尼能修傳
- 一九五、民國江寧保國庵尼識參傳（附・月華傳）
- 一九六、民國泰縣靜修庵尼本道傳
- 一九七、民國上海龍音寺尼能圓傳
- 一九八、民國上海慈修庵尼諦參傳（附・道願傳）
- 一九九、民國武進淨觀庵尼天正傳
- 二〇〇、民國青陽心安寺尼觀願傳
- 樂助功德芳名
- 超塵跋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贊助資訊

#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 續比丘尼傳守培序

世間聖人，立於像形上觀察一切，故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尊而女卑，夫唱而婦隨，是以中國女子終生無主權。以三從而為德，所謂未嫁從父，已嫁從夫，夫歿而從子。出世聖人，立於體性上觀察一切，故曰：大地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唯因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世人始唱男女平權，原來吾佛唱之早矣。非特男女平權，而一切眾生迷皆平權，又不但眾生偕眾生平權，而眾生與諸佛亦平權。凡女子學佛出家者，即打破世間假像的階級，實行出世體性之平權。三從頓舍，終生自主，以有體性之觀察力，故能轉變性質，如化魚而成龍，傳中諸尼僧是也。亦有不脫像形之習氣者，則觸途成滯，如暴腮於龍門，傳外諸尼僧是也。世人已知提倡男女平權，而未知提倡一切眾生悉皆平權，若進而提倡一切眾生本皆平權，不存大小強弱之觀念，則世界可期平矣。但吾佛從平處唱平，世人從不平處唱平，平同而平處特異。世法與佛法不同此也。近有女子頭角崢嶸，露於社會之上，與男子平權矣。慨吾佛教之比丘尼，反寂然無聲，如寒岩枯木，毫無生氣，徒負出世丈夫之虛名，不若在家女子之有志氣，悲乎！末法尼眾，身雖出家，心不知道，而亦不求其知，以為出家止於薙發染衣而已。此等尼眾，如彼盲人誤入歧途，若無援引，奚歸正路？維我　震華大德，年未自立，識已過人，植慧根於夙世，發智花於今時；淵學遠鑒，歎佛法之蕭條；觀古傷今，悲尼眾之不振。是以採訪過去有道之高尼，乃為今後釋子之龜鑒。上從蕭梁，下至民國，聚英集華，名曰續比丘尼傳。冀此傳傳播四方，憲章有道，不使過去克己成仁、茹苦會辛之輩，與草木同腐，湮沒而無聞，亦可令吾現前釋子觀彼比丘尼。我亦比丘尼，彼即如斯，我亦應如斯。彼比丘尼當能如斯，而我比丘尼不能不如斯。此雖文字之般若，實為振興佛教、援引迷途之梯航也。書成，問序於余，余略述著者之志願，以告讀茲傳者，是為序。

民國二十五年丙子夏六月中澣，至山退隱守培序於妙心精舍。

## 續比丘尼傳自序

原夫法性平等，本無男女差別。良以一切眾生從無始來，昧失本因，起惑造業，循名著相，橫生計執，遂致形成依正假名。不出根塵妄習，非唯著我躭人，益復重男輕女。抑之不足，至謂無才是

德；卑之不足，至謂慰情勝無。積習相傳，古今共轍。暨乎斬絕情塵，歸心釋氏，喻如四河入海，同一鹹味，既無高下之分，何有軒輊之見。法華會上，龍女居然成佛；維摩室中，天女竟爾易形。猗歟，休哉！佛法博大精深，圓融極致，觀於是不尤信乎？雖然深引出離，經論不無呵色之說；捐除染著，菩薩常作避坑之觀。所以然者，實緣於諸衰中，女衰最重，是眾苦本，是繫縛本，具三隔五礙，修行障重，比二乘根缺，淨土緣疏。是以姨母出家，猶嚴乎八敬；尼眾戒條，遞增乎五百。此非固為已甚，要亦意有所在也。職是之故，愛道雖有傳人，難登竹帛；高僧獨多長史，盡著簡篇。幸賴寶唱一呼，僅存六十五傳，何竟步塵無繼，寥落千百餘年？夏樹芳為眾名公立言，彭尺木為善女人著錄，彼皆各擅其美，光曜不磨，此何獨付缺如？機緣有待，華才實愧於贊寧，志竊希於司馬，感潛德之不彰，悲斯文之若喪。於是振襟而起，寧計學殖之疏；奮筆直書，渾忘言詞之拙。歷時幾及三年，集稿垂成數帙。不意所託非人，頓遭遺忘之慘，前功盡棄，徒勞剔抉之勤。兵火無情，善緣多阻，思之誠痛惜也。劫後殘軀捷在，幸為漏網之魚，故業重尋，自是識途之馬。祇以圖書盡行燬失，參考無從，堪記憶能有幾何？編修匪易，惟憑鄴架借觀，登門如同受教。郵筒問訊，折簡不知謂何；所幸先難後獲，尚不唐捐。有志竟成，信乎不謬！爰賦一律紀其事，曰：

閱歲幾千載，高尼豈乏人？言行能軌物，簡冊獨遺珍。
感此耕余目，摛詞著彼仁。寧惟箴史闕，（寶唱原傳有望箴闕之語）亦可範同倫。

民國二十八年四月，夾山震華撰於碧巖丈室。

續比丘尼傳卷一

民國．京口夾山沙門震華編述

## 一、梁湖州法華寺尼道蹟傳

道蹟，一名明練，號總持，吳興人，或作梁武帝女。事達摩為弟子，悟心要法。達摩將返天竺，命門人各言所得。道蹟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達摩曰：「汝得吾肉。」後遁居湖州弁嶺峰，晝夜誦法華經，誦滿萬部，不下山者，

凡二十年。感空中白雀常來聽經，山遂以白雀名。既圓寂，塔全身於結廬之所。大同元年，塔內忽有青蓮華一朵，道俗異之，啟視，見華從舌根生。州郡錄奏，勅建法華寺，事具褚詢望所寫塔碑。

## 二、梁揚州某庵尼僧法傳

僧法，太學博士江泌女，小而出家。年八、九歲，有時靜坐閉目，前後誦出二十一經，合三十五卷，揚州僧俗咸稱神授。茲列經目於後：淨土經七卷；妙莊嚴經四卷；妙音師子吼經三卷；益意經三卷；阿那含經二卷；寶頂經一卷；正頂經一卷；法華經一卷；勝鬘經一卷；藥草經一卷；太子經一卷；伽耶婆經一卷；波羅奈經一卷；優婁頻經一卷；般若得經一卷；華嚴瓔珞經一卷；出乘師子吼經一卷；踰陀衛經一卷；優曇經一卷；維摩經一卷；序七世經一卷。費長房編入三寶紀中，且推論之曰：「房驗經論，斯理皎然。是宿習來，非關神授。」且據外典，夫子有云：「生而知之者聖，學而知之者次」，此局談今生，昧於過去爾。若不爾者，何以得辯外內賢聖淺深過現乎？

## 三、梁宜都紫竹庵尼太清傳

太清，宜都人。出家學道，深得理味。住紫竹庵，日夕誦經，資為行業。庵臨溪側，一日，溪水暴漲，太清大笑，擲蒲團於水中，趺坐其上，誦普門品，順流由長陽江出大江而去。莫知所之，因名其溪曰師姑溪。

## 四、陳高郵某庵尼華手傳

華手，梁普通二年，居高郵某庵，志節冰霜。誦妙法蓮華經，不捨晝夜，適通第一。右手爪上即生一華，形如菱菜，如是誦五卷，五指爪上生於五華。次誦第六、第七，掌內又生二華，形大於前，州境內因呼為華手尼。尼亦無甚苦節，陳武帝召見看之，大為嘉敬，後不知所終。

## 五、北齊五臺祕魔巖尼法祕傳

法祕，北齊人。慧心天悟，真志獨拔，居五臺山西臺，專修禪慧。木食澗飲，行苦自持，積五十年未嘗下山，年餘八十始寂。後

人重其道，名其住處曰祕魔巖，謂高尼法祕煉魔地也。唐有祕魔和尚，得馬祖之道，擎叉接人，亦以住此而名。

## 六、隋同州般若寺尼智仙傳

智仙，蒲坂劉氏女，少出家，有戒行。和上失之，恐其墮井，見在佛屋，儼然坐定。時年七歲，遂以禪觀為業。隋文帝誕日，無因而至，語太祖曰：「兒天佛所祐，勿憂也。」尼遂名帝為那羅延，言如金剛不可壞也。又曰：「此兒來處異倫，俗家穢雜，自為養之。」因割宅為般若寺，內通小門，以兒委尼，不敢名問。後皇妣來抱，忽見化而為龍，驚遑墮地。尼曰：「何因妄觸我兒，遂令晚得天下。」及年七歲，告帝曰：「兒當大貴，從東國來。佛法當滅，由兒興之。」而尼沈靜寡言，時道成敗吉凶，莫不符驗。初，在寺養帝，年十三方始還家。積三十餘歲，略不出門。及周滅二教，尼隱皇家，內著法衣，戒行不改。帝後果自山東入為天子，重興佛法，皆如尼言。及登祚後，每顧群臣，追念阿闍黎以為口實。又云：「我興由佛法，而好食麻豆，前生似從道人裏來。」由小時在寺，至今樂聞鐘聲，乃命史官王劭為尼作傳。其龍潛所經四十五州，皆悉同時為大興國寺，因改般若為其一焉。仁壽元年，帝及后宮同感舍利，並放光明，砧碓試之，宛然無損。遂散於州部，前後建塔百有餘所，隨有塔下，皆圖神尼，多有靈相。故其銘云：「維年月，菩薩戒佛弟子大隋皇帝堅、敬白十方三世一切三寶：弟子蒙三寶福祐，為蒼生君父，思與民庶共建菩提。今故分布舍利諸州供養，欲使普修善業，同登妙果，仍為弟子。法界幽顯，三途八難，懺悔行道。奉請十方常住三寶，願起慈悲，受弟子等請，降赴道場，證明弟子為諸眾生發露懺悔。」文多不載。

## 七、唐河東某庵尼法信傳

法信，字練行，河東人，常誦法華經。武德初，為靜室，數倍酬直倩人書全經七卷。一起一浴，八年乃畢，供養嚴重。龍門僧法端聞之，心竊窺羨，欲索為講本。法信辭不獲已，割愛與之，然非所願也。及開函展讀，唯見黃紙，了無文字。法端慚惶無措，遣使送還。法信疑有觸污，遂至如此，乃對本悲泣，頂戴行道，至七晝夜，未嘗間斷。既而開視，文字如故。

## 八、唐潯陽某庵尼妙空傳

妙空，潯陽人。蔬食紙衣，少欲知足。平居專讀法華，意至懇切，乃至不受餘經一偈。常發願畢此形骸，往生極樂，默觀內照，深解念佛三昧。臨終之時，有紫雲覆室，異香徧於一縣。後弟子尼夢言：「一生持法華功德，所積得生極樂上品中生。」若兼解義趣，必高登上品上生矣。

## 九、唐汾州西河尼大明傳

大明，汾州人。遇道綽禪師講無量壽經，得知念佛法門。居西河，誓生淨土。每入室禮念，先著淨衣，口含沉香，攝靜課誦，三四年間，相續不斷。將終之日，眾忽聞澄香滿室，俄而光明如雲，隱隱向西沒焉。

## 一〇、唐荊州姊妹二尼傳

姊妹二尼，荊州人。貞觀初，同誦法華，深厭形器，俱欲捨身求無上道。從此漸斷粒食，服諸香油，預告道俗，克日焚然。即於城大街置二高座，以蠟布纏身，唯出面目誦法華。至藥王品，姊先以火炷妹頂，妹即以火炷姊頂。清夜，兩炬炳耀同輝，火沿至眼，經聲尚明。至於明旦，合座同燒，骨肉並銷，二舌俱在。眾為起塔，以旌萬世。

## 一一、唐綿竹淨惠寺尼信相傳

信相，綿竹楊氏女。生而知道，終日凝然禪寂。父為道士，號三洞先生。弟惠寬為僧，居龍懷寺。初，楊族家世奉道，相、寬獨相偕學佛，見天尊像，不肯跪拜，父母雖詬詈之，亦不屈從。日惟互相譚論，俱非世事，父母怪異，使人錄其所論言句，蓋大莊嚴等論也。相與驚歎宿根，改宅為淨惠寺，自亦奉佛，聽信、寬一時剃落。寬出家已，神異日顯，俗呼聖和上。相悟解甚深，凡情莫測。嘗因淨惠寺異僧入定，滿寺紅燄亘然，而人未識之。相曰：「此火聚尊者入火光三昧耳。」因入其寺，自入水觀，一室湛然唯水，不見其形。異僧欽歎，以為得果，時亦號聖尼。

## 一二、唐長安積善寺尼淨真傳

淨真，住長安積善寺，衲衣乞食，一生無瞋。誦金剛經十萬徧，專精念佛。顯慶五年，染疾，告弟子云：「五月內十度見阿彌

陀佛，兩度見極樂世界，寶蓮華上童子遊戲。又有聖僧五度授記曰：『 我當作佛。』又曰：『 吾得上品往生。』」跏趺而終，經宿卻醒，語弟子曰：「吾得菩薩位也。徧歷十方，供養諸佛。」言訖而終，光照於寺。

## 一三、唐長安濟度寺尼法願傳

法願，俗姓蕭氏，蘭陵人，梁武帝之六葉孫，唐故司空宋國公瑀之第三女也。乘因夤劫，植本遐生。孕月仙姿，稟清規於帝渚；儀星寶態，降淑範於台門。襁褓之辰，先標婉質；髫齔之歲，遽挺柔情。聰悟發於生知，孝友基乎天縱，中外姻族，莫不異焉。加以骨象無儔，韶妍獨立，鉛華不卸，彩絢春桃，玉顏含澤，光韜朝蕚。年將十歲，頗自矜莊，整飾持容，端懷撿操。每留神於鞏帨，特紆情於紝組；瓊環金翠之珍，茵簟衾幬之飾，必殫華妙。取翫閨闈，麗而不奢，盈而不溢。既而疏襟學府，繹慮詞條，一覽而隅隩咸該，再覿而英華畢搴。豪飛八體，究軒史之奇文；法兼二妙，符衛姬之逸迹。群藝式甄，女儀逾劭，宋公特深撫異，將求嘉世，載佇孫龍，以光宋鯉。而嚴庭垂訓，早沐慈波；鼎室承規，幼明真諦。飄花見雪，初陪太傅之歡；摘葉為香，遽警息慈之念。爰發宏誓，思證菩提，懼塵情於六禮，乃翹誠於十誦。承間薦謁，請離俗緣。宋公論道槐端，丹青神化，虔襟柰苑，梁棟正法，重違雅志，許以出家。甫及笄年，爰披法服，乃於濟度伽藍，別營禪次。庭標雁塔，遠蔑娀臺；藏寫龍宮，遙嗤魯館。於是泬空寂念，襲慧薰心，悅彼冀衣，俄捐綺縠，甘茲蔬膳，遽[序- 予+干]膻腥。戒行與松柏齊貞，慧解共冰泉等徹；超然拔類，恬然宴坐。若乃弟兄辦供，親眷設齋，九乳流音，六銖含馥，瓶錫咸萃，冠蓋畢臻，唯是瞻仰屏惟，遙申禮謁，自非至戚，罕有覿其形儀者。加以討尋經論，探窮閫域，覈妒路之微言，括毘尼之邃旨。至於法華、般若、攝論、維摩，晨夕披誦，兼之講說。持戒弟子，近數十人，莫不仰味真乘，競趁丹枕，傍窺淨室，爭詣元扉。肅肅焉，濟濟焉，七眾之仰曇彌，何以尚也！重以深明九次，閱想禪枝，洞曉三空，澄襟定水，厭此纏蓋，忽現身疾。大漸之晨，謂諸親屬曰：「是身無我，取譬水萍，是身有累，同夫風葉，生死循環，實均晝夜。然則淨名申誡，本乎速朽；能仁垂則，期於早化。金棺乃示滅之機，玉匣豈棲神之宅？誠宜捐軀鷙鳥，委形噬獸。」斂衿正念，奄然無言，粵以龍朔三年八月廿六日，捨壽於濟度寺之別院，春秋六十三。姊弟永懷沉痛，不忍依承遺約，乃以其年十月十七日，營空於少陵原之側，無名氏為撰墓誌。銘曰：「智有殊稱，法無異源；爭

驅意馬，俱制心猿。志擾情紊，神凝理存；展如淑範，獨趨玄門。璇彩星分，瑤姿月舉；含芳槐路，疏貞桂序。雲吐荊臺，霞霏洛渚；學兼班媛，詞彬蔡女。奠禽匪志，救蟻昭仁；捐華台室，沐道玄津。法關開揵，心衢屏塵；九流遣累，八定栖真。忍藥分滋，戒香含烈；傳燈不倦，寫瓶無竭。奄愴神遷，空悲眼滅；式鐫柔範，終天靡絕。」

## 一四、唐長安道德寺尼無量傳

無量，長安閔氏女。年甫十八，能誦華嚴。永淳二年，有詔度僧，其家男女五人，俱以試經得度，無量配住道德寺。志節彌堅，每誦華嚴，三日一徧，以為恆課，六時禮懺，三業無替。每見諸貧病，莫不深思悲愍，資給湯藥，扶其困乏，時歎為女中丈夫。

## 一五、唐蘇州混山尼傳

混山尼，失其名，住蘇州混山縣界。少小入道，常誦法華經，每日兩徧，二十餘載曾無懈廢。此尼容貌妍詳，見者思戀。至永昌元年，縣錄司姓朱，遂起惡心，橫加非望，尼雅志貞確，意不從之。朱乃惱亂寺眾，破壞常住，尼等不知何計得免斯苦。持經尼云：「此法華經，無上妙寶，諸天鬼神，共所護持。佛語真實，何無靈驗？」作是念已，即著淨衣入佛殿，燒香發願。其後，錄司假託別由，而來寄宿，心懷異意，方欲向尼房去。少選之間，忽覺半體酸痛，男根遂落，徧身流汗，即發癩瘡，眉毛鬚鬢一時俱墮。錄司感斯惡報，生大怖畏，狂心頓歇，立命歸返，悲悔萬方，竟不痊損。尼見一念之誠，蠲諸魔礙，益堅道意，畢命行持。

## 一六、唐長安宣化寺尼堅行傳

堅行，俗姓魚氏，京兆府櫟陽人也。生平貞儀苦節，精勤厥志，捐別修而遵普道，欽四行而造真門。豈荼晨霜易晞，夕露難久？寢疾牀枕，藥餌無徵，以開元十二年十月廿一日，遷化於宣化寺。春秋七十有六，夏卅矣。臨命遺囑，令門人等造空施身。至開元廿一年，親弟大雲僧志叶，弟子四禪、賢首、法空、淨意等收骨起塔，以申仰答罔極之志，並為之銘云。

## 一七、唐長安興聖寺尼法澄傳

法澄，字無所得，俗姓孫氏，樂安人也，吳帝權之後。祖榮，涪州刺史；父同，同州馮翊縣令。法澄第二女，降精粹之氣，含宏量之誠，大惠宿持，靈心早啟，鑒浮生不住，知常樂可依，託事蔣王，求為離俗，遂於上元二年出家。威儀戒行，覺觀禪思，跡履真如，空用恆捨。遂持瓶缽一十八事，頭陀山林，有豹隨行，逢神擁護。於至相寺康藏師處聽法，探微洞悟，同彼善財；調伏堅持，寧殊海意。康藏師每指法澄謂師徒曰：「住持佛法者，即此師也。」如意之歲，淫刑肆逞，巫及法師，收扶汝南，謀其義舉，坐入宮掖。故法澄於是大開聖教，宣揚正法，歸投者如羽翮趨林藪，若鱗介赴江海。昔菩薩化為女身，於王後宮說法，今古雖殊，利人一也。中宗和帝知名，放出中使供承，朝夕不絕。景龍二年，大德三藏等奏請法澄為紹唐寺主，敕依所請。玄宗在春宮，幸興聖寺，施錢一千貫，充修理寺。以法澄德望崇高，敕補為興聖寺主。法澄修葺畢功，不逾旬月，又於寺內畫華嚴海藏變、造八角浮圖，馬頭空起舍利塔，皆法澄指授規模。及造，自餘功德，不可稱數。融心濟物，徧法界以馳神；廣運冥力，滿虛空而遇化。不能祇理事途，請解寺主，遂鈔華嚴疏義三卷，及翻盂蘭盆經、溫室經等。專精博思，日起異聞，疲厭不生，誦經行道，視同居士。風疾現身，乃臥經二旬，飲食絕口。謂弟子曰：「我欲捨壽，不知死亦大難，為當因緣未盡。」後月餘，儼然坐繩牀，七日不動，惟聞齋時鐘聲即喫水。忽謂弟子曰：「扶我臥，我不能坐死。」臥訖，遷神，春秋九十，開元十七年十一月三日也。以其月二十三日，安神於龍首山馬頭空塔所。弟子嗣彭王女尼彌多羅等，念其師仁孝幼懷，容儀美麗，講經論義，應對如流。王公等所施，悉為功德。恐人事隨化，陵谷遷移，遂請彭王志暕銘其塔。

## 一八、唐長安安國寺尼持法傳（附・慧忍空姑傳）

持法，晉陵黃氏女。與其妹慧忍，同稟宿根。幼聞人誦法華，聽之，曰：「吾解此義也。」試使之說，能深談實相之旨。後入京師安國寺為尼，同修法華三昧。忽有尼號空姑，詞貌甚異，來共止宿。每至中夜，身光赫然，如是三年而去。或問之，二尼皆笑而不答，人謂其為普賢也。一行禪師聞之，亦加欽敬。

## 一九、唐長安濟度寺尼惠源傳（附・慈和傳）

惠源，俗姓蕭氏，南蘭陵人也。曾門梁孝明皇帝，大夫諱瑀，唐中書令尚書左右僕射司空宋國公；父諱鈇，給事中利州刺史。紛

綸葳蕤，奕世名家。原師之始誕也，惠音清越，閒氣冲亮，稟天真於太和，集神祐於純嘏。及數歲後，養必申敬，動皆合理，發跡有道，出言有章。屏金翠而窒其繁華，絕葷羶而割其嗜欲，超然戰勝，但思出家。天鑒孔明，精心上感，年二十二，詔度為濟度寺尼，如始願也。受戒和上，寺大德尼，道之崇也；羯磨闍黎，太原寺大德律師薄塵，法之良也。廸延師立證，登壇進律，僧夏歲潔，戒珠日明，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先是，其姑法願亦出家濟度寺，卒時，師始二歲。初，師纔至九歲，遘先大夫之酷。廿有七，執先夫人之夏，皆泣血茹哀，絕漿柴毀，古之孝子，烏足道哉！每秋，天露下衰，林風早棘，心欒欒若在喪紀，不忘孝也。亦能上規伯仲，旁訓弟姪，嗈嗈閨門，俾其勿壞。則天倫之性，過人數級。夫其內炳圓融，外示方便，恂恂善誘，從化如流，亦猶師子一吼，魔宮大隤，則感激有如此者。行住坐臥，應必皆空，慈悲喜捨，用而常寂。黃裳元吉，清風穆如，則龜鏡有如此者。後遇高僧義福者，常宴坐清禪，止觀傳明，殊禮印可。又有尼慈和者，世莫之識。知微通神，見色無礙，時人謂之觀音菩薩。嘗於大眾中目師曰：「十六沙彌，即法華中本師釋迦牟尼之往號也。」非師心同如來，孰能至于此？而更精承密行，親佩耿光，十數年間，演其後事。他日，師厭世示疾，以開元廿五年秋九月二日，從容而謂門人曰：「死生者，天之常道。身沒之後，於少陵原為空，還吾神也。」言卒右脅而臥，怡然歸寂，享年七十有六。即以十一月旬有二日，從事於空，遵理命也，倉曹參軍楊休烈撰故大德比丘尼惠源和上神空誌銘。銘曰：「猗那明行，足不復還；至人去兮，逍遙天地之間。」

## 二〇、唐洛陽安國寺尼惠隱傳（附・德傳）

惠隱，俗姓榮，京兆人，其家第四女也。族望北平，曾祖權隨，金紫光祿大夫散騎常侍兵部尚書東阿郡開國公；祖建緒，銀青光祿大夫使持節息始洪諸軍事三州刺史東阿郡開國公；叔祖思九，黃門侍郎；父懷節，夷州綏陽縣令；外祖韋氏，字孝基，皇中書舍人道遙公之孫也。師聰識內敏，幼挺奇操，粵自齠齔，敬慕道門，專志誦經，七百餘紙。業行精著，簡練出家。自削髮染衣，安心佛道，尋求法要，歷奉諸師，如說修行，曾無懈倦。捐軀委命，不以為難，戒行無虧，冰霜比潔。或斷穀服氣，宴坐安禪；或鍊辟試心，以堅其志。動靜語默，恆在定中；凡所施為，不輟持誦。雖拘有漏，密契無為；雅韻孤標，高風獨遠。嗚呼！驚波不息，隙影難留；生滅無恆，遽隨遷謝。開元二十二年七月十一日，壽終於安國道場，春秋七十有六，右脅而臥，奄然滅度。臨涅槃時，遺曰：

「吾緣師僧父母，並在龍門，可安吾於彼處，與尊者同一山也。」弟子尼圓德，博通三藏，才行清高。生事竭仁孝之心，禮葬盡精誠之志，追痛永遠，建塔茲山。縱陵谷有遷，庶芳徽不朽。無名氏為之銘，曰：「至道希夷，代罕能窺；探祕究妙，夫惟我師。爰自齠年，訖于晚歲，精念護攝，虔誠不替。肅肅戒行，明明定慧，淨業滋薰，與佛同契。逝川不駐，隙駟難留；奄隨運往，萬古千秋。嗟永感而無極，式彫紀於芳猷。」

## 二一、唐韶州曹侯村尼無盡藏傳

無盡藏，韶州曹侯村人，儒士劉志略之姑。初，六祖自黃梅得法，回行抵村，人無知者。劉志略禮遇獨厚，無盡藏常誦大涅槃經，六祖暫聽，即知妙義，遂為解說。無盡藏乃執卷問字，六祖曰：「字即不識，義即請問。」無盡藏曰：「字尚不識，焉能會義？」六祖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無盡藏驚異之，徧告里中耆德云：「此是有道之士，宜請供養。」有魏武侯玄孫曹叔良及居民，競來瞻禮。時寶林古寺，自隋末兵火已廢，遂於故基，重建梵宇。延六祖居之，俄成寶坊。

## 二二、唐藤州通善寺尼智首傳

智首，不知何許人。出家學法，通曉毘尼，住藤州通善寺。攝化道俗，多所啟悟。時有日本僧普照、榮睿，入唐求法，懇請揚州大明寺鑒真律師東渡傳律。律師愍其為法心誠，率弟子多人，六次開纜，皆遇難緣折回。最後七次，於天寶十二載，又結四十一人，橫渡滄溟。智首與同輩三人，亦隨法輿而往，冀以大法化彼女眾。雖其餘道蹟湮沒不彰，然以愛道孱弱之軀，而能犯萬里鯨波，投身異域，建立法幢，其志節已足多矣！

## 二三、唐溫州淨居寺尼元機傳

元機，瑞安人，姓戴氏，乃永嘉大師女弟。景雲中，得度，常習定於大日山石窟中。一日，忽念曰：「法性湛然，本無去住；厭喧趨寂，豈為達耶？」乃往參雪峰，峰問：「甚處來？」機曰：「大日山來。」峰曰：「日出也未？」機曰：「若出則鎔卻雪峰。」峰曰：「汝名甚麼？」曰：「元機。」峰曰：「日織多少？」機曰：「寸絲不挂。」遂禮拜退。纔行三五步，峰召曰：「袈裟角拖地也。」機回首，峰曰：「大好寸絲不挂。」即於言下

契悟。後住溫州淨居寺，倒立而化。永嘉喝曰：「汝生也顛倒，死也顛倒！」乃仆。殯後，一夕大雷電，柩忽不見，尋之，則在大日巖竇，因名其巖曰機巖。

## 二四、唐寶應河壖尼真如傳

真如，鞏縣人，姓李氏，嫁於賀若氏，捨俗為尼。唐天寶元年七月七日，真如於所居精舍盥濯，忽有五色雲自東來，雲中引手不見其形。以囊授真如，曰：「寶之，慎勿言也。」天寶末，安祿山之亂，真如展轉流寓於楚州安宜。上元二年建子月十八日夜，忽見二人皂衣引真如東南行，可五六十步，樓觀精飾，兵衛嚴肅。皂衣者曰：「化城也。」殿上一人，衣碧衣，戴寶冠，稱天帝。有二十餘人，衣冠亦如之，呼為諸天。命真如進，諸天相謂曰：「下界殺戮過多，腥穢達於諸天，當以神寶壓之。」一天曰：「用第三寶。」又一天曰：「今沴氣方盛，三寶不足以勝，須以第二寶授之。」曰：「然。」因出寶授真如，曰：「汝往令刺史崔侁進於天子。前所授小囊有五寶，人臣可見；今八寶，惟王者得見。慎勿易也！」具以寶名及所用之法授真如，復令皂衣者送之。翼日，真如詣縣，以狀聞。刺史以為妖，令從事盧恆就訊。真如以囊中五寶示恆，出寶盤照之，光耀射日，仰望不知所極。恆異之，白於侁，聞之節度使崔圓。圓召真如詣府，欲歷視之，不可。固強之，真如不得已，乃出八寶，置之日中，則白氣貫空；措諸陰室，則照燭如月。侁遣盧恆隨真如上獻。時肅宗寢疾，召太子謂之曰：「汝自楚王為儲嗣，今獲寶於楚州，天賜汝也。」代宗拜受賜，因改元寶應，以安宜縣為寶應縣，賜真如寶和大師，勅長安立寶應金輪寺。真如所居，得寶地在河壖，景物暢茂。相傳西域賈人過其旁者，莫不望而瞻禮焉。

## 二五、唐長安某庵尼功德山傳

功德山，姓氏住處失詳，道行顯著，能前知。肅宗朝，屢入宮為后妃說法。代宗廣德元年，吐蕃犯便橋，上幸陝，王師不利，常有紫氣如車蓋，以迎馬首。及迴潼關，上嘆曰：「河水洋洋，送朕東去。」上至陝，因望鐵牛，蹶然謂左右曰「朕年十五六，宮中有尼號功德山，言事往往神驗。屢撫吾背曰，天下有災，遇牛方迴。今見牛也，朕將迴爾。」是夜夢黃衣童子歌於帳前，曰：「中五之德方峨峨，胡胡呼呼可奈何？」詰旦，上具言其夢，侍臣咸稱土德當王之兆也。

## 二六、唐南康廬山尼悟性傳

悟性，洛陽人，於衡州遇法照闍黎，得念佛法門。大曆六年，居江西廬山，篤志念佛，求生西方。忽聞空中樂聲，謂左右曰：「吾已得中品生矣。見諸同志念佛精進者，皆有蓮花以待其生。」言畢而逝，時年二十四。

## 二七、唐衡岳某庵尼無染傳

無染，韋氏女，家世顯貴。大曆中出家，事衡岳大明律師，傳其戒法，奉行惟謹。大明示寂後，無染涕泣，求永州司馬柳宗元為作碑銘，為言其師道德為尤備，宗元因書諸碑陰。

## 二八、唐長安真化寺尼如願傳

如願，隴西李氏女，申公之裔。天生道芽，自然神秀，十一詔度，二十圓具。彌沙塞部，其所務也；分毳之義不殊，析金之理斯在。僅登十臘，聲實兩茂，邀臨香壇，辭不見允。望之儼然，即之溫然，其慧也月照千潭，其操也松寒萬嶺。乃曰：「威儀三千，吾鏡之矣；度門八萬，復焉在哉。」遂習以羅浮雙峰無生之觀，位居元匠矣。代宗命貴妃獨孤氏葛覃蘊德，十亂匡時，受道紫宸，登壇黃屋，因賜師紫袈裟一副，前後所賜綿綺繒帛，凡數千疋，以旌其高。燦乎盈庭，了無是相，道何深也！由此勅書疊篋，中使相望，御馬每下於雲霄，天花屢點於玉砌。締搆多寶佛塔，繕寫妙法蓮華，環廊繚垣，金剎熠耀，額題御札，光赫宇宙。大曆十年，歲次乙卯，五月廿九日，薨於長安真化寺，春秋七十六。具以上聞，皇情憫焉，中使臨弔，賻贈之禮，有加常等。弟子長樂公主與當院嗣法門人登壇，十大德尼常真敕弟子證道、政定，證果寺大德凝照、惠照、凝寂、悟真，資敬寺上座洪偃，寺主孝因，律師真一、遠塵，法雲寺律師遍照等，凡數千人。則懿戚相門，愛道花色而為上首，忽喪宗匠，如覩鶴林。即以其年七月十八日，奉敕法葬於長安城南畢原。塔之禮也，素幡悽於道路，丹旐慘於郊扃，千福寺飛錫法師為撰大唐真化寺多寶塔院故寺主臨壇大德尼如願律師墓誌銘。略曰：「紫袈裟者，彼何人？已了如來清淨身，登壇不向明光殿，去去應超生死津。」

## 二九、唐婺州金華山尼實際傳

實際，氏族不詳。通曉禪理，隨方化導，成就法事。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初住庵時，實際忽自遠方來，戴笠子，執錫繞俱胝三匝，曰：「道得即下笠子。」如是三問，俱胝皆無對。乃曰：「日勢稍晚，何不且住？」實際曰：「道得即住。」俱胝又無對。實際去後，俱胝嘆曰：「我雖處丈夫形，而無丈夫氣，不如棄庵往諸方參尋善知識去。」其夜，山神告曰：「不須離此，將有肉身菩薩來為和尚說法。」逾旬，果天龍和尚到庵，俱胝即迎禮，具陳前事。龍豎一指示之，俱胝當下大悟。自此凡有學者參問，俱胝唯舉一指，無別提唱。

## 三〇、唐臺建安寺尼法空傳

法空，俗姓韓氏，宣州人也。幼時辭親，依五臺山西南一百餘里建安寺出家，後於祇洹寺受戒。每誦法華，用為常務。後負笈聽學經律，數十載間，殊無開悟。自知性乏明慧，無宿習力。嘗聞五臺山文殊菩薩現種種身，賑濟群品。人傳有僧道超，別無行業，但久住華嚴寺，不出山門二十餘載，其後命終，生於兜率彌勒內院。彼天人謂超曰：「爾於人間，別無妙行。祇承文殊菩薩境界力故，得生此處。爾可還下人間，接誘四部，俾令聞知文殊功德。冀望暫登此山中，大銷諸罪，則用補天之闕行也。」道超依言，不捨天報，下告人間。法空如是思惟：文殊菩薩大願境界，不可思議，生希有心。復自念言：無始生死，三界流轉，不得解脫；善惡二業，由心造作。遂發大願，往五臺山，志求大聖，垂慈引接。乃與親妹尼立願偕行，以元和四年，屆山巡禮，徧遊五頂，覩種種化現。後至華嚴寺西北三泉院前深林中，逢一老人，謂法空曰：「汝宜住此修行，決證勝果。」言訖，遂隱。法空知大聖告諭，乃悲泣雨淚。久之，方自悔責惡業罪障，志願滅除。即依此地，別建草庵以居，策勵三業，曉夕靡怠。至元和八年二月十五日，取身所著衣，令弟子悉送常住，施大眾用，乃集眾取別。人問其故？法空告曰：「我從止此來，蒙大聖告語，教示妙法蓮華四字，開佛知見，清淨無染，得生淨土。眾各努力，無得空過。」言訖而逝，端坐如生。眾遂荼毘，收得舍利千餘粒，四眾分之，以充供養。

## 三一、唐洪州天宮寺尼妙寂傳

妙寂，姓景氏，初嫁任華。父鼎，與華往長沙廣陵間。元和十一年之潭州，不復。過期數月，妙寂忽夢父被髮裸形，浴血滿身，泣曰：「吾與汝夫湖中遇盜，皆已死矣。以汝似有志者，天許復

讐。但幽冥之意，不欲顯言，故吾隱語報汝。誠能思而復之，吾亦何恨！」妙寂曰：「隱語云何？」鼎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俄而，見夫形狀若父，泣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妙寂撫膺而哭，遂為女弟所覺，泣告其母，闔門大駭。念其隱語，杳不可知，訪於鄰叟及鄉閭之有知者，皆不能解。秋，詣上元縣，舟楫之所交者，四方士大夫多憩焉。而又邑有瓦官寺，寺上有閣，倚山瞰江，萬里在目，亦江湖之極境，遊人莫不登眺。吾將緇服其間，伺可問者，必有醒吾惑也。於是緇衣往上元，捨身瓦官寺，日箕帚洒掃閣下，閒則徙倚欄檻，以俟識者。見高冠博帶，吟嘯而來者，必拜而問。居數年，無能明者。十七年，歲在辛巳，李公佐者罷嶺南從事而來，攬衣至閣，神采俊逸，頗異常倫。妙寂前拜泣，且以前事問之。公佐曰：「吾生平好為人解迷，況子之冤，懇切而諄告如此。當為子思之。」默行數步，喜招妙寂曰：「吾得之矣！殺汝父者申蘭，殺汝夫者申春耳。」妙寂拜喜嗚咽，叩問其說，公佐曰：「夫猴，申生也；車去兩頭而言猴，故申字耳。草而門，門而東，非蘭字耶？禾中走者，穿田過也，此亦申字也。一日又加夫，蓋春字耳。」妙寂喜若不自勝，久而掩泣，拜謝曰：「賊名既彰，雪冤有路。苟獲釋憾，誓報深恩。婦人無他，唯潔誠奉佛，祈增福海耳。」乃再拜而去。元和初，泗州普光王寺有梵氏戒壇，人之為僧者必由之，四方輻輳，僧尼繁會，觀者如市焉。公佐自楚之秦，維舟而往觀之，有一尼眉目朗秀，若舊識者。每過必疑視公佐，若有意而未言者。久之，公佐將去，其尼遂呼曰：「侍御元和中不為南從事乎？」公佐曰：「然。」「然則記小師乎？」公佐曰：「不記也。」妙寂曰：「昔瓦官寺閣求解『車中猴』者也。」公佐悟曰：「竟獲賊否？」妙寂曰：「自悟夢言，乃男服，易名士寂，泛傭於江湖之間數年。聞蘄黃之間有申村，因往焉。流轉周星，乃聞其村西北隅，有申蘭者。默往求傭，輒貶其價，蘭喜召之。俄又聞其從父弟有名春者，於是勤供執事，晝夜不離，見其可為者，不顧輕重而為之，未嘗待命。蘭家器之，晝與群傭共作，夜寢其席，無知其非丈夫者。逾年，益自勤幹，蘭愈欣念，視士寂即自視其子不若也。蘭或農或商，或畜貨於武昌，開鎖啟閉，悉委焉。因檢其櫃中，半是己物，亦見其父及夫常所服，垂涕而記之。而蘭、春奴出處，未嘗偕在，慮其擒一而驚逸其一也。銜之數年，時值重陽，二盜飲既醉，士寂奔告於州，乘醉而獲。一問而辭伏，就法。得其所喪以歸，盡奉母而請從釋。師洪州之天宮寺尼洞微，即昔時受教者也。妙寂，遂一女也，誓血誠獲讐，天亦不奪，遂以夢寐之言，獲悟於君子，與其讐者得不同天。撫此微軀，豈酬明

哲？惟捨身梵宇無他，虔誠法像，以報效耳。」公佐大異之，遂為作傳。

## 三二、唐長安龍花寺尼契義傳

契義，姓韋氏，京兆杜陵人也。曾王父諱安石，尚書左僕射中書令；大父諱斌，中書舍人臨汝郡太守；烈考諱衮，司門郎中眉州刺史。家承卿相德勳之盛，族為關內士林之冠。始先妣范陽盧夫人，以賢德宜家，蕃其子姓。故同氣八人，而行居其次，在女列則長焉。自始孩，蘊靜端介潔之性；及成人，鄙鉛華靡麗之飾。密寘心於清淨教，親戚制奪，其持愈堅。年十九，得請而剃落焉。大曆六年，制隸龍花寺，受具戒於照空和尚。居然法身，本於天性，嚴護律度，釋氏高之。國家崇其善教，樂於度人，敕東西街置大德十員，登內外壇場，俾後學依歸，傳諸佛心要。既膺是選，其道益光，門人宗師，信士嚮仰，如水走下，匪我求蒙。持一心之修繕佛宇，來四輩之施捨金幣；高閣山聳，長廊鳥跂。象設既固，律儀甚嚴。率徒宣經，與眾均福，故聞者敬而觀者信，如來之教，知所慕焉。嘗從容鄉里，指於北原，而告其諸弟曰：「此吾之所息也，為其識之。」蓋示生歸於佛，歿歸於鄉，所以報生育劬勞之恩於萬一也。元和戊戌歲四月庚辰，恬然化滅，報年六十六，僧夏四十五。粵以七月乙酉，遷神於萬年縣洪固鄉之畢原。遺命不墳不塔，積土為壇，植尊勝幢於其前。奄窆之制，咸所遵承。弟子比丘尼如壹等，服勤有年，號奉遺教。杖而會葬者數百千人，極釋氏之哀榮，難乎如此！從父弟鄉貢進士同翊，撰唐故龍花寺內外臨壇大德韋和尚墓誌銘。

## 三三、唐丹陽三昧王寺尼法潤傳

法潤，丹陽陳氏女。自少入道，住三昧王寺。屏除事緣，精修禪慧，通誦妙法蓮華經，日夕不替。好行利濟，悲愍為懷，貧苦無告，多受其惠。自則納衣百結，享用極儉。至七十四而化，遺言令露屍施生命。弟子遵承，蟲獸噉盡，唯心舌俱存，舌猶赤色，心稍黑焉。即起塔緘奉。

## 三四、唐瑞州末山尼了然傳

了然，姓氏里居不傳。參高安大愚禪師，悟徹玄旨，機辯不窮。住瑞州末山，開堂接眾，宗師法匠，皆時造其門。一日，有灌

溪和尚到來，問曰：「若道得相當即住，不然，即推倒禪牀。」便入堂內。然遣侍者問上座：「為遊山來？為佛法來？」溪曰：「為佛法來。」然乃陞座，溪上參，然問：「上座今日離何處？」曰：「路口。」然曰：「何不蓋卻？」溪無對，始禮拜。問：「如何是末山？」然曰：「不露頂。」曰：「如何是末山主？」然曰：「非男女相。」溪乃喝曰：「何不變去？」然曰：「不是神，不是鬼，變箇甚麼？」溪於是服膺，作園頭三載。僧至參，然曰：「太鑑縷生。」曰：「雖然如此，且是師子兒。」然曰：「既是師子兒，為甚麼被文殊騎？」僧無對。問：「如何是古佛心？」然曰：「世界傾壞。」曰：「世界為甚麼傾壞？」然曰：「寧無我身。」

## 三五、唐西蜀慈光寺尼海印傳

海印，唐末人，住西蜀慈光寺。才思清峻，落筆成韻，全唐詩所採僧詩甚多，而尼眾只印一人，亦僅舟夜一章，彌可貴矣！其句云：「水色連天色，風聲益浪聲；旅人歸思苦，漁叟夢魂驚。舉棹雲先到，移舟月逐行；旋吟詩句罷，猶見遠山橫。」餘作想亦稱此，惜皆不傳。

續比丘尼傳卷一（終）

續比丘尼傳卷二

民國・京口夾山沙門震華編述

## 三六、五代永明石佛寺尼昌志傳

昌志，永明石硯村人，姓周氏。五代間，河南馬氏稱制，娶為妃。及馬氏歿，辭歸削髮，入山修道。因石為佛，因石為堂，苦行清修，至老不倦，村人信服。踰百歲乃涅槃，人因稱其山曰師姑巖，庵曰石佛寺。至明嘉靖年間，耕種者就此山挖得銅鐃法器，并金銀釵釧，相傳為周尼師遺物。

## 三七、宋太原某庵尼智藏傳

智藏，太原人。特事地藏菩薩，欣求西方淨土，捨錢二百文，畫阿彌陀像、左右脅士，地藏、觀音二體，安置房舍，信心禮供。太平興國五年庚辰，大風拔木破屋，藏之所住，亦罹於災。明日，尋像所在，一併失之，心生憂惱。祈念地藏菩薩，已而仰視虛空，遙見一物，飄忽不定，數數放光如電。一時許，盤折下地，拾而視之，即所求像也。藏不勝歡喜，如舊安置屋內，供事愈虔。至七年二月二十三日，語朋友曰：「地藏菩薩導吾於淨土，明日決定可終。」燒香散花，唱三尊名號各一百八遍，端坐合掌，向西方而卒。

## 三八、宋東都崇真資聖院尼清裕傳

清裕，太宗第七女，申國大長公主。平生不茹葷，端拱初，上幸延聖寺，抱對佛願捨為尼。及真宗即位，遂乞落髮，上曰：「朕之諸妹，皆厚賜湯邑，築室外館，以尚天姻，酬先帝之愛也。汝獨願出家，可乎？」清裕曰：「此先帝之願也。」堅乞之，遂允。進封吳國，賜名清裕，號報慈正覺大師，詔於都城西建崇真資聖院以居之。勅釋門威儀，教坊樂部，以為迎導。時藩國近戚，掖延嬪御，願出家者，若密恭懿王女萬年縣主、唐恭惠王女惠安縣主，凡三十餘人，皆隨出家。詔於是日普度天下童子十人，度一人。既遂其志，清修勵進，書佛經要語，徧貼座右，以資警勉。見人謙虛有禮，未嘗以親貴自居，每發誠懇語，勸眾修道。俗壽三十八，尼夏十六而入滅。

## 三九、宋西湖某庵尼勤超傳

勤超，初名琴操，會稽任氏女。甚慧敏，早失怙恃，流而為妓。蘇東坡遊西湖，與超相值，知其宿根深厚，因以佛法導之。坡云：「何謂湖中景？」超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何謂景中人？」超云：「裙拖六幅湘江水，髻挽巫山一段雲。」「何謂人中景？」超云：「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坡云：「究竟如何？」對曰：「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因有所悟，即日削髮為尼，潛身自修，以根器猛利，不久即大契玄旨。然密自韜晦，不肯據室說法，每謂人曰：「世事如網，眾生盡墮彀中，安得以慧劍割之？吾以不昧前因，而能反省，今後自行，惟恐不及，尚敢言利人耶？如有不諒，而以小乘相責，只得緘默受譏，我行我素。豈可漫跨闊步，以取顛躓乎？」後不知所終。

## 四〇、宋平江西竺寺尼法海傳

法海，寶文呂 嘉之姑也。根性極利，樂修禪定。首參法雲法秀和尚，後至襄州石門，領旨於法真言下。既得法已，隱平江西竺寺，抱道自晦，涵養聖胎。諸名儒屢挽應世，堅不從。故其一生言行，未能盛顯。臨終說偈曰：「霜天雲霧結，山月冷涵輝。夜接故鄉信，曉行人不知。」屆明，坐脫。

## 四一、宋建寧福國庵尼覺庵傳

覺庵，建寧游蔡院侄女。志不出適，願削髮為尼，留心祖道。時禪風大盛，宗匠傑出，有圓悟禪師者，屢遷大剎，湖海浩歸。因往參之，於示眾語下忽爾契入，詣方丈白所得。悟曰：「更須颺卻所見，始得自由。」庵答偈曰：「露柱抽橫骨，虛空弄爪牙。直饒玄會得，猶是眼中沙。」後回建寧，住福國庵。善於化誘，眾所歸信。

## 四二、宋東都妙慧寺尼慧光傳

慧光，字淨智，生成都范氏，其著書號唐鑑，乃其叔父也。參淨因法成禪師，默契其機，開法東都妙慧寺。政和三年，帝自禁中以法衣施諸禪長老，光亦預焉，因命資次說法，而光受當其末。陞座問答罷，顧視大眾曰：「若論說禪說道，則諸大禪師已說了也，

教山僧到這裏說箇甚麼即得？豈不見先德道：『 千種言，萬般解，只要教君長不昧。』雖然如是，畢竟如何？」遂以法衣覆頂，良久，云：「衲帔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便下座。於時緇素聽者萬計，靡不嘆服。所以韓舍人子蒼銘光之塔，稱其多聞善辯焉。塔祔於豫章西山聖相之原。

## 四三、宋蘇州西竺寺尼智通傳

智通，號空室道人，龍圖范珣女也。幼聰慧，長歸丞相蘇頌之孫悌。未幾，厭世相，還家求祝髮。父難之，遂閉戶清修。因看法界觀，頓有省，連作二偈見意。一曰：「浩浩塵中體一如，縱橫交互印毘盧。全波是水波非水，全水成波水自殊。」次曰：「物我元無異，森羅鏡像同。明明超主伴，了了徹真空。一體含多法，交參帝網中。重重無盡處，動靜悉圓通。」後父母俱亡，兄涓領分寧尉，通偕行。聞死心禪師道望，特往謁之，心見知其所得。便問：「常啼菩薩賣卻心肝，教誰學般若？」通曰：「你若無心我也休。」又問：「一雨所滋，根苗有異。無陰陽地上，生箇甚麼。」通曰：「一花五葉。」復問：「十二時中向甚麼處安身立命？」通曰：「和尚惜取眉毛好。」心打曰：「這婦女亂作次第。」通禮拜，心然之，於是道聲籍甚。政和間，居金陵，設浴於保寧。揭榜於門曰：「一物也無，洗箇甚麼？纖塵若有，起自何來？道取一句子玄，乃得大家入浴。古靈祇解揩背，開士何曾明心？欲證離垢地時，須是通身汗出。盡道水能洗垢，焉知水亦是塵。直饒水垢頓除，到此亦須洗卻。」後為尼，名惟久，挂錫姑蘇之西竺。緇白日夕叩問，得其道者頗眾。俄示疾，書偈趺坐而終，有明心錄行於世。

## 四四、宋溫州淨居寺尼慧溫傳

慧溫，鄉里不詳，辭親出俗，誓明大法。後參龍門清遠禪師，有悟，住溫州淨居寺。舉揚向上一著，參學者如水赴壑。上堂：舉「法眼示眾曰：『 三通鼓罷，簇簇上來；佛法人事，一時周畢。』」溫曰：「山僧道：『 三通鼓罷，簇簇上來。』拄杖不在，苕帚柄聊與三十。」

## 四五、宋蘇州資壽寺尼慧照傳

慧照，字無際，張侍郎淵道之女。初居家日，有相者過之，曰：「此寶座說法人也。」後果為尼，依資壽無著落髮。無著示以宗門下事，苦志力究，雖有所入，仍未徹底。時杭之徑山為海內禪窟，大慧杲老主之，訪道之士，不絕於途。其師嘗親依座下，破除疑情，照亦時有所聞，心焉嚮往。特攜瓶缽登山，請求開示，久之領悟玄機，得受記莂。歸後，無著畀以法席，命其代座接眾。化導之盛，不減乃師風範。

## 四六、宋關西某庵尼真如傳

真如，關西王氏女。早選入官，以才能為內夫人。隸喬貴妃閣。喬氏崇佛，容其剪髮，參道四方。入閩，與大慧禪師小溪法會。一日，作偈曰：「平地偶然著顛，起來都無可說。若人更問如何，笑指清風明月。」以之呈證，慧欣然許可。特為對眾小參，說偈曰：「今日如師姑，昔日王師父。身居羅綺叢，只著麤麻布。開口便高談，嫌佛不肯做。跳出是非坑，截斷生死路。入虎穴魔宮，心中無怕怖。杜撰八陽經，自有三千部。愛吟落韻詩，偏不勒字數。行腳走天下，參禪無所悟。近日到雲門，一時都敗露。錯認碓嘴頭，喚作冬瓜瓠。如此作師姑，勸君少喫醋。更有一處乖，且道那一處？嘉州大象喫炙麩，陜府鐵牛撐破肚。」如之施為，可概見矣。

## 四七、宋蘇州資壽寺尼妙總傳

妙總，字無著，姓蘇氏。父中大夫象先，南徐丞相實大父也。年甫十五，忽念曰：「吾生身何來，死復何去？」良久，脫然有得，初不以為意。長適毘陵許氏，不膠世故，志慕空宗，以禪寂為進修。時惠嚴圓公嗣圓照，佚居普門，乃扣以出世間法，機感相契。次見關西智、寂室光、真歇了，問答如流，咸敬異之。偶夫壽元官嘉禾，大慧至郡，元具飯以迎，總出禮拜，無一言。大慧退，謂給事馮公濟川曰：「許司理閣中，曾見神見鬼。但未遇本分鉗鎚，如萬斛舟置之絕潢斷港，莫能轉動。」馮曰：「何言之易耶？」慧曰：「他若回頭，定須別也。」次日，道俗請慧說法，總與會慧痛詆諸方異見邪解，聽者駭顧，總獨喜見眉睫間。既下座，總請道號，慧以無著號之。且示以偈曰：「盡道山僧愛罵人，未曾罵著一箇漢。只有無著罵不動，恰似秦時[車*度]轢鑽。既罵不動，為甚麼似[車*度]轢鑽？具眼者辨。」越明年，總登徑山，隨眾坐夏，濟川亦在焉。慧上堂，舉「石頭『恁麼不恁麼總不得』」

語，馮曰：「某會得也。」慧徵之，馮著語曰：「恁麼也不得，蘇盧薩婆訶；不恁麼也不得，悉哩薩婆訶；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蘇盧悉哩薩婆訶。」慧舉馮語似總，總曰：「人謂郭象註莊子，卻是莊子註郭象。」慧雖異其言，但嘿而不顧，且欲激其遠到。忽一日，正危坐間，豁然大悟，洞見大慧委曲相為處，不覺撫掌厲聲曰：「這老賊！這老賊！」遂呈頌云：「驀然觸著鼻頭，伎倆冰消瓦解。達摩何必西來，二祖枉施三拜。更問如何若何，一隊草賊大敗。」慧亦以偈印之：「汝既悟活祖師意，一刀兩段直下了。臨機一一任天真，世出世間無剩少。我作此偈為證明，四聖六凡盡驚擾。休驚擾，碧眼胡僧猶未曉。」時萬庵顏公首眾，與一千七百衲子，咸以偈餞其歸，且賀法門之得人也。馮公猶未之信，舟歸無錫，問總：「『 巖頭為渡子時，婆生七子』話，徑山稱道人會得，作如何會？」總云：「已上所供並是論實，仍以偈明之。」有以禮部僧牒無著師號為施者，師說偈受之，祝髮披緇，克遂初志，紹興壬午年也。時張公安國守吳門，資壽虛席，張盡禮迎請。乃開堂於資壽，拈香為大慧之嗣，唱提具於語錄。乾道六年七月十四日，集眾說偈畢，撼之則已去矣，年七十六。全身葬於無錫軍將山東，紹定庚寅閏二月末，遷葬於平江虎丘之東北，庵曰達本，奉塔藏之。

## 四八、宋溫州淨居寺尼妙道傳

妙道，延平尚書黃公裳之女，參徑山大慧禪師得法，住溫州淨居寺。開堂日，乃曰：「問話且止，直饒有傾湫之辯，倒嶽之機，衲僧門下一點用不著。且佛未出世時，一事全無。我祖西來，便有許多建立，列剎相望，星分派別，以至今日，累及兒孫。遂使山僧於人天大眾前，無風起浪，向第二義門通箇消息。語默該不盡底，彌亘大方；言詮說不及處，徧周沙界。通身是眼，覿面當機；電卷星馳，如何湊泊？有時一喝，生殺全威；有時一喝，佛祖莫辨；有時一喝，八面受敵；有時一喝，自救不了。且道那一喝是生殺全威？那一喝是佛祖莫辨？那一喝是八面受敵？那一喝是自救不了？若向這裏薦得，堪報不報之恩；脫或未然，山僧無夢說夢去也。」拈起拂子曰：「還見麼？若見，被見刺所障。」擊禪牀曰：「還聞麼？若聞被聲塵所惑，直饒離見絕聞，正是二乘小果。跳出一步，蓋色騎聲，全放全收，主賓互換。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敢問諸人，即今是甚麼時節？蕩蕩仁風扶聖化，熙熙和氣助昇平。」擲拂子，下座。尼問：「如何是佛？」道曰：「非佛。」曰：「如何是佛法大意？」道曰：「骨底骨董。」問：「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時如何？」道曰：「未屙已前，墮坑落塹。」

## 四九、宋遂寧香山尼佛通傳

佛通，遂寧高氏女。童真入佛，志希賢聖，因誦妙法蓮華經，有所省發，未能自肯。聞石門元易禪師之道，特往參謁。乃曰：「成都喫不得也。」門拈拄杖打出，通忽悟曰：「榮者自榮，謝者自謝。秋露春風，好不著便。」門拂袖歸方丈，通亦不顧而出。由此道俗景從，住遂寧香山，大宏宗旨，得法者甚眾。

## 五〇、宋平江妙湛寺尼文照傳

文照，號慈鑑，溫陵人，姓董氏。十七得度，徧迹祖闈，獲證於甘露仲宣長老。蘇州郡守陳公師錫聞其道德，命居妙湛，開濟度門。後五遷道場，皆革律為禪，吳中尼剎禪林，實始於照也。太宰鄭公居仁奏賜法號并紫方袍，極一時之榮。其上堂法語妙義雋永，燈史所傳者，只一則而已，今為錄之。「靈源不動，歷歷孤明，是誰光彩？若道真如實際，大似好肉剜瘡；更作祖意商量，正是迷頭認影。老胡四十九年說夢即且止，僧堂裏憍陳如上座為儞諸人舉覺底，還記得麼？」良久曰：「惜取眉毛好。」

## 五一、宋永嘉妙果寺尼文贊傳

文贊，紹興間人。先是，潛澗寶印法師傳天台教於永嘉妙果。未幾，文贊來施寶藏值萬金，緇素咸悅。文贊富於財，積而能散，生平植福之施，動以千緡計。又罄衣缽以製是藏，百寶莊嚴，極其工巧。寶印走書越中，乞王十朋為作記。

## 五二、宋溫州淨居寺尼法燈傳

法燈，字無相，自幼出家，參究禪旨。有尼慧溫禪師，住溫州淨居寺，為當時大善知識。燈往侍座下，隨眾請益。一日，忽然大悟，以呈慧溫，溫為印證，後繼其法席。上堂，拈拄杖曰：「觀音出，普賢入，文殊水上穿靴立。擡頭鷂子過新羅，石火電光追不及。咄！」

## 五三、宋海鹽法雲寺尼正覺傳

正覺，海鹽人，樞密郭三益孫女，適雲間葉氏，早寡。誓節為尼，居法雲寺，蒲團靜坐，參究本來面目。焚香掃地，清閒自適，

間為詩歌，而寓化導。有絕句云：「春朝湖上風兼雨，世事如花落又開。退省閉門真樂處，閒雲終日去還來。幽鳥枝頭不住聲，天開雨霽一窗晴。西來妙意非文字，金屑休教落眼睛。」

## 五四、宋蘇州李氏庵尼祖懃傳

祖懃，華亭計氏女。少依潤州焦山或庵禪師咨決大事，旦暮精勤，久而有省。說法無礙，文思敏速，隨意寫作，皆詮妙旨。有俗官伸紙討偈，懃書之曰：「終日為官不識官，終年多被吏人瞞。喝散吏人官自顯，揭翻北斗面南看。」言近旨遠，大率類此。多處請出世，堅臥不起。終於姑蘇楓橋李氏庵，詩文數卷，稿佚不傳。

## 五五、宋常州淨慧寺尼德英傳

德英，字真淨，楊億五世孫女。性聰慧，依達庵，有悟入。徑山佛照見其機辯如流，許為再來毒種。後說法於蘇州之朱明，委蛻於常州之淨慧。其自讚云：「自讚讚不出，自畫畫不成。有箇本來相，如何呈似人。活潑潑，本無生，鼻孔依然搭上唇。」叢林傳之，癡鈍跋其錄行世。

## 五六、宋南昌妙住庵尼黃心傳

黃心，南昌馬氏女，乳名瑙兒。丱歲從父問字，明敏絕倫，兼閒女紅。愛弄管絃，每潛鄰閨習之，畏家庭譴責也。年十三，慈父見背，依母鍼黹度日。尋嫁茶商季某為妻，季因事得罪，遂為南昌知府某所得。越一年，知府亦陷於法，心遂輾轉為妓。一日，有一老尼容止甚醜陋，故犯心輿，婢從訶之，不去，心遂搴帷審視，若故相識者。尼見心，驀然喝曰：「爾不憶如來座下失聲一笑時耶？」心聞言，頓悟前生，方欲酬答，尼已不見。心既歸，遂屏謝遊冶，即日覓得妙住庵，依師出家，蓋嘉定十二年四月八日也。時瓊琯紫清真人白玉蟾方訪道入浙，留滯南昌，聞知其事，大為嘆美。贈以詩曰：「如今無用繡香囊，已入空王選佛場。生鐵脊梁三事衲，冷灰心緒一爐香。庭前竹長真如翠，檻外花開般若香。萬事到頭都是夢，天傾三峽洗高唐。」又贈以詞曰：「荳蔻丁香，待則甚，如今休也。爭知道本來面目、風光洒洒底事？到頭驚鳳侶，不如彈脫鴛鴦社。好說與幾個正迷人，休嗟訝。紗窗外，梅花下，酒醒也，教人怕。把翠雲翦卻，緇衣披挂。柳色已參彌勒了，趙州要勘臺山話。想而今心似白芙蕖，無人畫。」其師為一有道高尼，年

已八十餘，度弟子十餘輩。嘗曰：「余最後弟子尚未來。」及心發道意，使者方至門，尼即遙呼曰：「汝之來意，我已預知。」令彼速來，使者驚駭返報，心乃剃度受戒。未久，其師付以衣缽，溘然圓寂。心為庵主之後，終日潛修，道望蔚著，四方叩法席者逾三百眾。齋寮靜室，鱗次櫛比，更興大願，鑄銅鐘一口，重四萬八千斤。因冶經八易，潰不成形，心自計願力不虔，乃有此失。遂於九次捨身入爐，鐘竟圓滿。

## 五七、宋錢塘某庵尼能奉傳

能奉，錢塘人。嘗從大德聽講彌陀經，聞知西方種種勝妙，但能深信發願，持名不輟，即可往生。於是專修淨業，不習餘乘，行之數十年，工夫綿密。時獲感應，常見佛光照身，清涼自在。一日，無疾，告其徒曰：「吾往生時至。」少頃，眾聞誦佛聲厲，往視之，已合掌面西坐逝矣。異香滿室，有樂聲隱隱西去。

## 五八、宋明州楊氏庵尼慧安傳

慧安，明州人，住小溪楊氏庵。初誦金剛經，寒暑不輟。後棲心淨土，室中供彌陀、觀音、勢至三聖，香花旛蓋，莊嚴隆重。禮拜供養，意極誠懇，誓畢此形骸，脫離娑婆，往生極樂。持戒等護浮囊，小心翼翼，口不妄言，行不亂步，內外調柔，如入三昧，常於室中見佛光下燭。一日示疾，端坐戒眾勿諠。移時曰：「佛至矣！」令眾唱佛名，倏然脫去，年九十六。

## 五九、宋衢州淨信庵尼劉鐵磨傳

劉鐵磨，衢州人。出家邑之淨信庵，其師學禪有得，時為道諸祖機緣，鐵磨生具宿根，如說而參，頗有會心。已而廣涉叢席，親諸知識。一日參子湖禪師，湖曰：「汝莫是劉鐵磨否乎？」磨曰：「不敢。」湖曰：「左轉，右轉？」磨曰：「和尚莫顛倒。」湖便打。侍座數年，悟徹玄關，受法回庵，廣興化益，因其開發而見諦者，不可勝數。後倒立而化。

## 六〇、宋德州楊樹庵尼白佛傳

白佛，德州人，姓梅，陳氏甥女。姐妹三人，佛第三。幼慕宗旨，共誓不嫁，出家參方，歷諸名剎，勇猛精進，各有悟入。回里

仍同居止，終日互話無生，一室融融，弟子尊為三聖，四事供養，不使缺乏。紹興五年，俱坐化大楊樹下。鄉人伐木置水中，逆流而上，因刻木祝之，香火不絕。

## 六一、宋松江寂照院尼如湛傳

如湛，號渾源，湖州王氏女。母曹氏，持奉圓通大士。湛在襁褓間，即能道圓通品中語。隨父防禦佐金陵戎幕，遂落髮於清涼寺尼僧智圓所。能通華嚴、圓覺、法華諸大部經，銳志參訪耆宿。慶元間，至華亭，禮船子塔。時安康郡夫人號普明居士者，與無住居士二人留心大乘，得湛談論，洞明心印。郡中適寂照院虛席，請湛開堂。一日，與二居士泛舟城南，至蓮花蕩，見水天交接。湛招之曰：「此地塵跡不到，可建立梵剎。」即鳩工庀材，果得神龍窟，遂定基興建，檀施雲集。不數月而寺告成。

## 六二、宋仙居淨勝院尼了證傳

了證，仙居夏氏女。幼遇相士，謂其父曰：「公女丰骨幽異，殆芯芻草也。若結朱陳，旦夕不祿矣。」因命之皈教於淨勝院，學習大乘，了悟心宗。為人解說經旨，妙義泉湧，滔滔不絕。其教人學佛，不可好高務遠，必須腳踏實地，驀直行去，日久自見功效。比親死，哀毀骨立，築庵塚旁，居守以終其身。弟子依戀不捨，躡跡追隨，庵小不能容眾，有餐風飲露而侍從者。檀信熏其法化，共捨淨貲，增廣屋宇。由是唄聲梵韻，晝夜不斷。後自知時至，趺坐而化。

## 六三、宋仙居如來庵尼道輝傳

道輝，仙居范氏女。嘗食魚鮓，心動，遂茹素持律。出家後，精通佛法，搆一小庵，名曰如來。自繡大士像，懸之中楹，昕夕禮拜。歲旱，出為民求雨，立驗。道譽洋溢，遠達紫宸，每受召入宮，為后妃說法受戒。賜之錢帛，即給貧者，賜號普濟大師。其居庵中，夏則施茶，冬則施粥。門外築一方亭，中設坐具，方便行人。諸有利濟，皆自為之。年六十七，無疾而化。

## 六四、宋蘇州延聖院尼法珍傳

法珍，字弘道，潞州崔進女也。幼習佛乘，明了大義，性喜流通正法，書寫刊布，終年不倦。大定十八年，印經一藏，進於朝。命聖安寺設壇，為受比丘尼戒。二十三年，賜紫衣宏教大師。明昌四年，立碑石，秘書丞兼翰林修撰趙渢記，翰林侍講黨懷英篆額。法珍嘗於蘇州陳湖磧砂延聖院斷臂募刻大藏，三十年始就緒，當時檀越，有破產鬻兒應之者。法珍化後，其徒復斷臂續之，更三世，其願始滿。

## 六五、宋西湖五雲山尼楊淑芳傳

楊淑芳，西湖樵家女。理宗選妃日，賈似道匿為己妾，即德裕太學生百字令中所指新塘楊柳也。有無名氏題壁云：「山上樓台湖上船，平章醉後懶朝天。羽書莫報樊城急，新得蛾眉正少年。」淑芳亦知必敗，營別業以遁跡焉。木綿之後，自度為尼，罕有知者。詞數闋，今錄其浣溪紗云：「散步山前春草香，朱欄綠水遶吟廊。花枝驚墮繡衣裳。或定或搖江上柳，為鸞為鳳月中篁。為誰掩抑鎖雲牕。」更漏子云：「墨痕香，紅蠟淚點點，愁人離思。桐葉落，蓼花殘，鴈聲天外寒。五雲嶺，九溪塢，待到秋來，更苦風淅淅、水淙淙，不教蓬徑通。」今五雲山下，九溪塢內，尚有尼庵。
續比丘尼傳卷二（終）

民國・京口夾山沙門震華編述

## 六六、元京師妙善寺尼舍藍藍傳

舍藍藍，高昌人，其地隸北庭，風尚好佛，故為苾芻者多。太祖皇帝龍飛漠北，其王率所部以從，帝嘉其義，處之諸國君長之上，待以子壻之禮。海都之叛，國人南徙，師始八歲，從其親至京師，入侍中宮。真懿順聖皇后愛其明敏，恩顧尤厚。成宗之世，事皇太后於西宮。以侍從之久，勤勞之多，詔禮帝師迦羅斯巴幹即兒為師，薙染為尼。服用之物，皆取給於官。又眡宮官例，繼以既廩。武宗繼統，仁宗以太弟監國，師朝夕於太后之側，入而侍，出而從，所言必聽，所諫必從，睠寵之隆，猶子姪焉。內而妃主，外而王公，皆敬以師禮，稱曰八哈石。北人之稱八哈石，猶漢人之稱師也。仁宗之世，師以桑榆晚景，自謂出入宮掖數十餘年，凡歷四朝事三后，寵榮兼至，志願足矣。數請靜退，居於宮外，求至道以酬罔極。太后弗聽，力辭弗已，詔居妙善寺，以時入見。賜予之物，不可勝紀。師以其物，刱寺於京師曰妙善，又建寺於臺山曰普明，各置佛經一藏，恆業有差。又以黃金繕寫番字藏經般若八千頌，五護陀羅尼十餘部，及漢字華嚴、楞嚴，畏元字法華、金光明等經二部。又於西山重修龍泉寺，建層閣於蓮池，於吐蕃五大寺，高昌國栴檀佛寺，京師萬安寺等，皆貯鈔幣以給然燈續明之費。又製僧伽黎衣數百，施番、漢諸國之僧，其書寫佛經，凡用金數萬兩，刱寺施捨所用幣以萬計。其積而能散，施予不吝，期積福於來生，必至於地者，皆人所不能也。英宗之明，以其有靜退之高，眷遇尤至，每稱之賢，以為知幾。文宗即位，皇太后居中宮，以皇妣魯國太長公主愛重於師，有兄弟之義，尤加敬焉。至順三年二月廿一日歿，年六十四，葬南城之陽，賜號真淨大師。

## 六七、元桐鄉福壽寺尼文鑑傳

文鑑，字古心，姓濮氏，桐鄉人，先世以資雄於鄉。生具宿根，不樂處俗，十四歲即斷葷穢，禮廣福淨妙禪師為嗣。復參天目中峰本公，朝暮請益，悟明大法。即於濮鎮建大剎，請於朝，勅賜福壽禪寺，仍住持廣福寺。兩處開堂，廣接來學。說法語意平實，聞者易解。至治庚午歸福壽坐化。

## 六八、元紹興大慶庵尼智悟傳

智悟，字了庵，福州王氏女。幼孤，年十一，白母願出家。因誦維摩經至「諸佛國土，亦復皆空」，豁然頓悟。往參福州雪峰北山信公，信問曰：「上座甚麼處住？」師曰：「不住南臺江邊。」信曰：「畢竟住在甚麼處？」師不審，便行。信叱曰：「走作甚麼？合喫山僧手中棒。」師面熱汗下。次日，復往請益曰：「某甲昨日祇對和尚，有甚麼過？」信厲聲曰：「更來者裏覓過在！」師釋然曰：「月明照見夜行人。」信顧旁僧曰：「看渠根器不凡。」遂印以偈，有「相逢若問其中事，風攪螺江浪拍天」之句。後住紹興大慶庵，上堂：「天垂十二闌干角，風滿三千世界中；熱惱變成清淨境，禪心頓覺悟真空。」靠拄杖，「有甚共語處？」上堂：「大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古人怎麼道，未免坐在者裏。大慶即不然，山轉疑無路，溪回別有村。」上堂：「柳絮飄風，杏華沐雨，好箇生機，快須薦取！」以拂子擊禪牀曰：「咄！三十年後，不得錯舉。」

## 六九、元黃巖接待庵尼覺真傳

覺真，號竺心，黃巖濠頭丁氏安人也。初見絕田耕於委羽山，有省入，遂棄家築室自居。復參涌泉古愚，泉曰：「良家子女，東奔西走作麼？」真曰：「特來拜和尚。」泉曰：「者裏容你不得。」真乃拍手一下，曰：「三十年用底，今朝捉敗。」泉便休去。往鴈山春雨庵謁無際，纔入門，便曰：「春雨如膏，行人惡見泥濘。」際曰：「不是，不是。」真擬進語，被際喝出。晚年，就邑中明因寺側開接待，一僧提包笠直入臥內，真問：「是甚麼？」僧曰：「行腳僧。」真遽指其足曰：「草鞋[糸*爽]斷，為甚不知？」僧無語，真便將包笠擲出，曰：「者裏無汝措足處。」一日，明因奎禪師相看，真曰：「聞說長老夜來生得兒子，是否？」明曰：「且道是男是女？」真曰：「雞銜燈盞走，鼈齩釣魚竿。」

## 七〇、元燕京藥師庵尼性悅傳

性悅，蒙古人，姓高麗氏，為中書平章闊闊歹之側室，有賢行。平章死，誓不貳適。正室子拜馬朶兒赤說其色，欲妻之而不可得，乃以其父所有大答納環子獻於太師伯顏，此物蓋伯顏所屬意者。伯顏喜問所欲，遂白前事。伯顏特為奏聞，奉旨命拜馬朶兒赤收繼小母高麗氏。高麗氏夜與親母踰垣而出，投藥師庵削髮為尼。

伯顏怒，以為故違聖旨。拜奏命省臺，洎侍正府官鞫問，諸官奉命惟謹，鍛鍊備極慘酷。性悅無他言，惟持觀音聖號不絕口，速求其死。時國公闊里吉思於鞫問官中獨秉權力，侍正府都事帖木兒不花數致語曰：「誰無妻子？安能相守至死！得有如此守節者，莫大之幸。而反坐以罪，恐非我治朝之盛典也。」國公悟，為言於伯顏之前，宛曲解釋，其事遂已。性悅自慶更生，堅發道意，奉大士尤虔。凡蔬果糖餞，必先至誠獻供，而後始食。年垂七十，入寂。

## 七一、元杭州西天目山尼普貴傳

普貴，字無為。因夫主忠愍公使日本，死於王事，即盛年斷髮為尼。躬參高峰和尚於杭之天目，得其性妙之旨。隨宜說法，皆成妙諦，好拈頌古德機緣，極為人所愛誦。至治二年七月朔，趺坐而逝。闍維之，獲五色舍利，斲石為窣堵葬焉。其男名都中為兩浙漕使，轉福建道都元帥。一日，奠於筵，有折山丹花於瓶者，俄結一物，如杯，玉雪瑩然，人咸異之。

## 七二、元杭州西天目山尼楊妙錫傳（附・梅花尼傳）

楊妙錫，宋宮人也，奉老子教為女冠，居錢塘，與中峰和尚族鄰。初，和尚不願處俗，父母患之，楊識和尚非凡器，諭其父母令出家。及和尚祝髮，又助僧牒衣具，且求所祝之髮少許，貯以香函，供於靜室。越數年，有舍利生於髮，久而益多，積至五十餘顆，五色晶瑩。楊自是易所學以學佛，乞為比丘尼終焉。元統甲戌冬，屬僧月指者塔髮舍利於雲居庵。時有梅花尼者，失其名，學道懇掣，徧訪知識，凡歷數十年，迄無所獲。一日，偶見梅花開放，豁然大悟。述偈曰：「盡日尋春不見春，芒鞋踏徧嶺頭雲。歸來笑撚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蓋見性語也。

## 七三、元某縣長明庵尼妙湛傳

妙湛，大德間人。管夫人有長明庵圖，庵居曠野，垣內有屋三層，橫廊通門徑，豎杆懸一燈，所謂長明也。旁有石蓮台，作施鳥食者。垣外二長松下蔭，又一樹參之。門外坡臨水際，水間復有坡，樹墨氣高古，無兒女子態。夫人欵云：「大德九年冬十一月廿五日，仲姬管道昇作。有比丘尼妙湛詩云：『 雙樹陰陰落翠巖，一燈千古破幽關。也知諸法皆如幻，甘老煙霞水石間。』小行書題其上。妙湛想即庵畫中人也。」

## 七四、明沙縣某庵尼常淨傳

常淨，沙縣歷東民家女也，俗姓徐氏，鞠於富氏。洪武間，主翁歿，以遺孤託焉。常淨撫之長，盡歸所遺貲，乞為尼。梵行精篤，持咒能通冥感，知人休咎。一日，盜將至，常淨戒侍者具齋供若干席。頃之，盜至，齋供適與人數合。相顧失色，不敢犯而去，由是道德益彰。諸善女人之學佛者，繞座歸依，請示法要，如入寶山，各自稛載而歸。淨清貧自守，崇儉黜華，身先眾役，不以為勞。諸弟子輩皆凜遵教誡，不敢放逸。至年九十，始坐化。

## 七五、明安東吉祥庵尼寂性傳

寂性，鹽城劉姓女。少為尼，得遇名師指點，悟心要法。以遊戲神通，化行諸方。嘗乞食安東市，不舍風雨，或祁寒浴於河。人初以為狂，無食之者。常握瓦礫，遇事卜之，逆知吉凶。所到之家，可入乃入，人遂敬而信之，得以一入門為幸，舉市呼曰「老佛」。有以開示請者，出言似甚平泛，味之有至理。後坐化吉祥庵。世傳其偈云：「奉勸學道人，學道要認真。如若心不切，苦海永沉淪。」又云：「大地浩無邊，眾生多難數。幾個聰明人，跳出輪迴苦？」

## 七六、明莒州某庵尼悟蓮傳

悟蓮，姓夏氏，名雲英，山東莒州人。幼聰慧，五歲能誦孝經，七歲讀佛經，法華、楞嚴皆能成熟。年十三，選為周世子宮人。世子即位，是為憲王，元妃呂氏薨，遂專內政，國有大事，多與裁決。憲王嘗令作詩吟鶻，悟蓮以箴進，勸王推廣德心，勿畜此以傷生類也。年二十二，有疾，求為尼，受菩薩戒，習金剛密乘。不二載，洞明內典，其詩清峭，人爭傳誦。立秋云：「秋風吹雨過南樓，一夜新涼是立秋。寶鴨香消沉火冷，侍兒閒自理空侯。」雨晴云：「海棠初種竹新移，流水潺潺入水池。春雨乍晴風日好，一聲啼鳥過花枝。」秋夜即事云：「西風颯颯動羅幃，初夜焚香下玉墀。禮罷真如庭院靜，銀缸高照看圍棋。」永樂十六年六月，作偈示眾，吉祥而逝，年二十有四。有法華經讚七篇，及清端閣詩卷行世。

## 七七、明蕭山某庵尼無為傳

無為，蕭山來氏女。幼誓不嫁，蔬食念佛。年二十，薙髮結茅，專修淨土。三十，游方參學，凡所歷處，有病苦者，隨物取與，煎湯服之，即愈。嘉靖間，宮中時疫流行，風聞於朝，召赴有驗，賜無為心禪師之號，送歸故廬。將終日，有神僧投宿，無為卻之再三。神僧勸誡而進，權宿禪牀，睡醒不見，知是神僧。便起坐說偈云：「六十四年活計，得箇菩提三昧。今朝撒手歸西，依然明月滿地。」即逝，荼毘一團舍利，塔于冠山。

## 七八、明杭州孝義庵尼袾錦傳

袾錦，字太素，姓湯，杭州人。歸同邑沈生，即蓮池宏公是也。宏公出家時，錦年僅十九，或勸錦阻之，錦曰：「熟聞渠稱生死事大，阻之是誤渠也，不可。」至年四十七，亦出家，改所住為孝義庵，效宏公七筆勾，以為婦女學佛者勸。其詞曰：「紡績綢繆，作讀晨昏用意周。夫若成名後，富貴同享受。嗟！霞佩甚優悠，珠冠在首。一旦無常，敕命難相救。因此上，把鳳誥鸞章一筆勾。金玉雕縷，珠翠輝煌插滿頭。綾錦裁宮袖，紅紫佳文秀。嗟！誰道眼前漚，纓絡難受。包裹骷髏，送入量人斗。因此上，把錦繡妝奩一筆勾。早上妝樓，先把青絲理不休。梳掠香風透，前後分三綹。嗟！鴉鬢黑油油，端的蓬鬆，美貌終成醜。因此上，把霧髻雲鬟一筆勾。月閉花羞，美貌方纔誇女流。畫眉春色就，唇點硃櫻溜。嗟！鏡裏活骷髏，多方妝就。老去顏衰，死後皮囊臭。因此上，把香粉花脂一筆勾。織錦藏頭，鍼指工夫巧且優。花樣隨時候，做出如生就。嗟！翦翠把春留，天生妙手。死後歸空色，色成虛謬。因此上，把刺繡挑花一筆勾。懷孕耽憂，分娩如同地獄遊。乳哺三年久，疾病常相守。嗟！婚嫁未曾休，母先衰朽。孝順多端，替死誰能夠？因此上，把育女生男一筆勾。羅襪雙鉤，湘水裙拖八幅秋。步步凌波皴，側側弓鞋瘦。嗟！高低鳳凰頭，無限嬌羞。如此規模，難向西方走。因此上，把緩步金蓮一筆勾。」受具後，制行謹嚴。萬曆四十二年得疾，垂絕時，忽語侍者云：「經稱十念往生，亟扶我起。」起則正坐念佛而逝，年六十七。

## 七九、明杭州孝義庵尼廣覺傳

廣覺，直隸崇明縣龔氏女。父一夔，別號夢萱，鄉之碩德君子也。母施氏，生覺於萬曆乙卯。甫年十二，不茹葷。從妹廣曜者，相與習經咒，朝夕禮佛惟謹，自誓貞不字。父母諸宗人難之，多方勸諭，不能奪。二十八，剃染。是年，偕其妹隨仲父至庵。先是，

夢萱公語及孝義庵之勝，覺遂大喜躍，遂委身依止焉。曩覺之在室也，事父母如事師；逮其出家也，事孝義庵主如事父母。精持梵行，純一不雜，遠邇瞻慕。崇明之人，因而感化發心者，不可數計。然稟質孱弱，刻心苦躬，勞不自惜。俄得疾，久之，卻醫藥，一心待盡。夢萱公聞女病，偕母來省。則曰：「吾昔落髮於尼師，不愜吾願。」乃特畜周羅而告雲棲曰：「最後一著，惟師斷之，佛制也。」棲允諾，自是無他語，氣懨懨不絕如綫。忽起正面趺坐曰：「願見庵主。」庵主至，合掌稱謝言別。次為設彌陀接引尊像，則怡然現笑，凝目諦觀，合掌皈命。已而索水盥手，著新淨衣，持數珠端身對佛，如入禪定。侍疾者慮或傾仆，以二枕將左右掖之。揮手云：「無用此。」眾環繞助念，復揮手云：「吾自有主在，毋勞眾也。」跏趺不動，凡二晝夜有奇，微聲念佛，聲漸盡，泊然而逝，時萬曆辛亥二月七日。出家六夏，世壽三十有二。

## 八〇、明蘇州寒山庵尼竺禮傳（附・崇範傳）

竺禮，姓葉氏，蘇州東洞庭人。幼納周聘，周子無行，禮泣曰：「忍以此身自污耶！」誓死不與成禮。久之，周子死，父母欲改適。又泣曰：「忍以一身許二姓耶？」欲引決，父母彊之，乃祝髮為尼。又崇範，姓賀氏，聘於張。將成禮，夫卒，範曰：「吾已心許之，不可不成禮。」遂服衰麻以往，撫棺慟哭。持喪三年畢，亦為尼。與竺禮並居寒山庵，二人自力衣食，戒行凜然，年並八十餘而卒。

## 八一、明永明迴龍庵尼慧秀傳

慧秀，姓余氏，其夫江西奉縣人，家於永明，業陶。夫喪，遂茹素修行，日誦觀音大士千遍。既懇求地主丈尺地，立迴龍庵奉佛。晝勤紡績，夜龕坐念佛。所居地無泉，慧秀以杖叩地，忽石邊鏗然有聲，命弟子開之，有泉湧出，味殊甘美，遂成流澗，能蔭數百畝，四時不涸。邑人以為苦修之驗，爭向慕供養之。慧秀生於弘治甲午，距萬曆甲戌，壽百歲有奇。

## 八二、明南都法華庵尼覺清傳

覺清，婺源蔡氏女，出家南都法華庵。讀誦經典，熏修不懈。庵小而貧，清日種植園蔬，自食其力。嘉靖中，有湛甘泉霍渭厓者，不信三寶，嵇視僧尼，命士卒拆毀庵觀，破損佛像，境內大小

伽藍，皆不能免。清知厄運當前，無法挽回，乃率徒眾遠避。瀕行，題詩於壁云：「急忙簡點破袈裟，收拾行囊沒一些。袖拂白雲歸洞口，肩挑明月遶天涯。可憐松頂新巢鶴，卻負籬根舊種花。再四叮嚀貓與犬，休教流落俗人家。」按：宋秦丞相檜以祁門東松僧與岳將軍飛有舊，密遣人圍寺執之。僧能前知，題前詩於壁而去，事詳補續高僧傳。蓋覺清錄之，以曉悟當道者，而列朝詩集，竟指為覺清作，殆失於考也。

## 八三、明歸德水晶庵尼獨目金剛傳

獨目金剛，萬曆間人，住歸德府城外之水晶庵。因嘗以金剛為業，失一目，故以名此。天性淡薄，自糲食粗衣外，人有所遺，盡分贍僧尼之不給者。每開期會講，善信環集。一士子問曰：「金剛經何以有三十二分？」答曰：「一以貫之，儒佛皆然。何得許多段落？」說偈曰：「佛說金剛妙出群，一言了悟絕聲聞。有人解得金剛旨，四八何須逐段分。」一僧問曰：「何以謂之金剛？」答曰：「金剛人皆有的，何須恁般問？」說偈曰：「金剛果信是金剛，百鍊千搥永不傷。粉碎虛空些子走，祇今惟見佛毫光。」又有人曰：「師通曉佛義，何以不現男身？」答曰：「形有男女，性無彼此，莫作差等觀。」說偈曰：「男女何須辨假真，觀音出現果何人。皮囊脫盡渾無用，試問男身是女身。」隨問隨應，靈敏異常，遠邇皈依者無算。年踰七十，預示化期，鼻端有火，危坐瞑然而逝。示一偈云：「荼毘一去永歸空，著處尋常便不空。我去我來仍是我，電光泡影一般同。」

## 八四、明常州楞伽庵尼慧貞傳

慧貞，常州宦族之女，自幼言動不妄，願出家。父母聽之，送入楞伽庵，遂朝夕持誦金剛經。有同庵尼以穢事敗，波及貞，時適患目，因憤恚俱瞽。如是三載，誦經如故。一夜，夢金剛神謂曰：「汝行無虧，當還爾明。」兩目忽開。歷年九十，無疾坐化。按：昔崔相公群問如會禪師曰：「師以何得？」曰：「見性得。」師方病眼，公訊曰：「既云見性，奈眼何？」師曰：「見性非眼，眼病何害。」此尼雙瞳再朗，特明持驗不爽。若論得道，不在有眼無眼。

## 八五、明廣州總持庵尼成慈傳

成慈，字戒芻，番禺沙灣人，俗姓何。生而敏傑，不類群嬰，五歲即不茹葷羶。親知非俗所留，遂送女庵中事佛，執勞無憚，多覺少寐。年既漸長，立志堅貞，執行持心，不徇餘情。聽講思義，穎悟異人。崇禎庚辰歲，年四十有一，始得薙染，時有尼眾甚希，故滯年稔矣。從受具來，專攻律藏，研究性遮，故得持犯炳然。戒德冰雪，而靈根宿發，趣向高邁，志在大乘，利人為急，深厭有漏，欲釋形拘。嘗聞西方下品生者，劫數乃得見佛，皆非己志。欲再生世間，親近知識，又疑隔陰之昏。雖得人身，貪瞋易染，況末劫知識難值，未免退墮。忽一日，閱藏經，見有上生兜率內院，親覲彌勒菩薩，一生即便見佛聞法，無有遲速之品階。遂堅志上求，因請鼎湖弘贊律師決曰：「上生宗旨，可得聞乎？」律師嘉其志趣，遂授與上生經一卷。成慈懇請講釋，律師乃按經示以依正宗趣，成慈退而依經作觀，持名不輟心口，體雖多病，精爽過人。素好坐禪，脅罕著席，後住廣州總持庵，約徒甚嚴。順治丙戌四月望日，告病。越五月十七日午時，忽於坐定中見一菩薩，侍人忘其名，倏然引至兜率內院，覩種種莊嚴，光明耀目，慈氏菩薩相好難述。成慈遂舉身敬禮，禮已白云：「願世尊攝受。」大士告曰：「汝卻後七日來生此處。」又於二十一日坐靜中，忽覩慈氏菩薩現在其前，自見己身成童子相。即趨下禪牀，拜求攝受。次日，告諸來問疾者曰：我明日行矣，當留步，送吾上山茶毘云云。翌日午時，喚眾稱彌勒如來名，寂然而逝，壽四十七歲。

## 八六、明廣州真梵庵尼成靜傳

成靜，字實修，廣州古岡人，俗姓張。幼持齋戒，以貞潔自處，禮本邑真梵庵主為師。及剃落，專課涅槃大乘諸經，事師尤謹。中年進具，常以毘尼請益於弘贊律師，栖心淨土，彌陀不輟於心口。慈詳好施，威儀範物，循循善誘，為士庶所仰。嘗勸眾造旃檀千手眼大悲聖像於鳳城之大慈庵。越明年，得微疾，預知時至。頻誨徒眾，與諸檀越訣別。翌日，語諸弟子曰：「千手千眼大悲觀音菩薩來此相接，汝等合恭迎之，吾往矣。」即瞑目而化，世壽五十有九。

## 八七、明山陽紫竹庵尼悟道傳

悟道，字步虛，鹽城郭氏女，幼許字人。笄年，誓不適，遂出家於山陽車橋鎮紫竹庵，繼遷於涇溪南岸。清修苦行，嚴護律儀，過午食不進口，志期淨土，勤課佛號念已而拜，拜已復念，四威儀

中，幾無間斷。終年雖不鉗關，然常禁足，里人罕睹其貌，共以化菩薩呼之。道生於萬曆二十四年丙申，卒於順治二年乙酉，得年五十。蜀進士吳允謙為撰塔銘，塔建庵側。

續比丘尼傳卷三（終）

續比丘尼傳卷四

民國・京口夾山沙門震華編述

## 八八、清白下某庵尼靜照傳

靜照，字月士，宛平曹氏女，為前明宮人。李自成犯闕，隨內監劉至白下。乙酉後，遂祝髮為尼，道念精純，為人所重。著宮詞百首，茲摭其六於下。「到面春風只自知，燕花牌子手中持。椒房領得金龍紙，勅寫先皇御製詩。一樹寒花冒雪開，幽香寂寂映粧臺。女官爭簇傳呼近，知是鸞宮選侍來。寶妝雲髻彈金衣，嬌小豐姿傍玉扉。新入未諳宮禁事，低頭先拜段純妃。口勅傳宣幸玉熙，樂工先候九龍池。裝成傀儡新番戲，盡日開簾看水嬉。閱遍司農水旱書，君王減膳復齋居。御廚阿監新承旨，來日羹湯不進魚。儉德慈恩上古稀，他方織錦盡停機。赭黃御服重經瀚，內直才人著布衣。」

## 八九、清江陰敔山庵尼通光傳

通光，字悟徹，江陰人，姓繆氏。楊振陵室，大覺玉林國師母也。振陵行雲棲之教法，名廣馥，先卒。國師年十九，投宜興磬山天隱老宿出家，既得法已，辭歸省覲磬山，示偈有「汝親見得箇中圓，白髮也須翦卻了」之句。及後，磬山示寂，囑國師主湖州報恩法席。其母果思入道，國師仰承慈意，於江上十方庵磬山像前，為母芟染秉具，迎歸報恩草堂奉養，一如東山周母之白蓮峰故事。國師有偈云：「脩行在行不在說，萬事應須猛割截。這回似斬一握絲，一斬一切俱了畢。頂上圓光含十虛，從今更不重埋沒。非是山僧輕度親，十載先師曾記莂。剎那具足丈夫儀，法名通光號悟徹。不向他人行處行，管教步步蓮華國。」自是，弟子皆呼為太師母。國師每展禮，必反拜殷勤，取佛制：人子出家、父母不得坐受禮拜之意，於其他僧俗亦然。至於朔望不開扉，新正、半月，靜坐不見人，蓋避太師母之尊，以免勞人敬禮也。江陰有敔山庵，亦時往來住止，精脩十餘年，研窮至理，深有契證，不自炫耀，卑以自牧。順治十年，癸巳十二月十六日，示疾而逝，世壽七十一，尼臘十二。葬於虞山藏海寺後，塔曰大慈。

## 九〇、清廣州嚴淨庵尼等齡傳

等齡，廣州番禺人，俗姓鄧，母洪氏。大清初，出家，晨昏禮誦，翹志淨土，稱念大士洪名，不輟於口。於順治庚寅年七月二十三日，禮念至中夜，四壁寥然，惟自一身，恍如掌中有物。不覺將納於口。咽已，開拳，尚餘三顆在手，其色鮮赤，形類硃砂。自此絕食，了無饑渴，禮念猶謹。次後，稍餌時果，而七穀不沾唇，膚體如故，精神較健。住廣州嚴淨庵。

## 九一、清嘉興伏獅院尼行剛傳

行剛，字祇園，嘉興人，處士胡日華女。幼有至性，好禪靜。父母不聽所願，歸于諸生常公振。未幾而寡，茹素奉佛，誓欲了生死。首參密雲悟，時未脫白，悟以鄭三娘目之。嗣即薙染受具，哀求開示，痛切追究，久無入頭。復參石車乘，悟、乘二師先後主邑之金粟，故得繼續問道。乘令參「本來面目」，不得透脫。深加逼拶，至嘔血數升不輟。一日，剃頭下單，豁然開悟，機鋒迅捷，乘授以如意祖衣而記莂焉。閉關胡庵九年，應住梅溪伏獅院。首闢禪堂，創立架矱，森嚴峻絕，法席儼然。朱檢討彝尊嘗稱其威儀醇樸，無論空門行業，即以節婦論，亦宜存其片言，以當鳳樓新誡。順治甲午八月，示微疾，其徒強進以藥。剛拒曰：「老僧世緣已盡，秋殘去矣。」九月二十六夜，索浴更衣，說偈而逝。奉全身塔於伏獅之左，世壽五十有八，僧臘二十有三，著有祇園剛禪師語錄二卷，入嘉興藏。

## 九二、清常熟大河靜室尼潮音傳

潮音，姓金氏，常熟大河人。歸里中龔某，孀居自誓，儀法井井。長子既娶，辭親出家，字曰定暉。暉歿，母謂次子端吾曰：「汝兄往矣，吾母子何苦徽纏人世？」端吾曰：「諾。」遂棄妻落髮，奉母入郡，禮尼真如為師。既而還里，僦居焚修，晝夜六時，佛聲浩浩。順治乙未正月，示微疾。二月初六日，沐浴披衣，堅坐中堂。日晡時，計曰：「人定亥時去矣。」斂手入神，端然而化，緇白男女聚觀禮拜，填咽者數日。建塔吳山之玄墓，世壽七十三，夏十五，大宗伯錢牧齋為撰塔銘。有曰：「予觀近日宗門，女戒鋒起，闍黎上座林立。鏡奩語錄，伽陀交加，丹粉咸有尊宿印證。支派流傳，可羞可愍，莫斯為甚。是比丘尼卻避市廛，遠離俗姓，不唱參方之緣，不挂大僧之籍。一聲佛號，十念往生，旌表末法，甚難希有。斯則墨穴之電光，狂水之聖藥也。善乎！徐波居士推言之曰：世尊說法，四眾同集。法華會上，比丘尼與諸大弟子等記作

佛。奄及末世，以逮今時，出頭露面，幾成戲具。盲參瞎仰，斷送佛法。又曰：潮音師坐脫立亡，臨終灑灑，生前不炫弄、不誕謾，死時用得著也。於乎！敘潮音之事，可使發心者勸；錄居士之言，可使識法者懼。居士作頌四章，以告誡女人出家者，余又何以加諸？謹重宣此偈，以代余銘，俾端吾刻之塔上。」

偈一曰：「紛紛恆化是何情，習慣遷流每著驚。若使生人真畏死，須知死者復愁生。」

偈二曰：「平生行履歷堪思，捧盔披緇不弄奇。畢竟臨岐談笑去，是渠應得更何疑。」

偈三曰：「去須明白莫恩恩，仰視春星亥未終。法法本來無動想，頗于人定露機鋒。」

偈四曰：「數珠百八舊前程，士女相逢掉臂行。卻是遺骸能說法，朝來奔赴動山城。」

## 九三、清嘉興寶珠庵尼明修傳

明修，嘉興陸氏女。年十五，字於關為待年婦。踰年，關殤，陸願守貞，誓不去，姑命以夫兄子為後，已相安矣。越三年，夫兄忽欲嫁之，數以微詞諷陸，不得已歸父母。夫兄仍與媒謀，猝舁婚輿，欲暮夜強致之。陸覺而逸，婚人揚炬大索，陸輒覘火光轉徙，得匿以免。念姻家女，有為尼孫庵者，乃急走就之。關猶索不已，陸慷慨誓死，族人有義之者，為白其事於縣，始罷。後祝髮於寶珠庵。明敏通曉世故，有丈夫氣，不僅以貞潔著也，年七十九卒。

## 九四、清會城某庵尼靜主傳

靜主，號靈虛，閩人，姓徐氏，幼許里中楊氏子。楊殤時，靜主方數齡，聞訃絕食，欲從死。父母訝其穉小也，相與抱持，強之飲食，不可奪。息且綴屬，許其長齋捨身為尼，然後稍稍進粥糜。於是鍵一室制服，服闋，從老尼覺源薙染，精進戒行，六十年如一日。年七十五，念泡幻之身，行將捨去，卜會城北郭之五峰山，建造普同塔，為共住者歸宿之地。

## 九五、清桐鄉某庵尼德密傳

德密，桐鄉人。夫故，即參內典誦佛書。一日，訪道叢林，叩問禪旨。某禪師示曰：「念佛者誰？爾試參之。人人有箇真如自性，凡愚日用而不知。汝於此能得究竟，是可已。」密晝夜靜參，

一時領悟。住庵行化，四遠歸依，得其心要者凡若干人。年七十餘歲，無病坐化，踰日鼻垂玉箸，頂放白光，觀者如堵。

## 九六、清廣陵某庵尼超一傳（附・涵光傳）

超一，廣陵殷氏女。早寡，學道三年，坐化。遺詩偈一卷，有云：「靜中無箇事，反復弄虛空。地老天荒後，魂飛魄喪中。有師開道統，無法度愚蒙。忽底虛空碎，夕陽依舊紅。」又看花云：「土來澆灌水來栽，顛倒工夫任我來。滿院春風花自語，不將顏色向人開。」漁洋山人王士禎為述其事以傳。又言有尼涵光，江西宜黃人，姓鄒氏，歸譚大司馬綸之孫。其夫椎魯不知書，涵光棄去，走京師，上書請南遷，不報。會鼎革，遂為尼。每談胡，明門戶事，源流甚晰。居寶應，山人之友朱秋厓曾見之。惜其道蹟，多不為世所知，實憾事也。

## 九七、清漢陽某庵尼心聞傳

心聞，住漢陽某庵，年五旬，志在持戒。於順治十年二月中，同徒等九人，一帆不憚險，遠投金陵寶華山見月律師座下，乞求三月安居，供米六十石、銀二十兩。見公觀其意誠切，遂憐愍許之。於設齋日，不肯入堂禮佛，齋畢，見公集眾，呼聞至前語云：「汝發心遠來學戒，為何不進齋堂禮僧？律制：比丘尼縱年百歲，當禮初夏比丘。今自大慢僧，非學戒者。」聞云：「某在楚中，若有善知識處，俱往設供。方丈皆以客禮相欵，並不禮拜。」見公云：「彼貪圖利養，敗壞法門。凡見有因緣尼，敬如生母，以望更得厚供，是獅子蟲，非真善知識也。吾華山今雖淡薄，寧絕糧斷飡，必不敢違制邀利。今日所設之齋，作常住自用，其銀還汝。米在下院，可將別去。」聞作無明會，接銀領徒，即下後山，歇出水洞靜室。有弟子古潭，入室白云：「彼尼遠來，常住空虛，和尚且方便攝受。一則不退彼心，次則大眾有半月之供。」見公正色云：「但肯真實修行，大眾自不懸鉢。樹立法門，正在淡薄時操履。律師行律，豈見利而違聖制耶？」古潭愧顏，作禮而退。至三日後，聞復領徒上山，齊跪方丈門外，涕泣。謂在楚朦朧如此，實非自大慢僧，懇和尚慈悲容懺悔。所有言教，盡行遵依。諸首領為其拜求，由是令在鹿山莊結界安居，遣闍黎等半月往彼教誡，為講本部毘尼。見公因撰教誡比丘尼正範一卷。

## 九八、清泰州青蓮庵尼德日傳（附・德月傳）

德日，姓蔣，名葵，字冰心，泰州人。生而聰慧，甫識字，即能辨大意。為詩無師承，輒工。後為尼，住青蓮庵，著鏡奩十咏集，與周羽步、吳蓀仙齊名。其妹蔣蕙字玉潔，亦祝髮庵中，名德月。故德日詩，有「夢醒聞雁卻憶女弟」云，「依稀蓮步夢中來。忽聽孤鴻意自哀，爾為失群予憶妹。煩君寄淚到粧臺。」此猶為未遂志以前所作。德月亦能詩，其閨怨云：「十丈深情四遶縈，風光二月六橋西。八千路遠三秋別，百萬愁驚一夜雞。白璧五雙盟尚有，青絲七尺結難齊。半生兩處成孤夢，九折柔腸烏夜啼。」孔東塘國博有初春偶過青蓮庵題壁詩，起句云：「詩才冰玉兩嬋娟，海上相逢入道年。」又有「弟悟兄參」之句，蓋為二蔣作也。

## 九九、清南海檀度庵尼自悟傳

自悟，遼東人。父尚可喜，屢建軍功，鎮廣州，封平南王。王有子二十三人，女十七人，師最幼。生即茹素，禮佛，不諳家人操作。覩諸兄弟之橫恣，憂患成疾，力懇為尼，王不能奪。於康熙四年，選宮婢十人為侍者，卜地南海越井岡之陽，建檀度庵居之，群稱為王姑姑。悟博通梵典，戒律精嚴。先平南王示寂，不覩家難，樊昆吾、南海、百詠續編，道其事。云：「一串牟尼脫火坑，傭中佼佼鐵錚錚。蒲團不墮紅羊劫，笑彼飄零孔四貞。」

## 一〇〇、清南海檀度庵尼無我傳

無我，平南王尚可喜宮人，隨王女自悟出家於南海，為檀度庵尼。能詩善畫，人物尤工。庵有自悟像，披髮衣紫，蛾眉雙蹙，若重有憂者，相傳即無我手筆。又嘗寫通體小影，支頤枕石而臥，蕉陰苔色，上下掩映。題句云：「六根淨盡絕塵埃，嚼蠟能尋甘味回。莫笑綠天陳色相，誰人不是赤身來。」寄託遙深，見地高妙，蓋取維摩經「是身如芭蕉，中無有堅」之意而為之也。字體亦娟秀熟練，得蘭亭遺意。我焚香禮課，梵韻悠揚，勤翻貝葉。少拈筆竿，故其寫作，極為世重云。

## 一〇一、清興化普渡庵尼醒徹傳

醒徹，字季總，湖廣衡州劉氏女。父夢老僧索住處，許之。母懷娠十有二月，既而胎鳴者三，生時有白光燭室，眾皆謂奇。幼不茹葷，稍長，好閱儒書、佛經，痛念生死，厭處塵凡。一日，讀綠蘿山茨通際禪師所集南嶽禪燈錄，即往見求開示。際痛切究竟，頓

發疑情，苦參四十九，晝夜不倦。忽然杲去三四時，不見有身心器界，偶聞雷迅，如在羅網中跳出相似，銀山鐵壁，一時粉碎。即上南嶽求證，并懇薙染受具，杜絕俗眷，住靜別峰。際示寂後，廬墓三週。即拽杖南遊，徧歷祖剎，於鎮江鶴林參牧雲通門，竹林參箬庵通問，繼又謁宜興龍池萬如，通微機契，即記剪焉。出住興化普渡、蘇州慧燈、檇李福國、當湖善護等處，機語捷給，儼然匠首。所至，士女繞座爭求垂示，其筆札之清新，詩歌之峻拔，一時膾炙人口。晚回南嶽，住淨瓶岩終。有季總徹禪師語錄二卷，入嘉興藏。

## 一〇二、清吳縣西洞庭山尼德隱傳

德隱，吳縣人，姓趙名昭，字子惠，隱士宦光女。祖母陸卿子，母父端容，俱擅詞翰之學。德隱能嗣其美，寫生工秀，兼長蘭竹。適平湖文學馬仲子班。性好煙霞，常葛衫椎髻，自擬道民。父母歿，隱歸葬之，乞名人誌其墓，人謂無子而有子者，德隱也。會馬氏丁難，破家，遂更名入空門，結庵西洞庭山，香林匿影二十餘年，為吳中奇女子。清磬之餘，不廢吟咏，有詩云：「虞山錢太史柳君，春日采蘭，忽得雙了，復以並蒂植之庭中，命余圖焉。時席試湯餅，會諸名閨共賦采蘭詞，余亦成詠。日照鮮膚露未乾，輕羅徐酌喚人看。若因野客良緣好，兩席花前看浴蘭。」又新秋晚眺云：「山中多晚涼，清風厲秋節。遙瞻四五峰，壁立皆奇絕。修竹傍林開，喬松倚巖列。黃菊散芳叢，清泉凝白雪。對此懷素心，千里共明月。願保幽貞姿，歲寒雙皎潔。」著有侶雲居遺稿。

## 一〇三、清常熟直指庵尼行玄傳

行玄，字圓鑑，常熟曹氏女。幼出家，詣報國受具，嚴持律範。初參金粟悟，禮拜次，即竪拳。悟便棒曰：「者箇是甚麼？」玄曰：「千聖不識。」悟曰：「放下著。」玄曰：「放下箇甚麼？」悟乃休。後謁古南得法，掩關虞山直指庵。黃淳耀進士一日到關，問曰：「久慕關主。」玄曰：「貧道總不識。」士曰：「啟口即是葛藤，要師全提。」玄曰：「放下著。」士大悅。錢宗伯夫人問：「如何是『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玄曰：「秀水年年秀，青山歲歲青。」康熙癸丑二月十一日，無疾，忽命剃頭，沐浴更衣，趺坐說偈曰：「七十三年假借名，了無一法可當情。而今四大隨機散，會向檀那致別聲。」遂怡然而化，語錄年譜行世。

## 一〇四、清當湖思禪庵尼行浩傳

行浩，字法淨，當湖人，姓孫。父為水部臨鵡公，母夢西域異僧投宿而生。卅歲奇穎，喜讀父書；長則佐父出主蕪關稅政。于歸未幾，知世相匪堅，乃請薙髮，父許之，遂投徑山費隱容披緇登具。苦心力究，發明大事，受以記莂，高蹈林間，不群若輩。後住思禪庵，一日，眾請陞座，浩舉德山凡見僧入門便棒話，遂頌曰：「當機截斷聖凡情，掌上孤光若日明。縱使銅頭鐵額漢，也須一棒一條痕。」

## 一〇五、清淮安拈花社尼傳慧傳

傳慧，字如如，甘泉人。童穉精敏，擅柳絮才，行楷清潤韶秀，父母極愛之。摽梅期近，將為擇配，慧跂呈所志曰：「塵寰擾擾，欺詐相尚，人我是非，無有了期。富貴利達，原是過眼烟雲。而舉世營營奔走，迄無寧日，在至人觀之，殊不值一顧。兒性非傲僻，實以嘗聞鄰媼學道之說，析理談玄，發人深省。吾將披如來法衣，從諸高德之後，誓期悟徹上乘，用報罔極之恩。二老若能垂聽，銘感永弗諼矣。」父母聆其言，不敢固強，從之。遂依師出家，參方學道。至淮安湖心，叩南庵老人。老人示以話頭，慧默自逼拶，以悟為則。久之，心地豁通，機辯縱橫，老參宿衲，皆不能挫其鋒。相傳嘗挂大僧之籍，寄褡京口金山，隱跡大徹堂，司至維那，人無有知者。一日，有貴官登山，見素壁聯語，佇視良久，問知客僧曰：「此為何人所書？」僧曰：「本山職事維那筆也。」官大訝曰：「字體頗類閨秀，其人何在？能否請來一晤？」僧力辯其非，直往禪堂覓慧。慧得信，知不能隱，即詭其辭曰：「寧有是哉？汝可先去，吾頃刻即來。」乃頂笠下山，渡江而北，一時，山中傳為佳話。後於淮安開拈花社，規模一如叢林。其上堂法語，一導禪師採入廩山正燈錄，茲不備載。

## 一〇六、清檇李明因庵尼本信傳

本信，字覺柯，得法於木陳忞公，住檇李明因庵。示眾，舉「臨濟垂問：『一人在孤峰頂上無出身之路，一人在十字街頭亦無背面，那箇在前，那箇在後』？」信召大眾：「還識臨濟老人意麼？若也不識，且看明因為你雪屈。」乃驀拈竹篦，一時打散。上堂：「堂堂日月無今昔，蕩蕩乾坤亘古今。轉得頭來十萬里，不知誰是箇中人。敢問如何是箇中人？眨上眉毛。」示眾：「雲中拍板

鳴霄外，海底吹螺括地寒。滿座清風來未已，孤高雪曲和應難。」召大眾：「祇如雪曲，作麼生和？歸堂喫茶去。」

## 一〇七、清杭州雄聖庵尼行致傳（附・智生傳）

行致，字惟極，姚江名家女。童真入道，常隨父參密雲悟於天童，後參石奇雲於雪竇。雲舉舜老夫「古鏡」因緣問曰：「古鏡未磨時如何？」致曰：「看腳下。」「磨後如何？」致曰：「兩眼對兩眼。」雲曰：「何不舉問老僧？」致便問：「古鏡未磨時如何？」雲曰：「看腳下。」致曰：「磨後如何？」雲曰：「兩眼對兩眼。會麼？」致曰：「會即會，道不出。」雲曰：「是果然會道不出，不會道不出？」致曰：「道箇甚麼？」雲便掌，致曰：「甜瓜徹蒂甜，苦瓜連根苦。」雲曰：「你又恁麼去也！」致便喝，隨呈偈曰：「不具冰霜骨，誰參乳竇禪？斷崖飛雪處，千古逼人寒。」次日，入室，雲曰：「昨日的作麼生？」致近前曰：「和尚喫棒有分。」雲曰：「老僧過在甚麼處？」致曰：「知恩報恩。」雲曰：「莫污塗老僧。」致曰：「蒼天！蒼天！」後住杭州雄聖庵，說法度人。康熙壬子閏七月二十六日，致至姚江，示疾，遣弟子速法嗣靜諾越至，遂辭眾。越出問曰：「四大分張，向甚麼處去？」致曰：「月到天心皎。」曰：「如何是到家一句？」致曰：「日出過還生。」語畢，跏趺而逝，塔于黃鶴山永寧寺側。

智生，黃埈知和女孫。工詩，早歲悟空，以童身入空門，雲棲石公為祝髮。築茅庵於湖墅，日夕焚修。未幾，坐化，其中異香滿室，時年僅十九。

## 一〇八、清如皐普照庵尼行清傳

行清，字高源，山陰金氏女。幼忽遇洪水大發，溺死，幾葬魚腹。後救得活。欲求出世，徧訪名師，至如皐普照庵，依月惠尼披剃，朝夕跪誦法華。經云：「世尊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遂發念參禪。詣天童密雲悟老人受具，問所求大事，悟曰：「我與你付戒了，更求甚麼？」清曰：「如何明得？」悟打曰：「向者裏參去。」次謁浮石賢於三仙，清問：「古人公案，不立文字，請師直下與我決了。」賢曰：「你二六時中，如何作主？」清豎拳頭，賢曰：「除卻拳，你又作麼生？」清一喝，賢休去。尋蒙印可，回普照開法。舉「女子出定」曰：「出得出不得，與定何交涉？文殊與罔明枉自精神費。」舉「德山託鉢」曰：「昂然託出低頭回，無限時人暗裏猜。欲識巖頭末後句，三更明月上樓臺。」

## 一〇九、清秀州蓮花庵尼可度傳

可度，淮安田氏女。父官，以指揮罪而歿。度方七歲，見父屍感嘆，便有出塵志，但不自由。四十，往扣梵受三宜盂公，復謁金明介庵進公，遂求落髮。進弗許，度憂憤嘔血盈盆。進憫其誠，乃為剃染，命看「萬法歸一」話，寢食都忘，不朞年，而氣幾絕。一日，見進，進問：「一歸何處？」度訴所以，進曰：「本自現成，用多氣力作麼？」度覺心意平貼，呈偈曰：「脫體凡流竟莫窮，堂堂獨露主人公。朝來換水焚香課，盡在尋常日用中。」進可之，住秀州蓮花庵終。

## 一一〇、清檇李明因庵尼佛音傳

佛音，檇李濮鎮葉氏女。幼喪母，延僧誦經，見地獄畫相，即心動不茹葷，矢志出家。父為締姻，死誓不從，遂投明因庵依師落髮，苦行數載。禮金明介庵進公圓具，命看「父母未生前」話，刻究久之。一日，登樓踏板作聲有省。乃呈進，進愈加鍛鍊，有「從今識得娘生面，自是出群一丈夫」之句。音一日在羅廣文家補毳，羅問：「如何是日用得力句？」音以針作箚勢。適歲暮，羅問：「汝將甚麼度歲？」音竪拳。羅曰：「還別有麼？」音曰：「來朝向居士道。」康熙甲寅菊月既望，沐浴端坐說偈而化。

## 一一一、清崇明自登庵尼濟瀛傳

濟瀛，字法雨，崇明管氏女。年二十八，出家自登庵。即往姑蘇鄧尉參剖石璧公，璧問：「如何是你活計？」瀛以手作打勢，璧曰：「如何是神通用？」瀛便喝。璧曰：「好一喝，未會得神通妙用在。」瀛曰：「莫怪從頭多意氣，他家曾踏上頭關。」璧微笑。一日，解制，上堂，瀛問：「結制、解制，古今條例；不解不結，意旨如何？」璧曰：「昨日熱，今日涼。」瀛曰：「還有不涉寒暑者麼？」璧曰：「洞庭出沒碧波中。」瀛曰：「可謂頓超千聖外，直透古皇前。」璧便下座，瀛隨至方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璧曰：「試道來看。」瀛便喝，璧亦喝；瀛又喝，璧便打；瀛禮拜。頌世尊拈花曰：「靈山密付是何心？引得頭陀眼欲昏。不獨燈籠驚喪膽，管教露柱也消魂。」

## 一一二、清湖州靈瑞庵尼濟苻傳

濟苻，字祖揆，湖州李氏女。具大智慧，出家靈瑞庵，從蘇州靈巖退翁儲公得法。一日，到山禮覲，儲曰：「有人問靈巖佛法，你如何抵對？」苻曰：「爭肯觸忤和尚。」儲便喝。苻曰：「實謂今古罕聞。」次日辭行，儲曰：「昨日公案，還記得麼？」苻曰：「某甲只解瞻前，不解顧後。」儲曰：「何緣得到與麼田地？」苻曰：「深領和尚一問。」儲曰：「原來忘卻。」苻曰：「不道只是禍門。」上堂：「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狼藉。祖師心，匝地無人見。常履踐芒鞋，步步踏黃金，佛法原來如土賤。」又村庵上堂：「一幅酒旗風，數點杏花雨，村路少人行。祇只黃鸝語，竹籬茅舍別是乾坤，石室蒲團，渾忘今古。富貴不用誇矜，貧賤何須愁苦。何故？好信騎牛勝跨虎。」著有祖揆苻禪師語錄梓行。

## 一一三、清崑山靈峙庵尼濟印傳

濟印，字仁風，崑山顧文康公從孫女。得法於退翁儲公，住玉峰靈峙庵。上堂：「老胡於正覺山前，無端捏目生花，引得四七、二三，華言梵語，紛紛紜紜，二千年來費盡許多生受，更無一人為伊勦絕。而今把柄落在靈峙手裏，普天之下，誰敢道個如何？」乃顧左右曰：「且道靈峙著甚緊？」喝一喝，曰：「劍為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小參：「靈峙二十年來，橫草不敢拈，竪草不敢踏。任是諸方鬧浩浩時，我這裏只是靜悄悄地。一時錯腳踏入靈山會裏，被現坐道場這員古佛，將個無文印子面門一箚，直得通身是手拈不下，通身是口道不出。冷地追思，祇合慚愧。」顧大眾曰：「祇如節文在甚麼處？」眾默然，印曰：「今日失利。」

## 一一四、清嘉興妙湛庵尼濟總傳

濟總，字寶持，嘉興金氏女，隨州太僕之冢媳。夫亡，脫俗於妙湛，力參有省。退翁儲問：「『趙州洗鉢盂』話作麼生？」總曰：「賴有行者在。」儲曰：「爭好倚重別人。」總曰：「若不如此，誰知不分內外。」儲頷之。住海鹽南詢，上堂：「十八上解作活計的，一頭水牯牛無處著落。」代曰：「遞過索頭來。」又曰：「十八破家散宅的，因甚七觔衫子至今卸脫不下？」代曰：「久矣！無人，說到這裏」。示眾：「舉『俱胝和尚凡詶人對，祇竪一指示之』」，總曰：「俱胝一指頭，千古曾無對。可憐懵懂禪，至今不瞥地。若瞥地，萬象森羅無出氣。」

## 一一五、清蕪湖太平庵尼玉恩傳

玉恩，字一真，山陰王季重女也。年三十禮愚庵盂披剃受具，得法於本充盛，住蕪湖太平庵。上堂：「法無定相，隨念變遷。佛無定形，隨機應化。語若迅雷，不容掩耳。機如掣電，豈許停思？八臂難敵，千眼難覷。可奈禪和，但知幻之為幻，不知非幻之幻；但知非幻之幻，而未知何為非幻。轉急轉遲，目視雲漢。大乘井索，小乘錢串。」喝一喝，下座。

## 一一六、清杭州清涼庵尼超祖傳

超祖，字覺悟，杭州趙氏女。虛舟省嗣，住清涼庵。示眾，舉南泉賣身因緣，祖曰：「南泉只知索價，不顧瞻前；者僧雖解瞻前，不解顧後。祖上座當時若在，待他道『不作貴，不作賤，你作麼生買？』便與三棒。何故？心不負人，面無慚色。」出關，小參：「開關原是閉關人，一度拈來一度新。八面玲瓏明似鏡，十方世界現全身。」

## 一一七、清當湖善護庵尼超見傳

超見，字一音，姓戈氏。適沈以疾，謝，投伏獅院祇園剛披剃，看「萬法歸一」話有省。剛問：「如何是『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見曰：「到家何必說程途。」剛曰：「如何是你到家消息？」見曰：「仲冬天寒，請和尚珍重。」剛為印可。出住當湖善護庵，有百丈再參馬祖因緣。頌曰：「春花爛漫柳隨風，泊岸漁舟解轉蓬。鏡裏山河原不別，一聲孤雁落長空。」又臺山婆子頌曰：「婆子臺邊弄釣竿，風流脫體幾多般。不因趙老來親看，往往行人被熱瞞。」

## 一一八、清嘉興參同庵尼超琛傳

超琛，字一揆，嘉興大司寇孫簡肅公之曾孫女。仲兄子麟，少年得道，登三教壇。琛幼聰敏，不由師傳，而通書義，兼善繪墨。及笄，適盛，盛遘疾不起，思為出世計。自後毀容變服，茹素焚修，立志堅貞。其兄子麟，見琛心切，語之曰：「待吾拼卻性命，倘有所悟，汝不難出世也。」奮身打七，大事得明，即告琛曰：「汝急做工夫，絕後再甦，欺君不得。」琛晝夜參究，話頭難破，如吞鐵丸，愈疑愈悶。一日，同母夫人參謁伏獅剛，一見，稱為法器。是冬結制，坐至二七，忽爾定去，香盡四炷，瞬息而過，大地平沉，洞徹本來面目。其兄聞之，笑曰：「這不唧[口*留]漢，遲

至今朝，方摸著鼻孔，何鈍如之？」剛即為披剃印可，出住參同，繼住伏獅。康熙己未春，抱微恙，至六月，絕粒飲水，至示期七月初三立秋永別。初三黎明，先期報鐘，琛曰：「又擔閣我一日。」初四日辰時，沐浴更衣，說偈曰：「這漢一生骨硬如釘，一處轉腳，最難移根。二十四上，知有此事，十年克苦忘形。四十九上，憫絕娑婆世界，覷得世態如冰。實求早離如願，業緣又使七春。目今葉落知秋，正是歸根時節。呵呵呵！逍遙惟我。」端坐而逝，世壽五十五，僧臘三十一。

## 一一九、清吳興蕭山庵尼超具傳

超具，字天一，旅庵月嗣，住吳興蕭山庵。頌馬祖翫月曰：「十分光彩一輪圓，說得分明總枉然。供養修行拂袖去，何嘗夢見祖師禪。」頌靈雲見桃花曰：「春來桃李徧天涯，添得靈雲眼裏花。今古無能辨端的，半疑半信是玄沙。」頌香嚴上樹曰：「全身上樹儘風流，祖意西來話未周。不得旁人來救取，看君懸到幾時休？」

## 一二〇、清杭州雄聖庵尼超越傳

超越，字靜諾，杭州林氏女。幼出家於雄聖庵，依惟極致為師，往來雪竇之門。一日，侍立次，致舉洛浦見夾山因緣，「汝作麼生會？」越進前一掌，致曰：「切莫捋虎鬚。」越曰：「蒼天！蒼天！」一日，隨眾入室，致曰：「古人道：『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汝諸人作麼生用，作麼生會？」眾無對，越噓兩聲。致曰：「未在。」越曰：「齊和太平歌。」越工吟詠，有憶惟極師云：「冰雪家風古，蕭然丈室中。當年親教誨，數語發愚蒙。生死恩難報，箕裘愧未工。妙峰還掬土，道範邈何窮。」

## 一二一、清丹徒正覺庵尼超元傳

超元，字佛機，丹徒人，嗣法鶴林中樸，隱住正覺庵。有竹篦子頌曰：「拈起吹毛劍，魔佛皆膽戰。擬議問如何，雷聲轟閃電。」又趙州勘婆子頌曰：「勘破婆子，公案兩重。山崩地裂，杲日當空。」又臨濟見僧入門便喝頌曰：「鐵牛踏破澄潭月，石虎巖前吼不徹。黑漆崑崙沒處藏，百獸聞之皆腦裂。」

## 一二二、清鄞縣薜蘿庵尼慧空傳

慧空，鄞縣王氏女，三十三歲辭俗出家於薜蘿庵。初參念佛底是誰，苦無入處。因參天童奇，問：「磐陀石上珠一顆，無去無來不見踪。請和尚直指！」奇曰：「說底是誰？」空沉吟，奇一喝，空大起疑情。歸途遇一老宿，問：「如何是本來面目？」老宿曰：「禮拜的是誰。」空於言下頓悟。遂述偈曰：「四大浮囊假借因，拈香撥火阿誰親。從今爍破孃生面，大地山河一統平。」又曰：「本自無心物自閒，通身混露祖師關。俄然一念超方外，水自水兮山自山。」

## 一二三、清真州大慈庵尼超濟傳

超濟，字桴海，真州人，得法於揚州建隆法音湛公，住大慈庵。上堂：「學道應須達正因，道源曾不隔微塵。當知一切眾生界，即是如來正法輪。湛長老截舌去也，眾中還有相救者麼？」喝一喝，下座。

## 一二四、清蘄水增福庵尼兆地傳

兆地，字聖拙，住蘄水增福庵。初參山鐸在公，親依最久。一日，問：「未離兜率，已降皇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今日和尚為阿誰？」在瞪目視之曰：「誰謂汝是箇人？」地便掩耳而出。在曰：「三足蝦蟆飛上天。」地住庵事母，二十載不下山。學徒來參，開示懇切，大有古德遺風。

## 一二五、清武陵筠庵尼隱慧傳

隱慧，字象庵，武林莊氏女，出家筠庵。一日，閱三峰語錄，有「人以生死不了請開示，峰應聲便掌」。慧於句下有省，遂成頌曰：「四十餘年業識拋，驀提寶劍逞英豪。喝教倒退三千佛，大地全收在一毫。」後見淨慈豁堂晶，問：「作麼生是菩提路？」慧曰：「入地獄如箭。」晶曰：「寸絲不掛時如何？」慧曰：「負心人越窮。」晶曰：「如何是差別智？」慧曰：「三九二十七。」晶曰：「還有便也無？」慧曰：「三九二十七。」晶便休。有食筍偈曰：「久隱深山保聖胎，一聲雷動出頭來。層層剝盡蒸來喫，不負親嘗者一回。」

## 一二六、清江都拈花庵尼上融傳

上融，字靈璽，江都人。胎素天秉，薙染於拈花庵。謁天寧巨渤恆，領參竹篦子話，久而徹悟。恆問前話，融曰：「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恆曰：「直須拋過一邊始得。」融即呈偈曰：「此事分明在目前，何須向外覓生緣。重關擊碎清風起，慧日高懸徧大千。」恆頷之。冬至，小參：「孤風凜凜孰堪誇？佛眼何曾著得沙。妙用坦然神莫測，鉗錘毒辣有分拏。一聲哮吼驚天地，突出威音徧界賒。今日分明重舉似，一毛頭上定龍蛇。且道如何是冬至一句？」以拂子揮一揮，曰：「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

## 一二七、清蘇州古滌庵尼契蓮傳

契蓮，字慧照，金沙孫氏女。年十九，白父出家於蘇州天池古滌庵薙染，謁揚州天寧巨渤恆公，言下知歸，得蒙印可。有世尊陞座文殊白椎頌曰：「法王法令是非關，多少行人著眼難。雨後花殘春寂寂，青山只在白雲間。」又南泉斬貓頌曰：「斬貓機用誰能委？草履拿來費力多。只向低頭舒一笑，任他伎倆自消磨。」又俱胝竪指頌曰：「俱胝一指莫疑猜，已是和盤託出來。漫道作家無禮數，酒濃原不在多杯。」

## 一二八、清無錫龍護庵尼道遇傳

道遇，住無錫龍護庵，受法檗庵志。除夕，示眾：「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此是陳年語話。烹白牛分歲，閣拄杖過年，乃是諸方葛藤。」喚沙彌曰：「換水添香著，山僧今日要與諸人應個時節。雖然如是，猶是衲僧家常活計。且道格外提持，又作麼生。」乃喝一喝曰：「特地爆聲震裂，各自惜取眉毛。」

## 一二九、清荊州延壽庵尼明本傳

明本，字上機，魯山人，姓金氏。禮天王寺水鑑海披緇受具，乃以本參話頭不明，每自泣下。一日，問海曰：「如何是『一歸何處』？」海曰：「師姑元是女人做。」本便喝，海曰：「青州衫又作麼生？」本提起衣曰：「此是破羅衣。」海印以偈曰：「百千三昧何為本？彈指門開非上機。喜汝眼睛端的處，青州衫換破羅衣。」住荊州延壽庵，以禪道化人。

## 一三〇、清永嘉白塔庵尼明光傳

明光，字照清，永嘉相國張文忠公孫女。十三歲，為父死難，即持齋，誓不出字。二十四，薙染於白塔，參仙巖天目智和尚。一日，呈偈頌，智曰：「偈頌且止，你將公案說看。」光進步，默然而立。智曰：「囫圇吞棗。」光曰：「千峰勢到嶽邊止。」智曰：「萬派聲歸海上消，又作麼生會？」光退步，默然而立，智休去。示眾：「一棒一條痕，一掌一握血。辣手不容情，祖師真妙訣。識此訣，生死徹。」擲下竹篦，曰：「惟此最親切。」

## 一三一、清瑞安雙貞庵尼敏敬傳

敏敬，字通禮，瑞安人，姓陳氏，係林眉聲堂嬸也。矢節焚修，眉聲令參「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恁麼會又爭得『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恁麼會猶較些子？久之，未有所入。偶閱冰輪道者柏樹子頌有省，上寶寧求證紫芝有。有曰：「祇如趙州道狗子佛性無，又作麼生？」敬曰：「謝和尚證明。」有曰：「既是無，又證明甚麼？」敬曰：「惟人自肯乃方親。」有曰：「汝猶未徹在。」敬禮拜便出。康熙庚午二月二十日，對眾說偈坐脫。

續比丘尼傳卷四（終）

續比丘尼傳卷五

民國・京口夾山沙門震華編述

## 一三二、清仁和萬善庵尼傳正傳

傳正，仁和繆氏女，為文學倪昭素副室。昭素連喪子女，及娶繆，得子超鐙，絕嬖愛之。而傳正力辭出世，遂捨身東里坊萬善庵，日夜坐蒲團，八年如一日。嫡王氏，化其真誠，撫其子若己出。昭素歿，嫡與其子無所依，傳正迎養，送其子於藥師庵。又能開示善類，如文學沈希珍妻王氏、觀察沈循妻陸氏、皆師事之。康熙甲寅，年五十四，留辭世偈云：「五十餘年似夢中，今朝四大各西東。了明性海無生法，更有何言說苦空。」語畢，端坐而逝，超鐙能述其志。

## 一三三、清嘉善某庵尼德容傳（附・智圓傳）

德容，俗姓朱，名又貞，嘉善人。性極孝，訾笑不苟。年十六，適張我璞，閨中賡唱，聞者豔之。後我璞為科場所累，全家發遣，乃上疏捐軀贖罪。後為尼於某庵，味道苦節，名稱遠聞。其所為詩，不類凡響，茲為錄秋色、有感二首。「征帆涇淚帶秋風，客路迢遙欲轉蓬。無限憶君傳織錦，有情長寄白雲空。」「昨采將離不覺愁，鐘催殘月獨悲秋。思君旅館應無語，南望多情似水流。」又有尼智圓，字湛遠，姓殷，常熟人，亦能詩。其弔彭娥（娥南通州人。夫貧甚，令彭鬻乳以活，彭不從，自經死）云：「匹婦得成名，寒門志獨誠。乳雛憐燕羽，逐婦惡鳩聲。智以窮愁短，身因激烈輕。寸膚如可鬻，涇渭不分明。」

## 一三四、清仁和薛支庵尼石巖傳

石巖，仁和蔣氏女，名舜英。幼讀書警悟，凡技藝一一涉獵，而於琴尤得絕調；書法董文勉，尤精於斯邈篆隸；亦時作蘭竹小畫，文則工六朝，儷體詩絕似義山、飛卿。初為巨室侍姬，後祝髮於薛支庵。誦經念佛，精進無減。久之，慧悟濬發，善說法要，能令聞者心開意解。或懸示經旨，或隨口開示，無不深中肯綮，一時，皆尊為善知識。

## 一三五、清姚江伏龍庵尼印月傳

印月，姚江黃太史冲姪女。自幼不染世緣，生死心切，常喜靜坐。讀雲棲法彙，宛如宿契，遂動出塵之想。十六，適東山謝氏。三載，便改道粧，進戒杭之理安。後參天童通奇，得悟玄理。慕高峰遠祖遺風，結茅山頂，自稱伏龍庵主。

## 一三六、清某縣普應庵尼希古傳

希古，字蘊宗，祝峰善嗣，住某縣普應庵。上堂：「天空海闊，月白風清。在處漁樵起舞，隨方物類生歡。新普應怎敢違時失候？千差萬別，向者裏一齊坐斷，迥絕諸訛。踏開生佛頂[寧*頁]，揭露須彌腦蓋。大眾！且道神通耶？法爾耶？恁麼會得？盡十方世界總不出我者裏。若是門庭施設，也要另出隻手。」以拂子畫〇相曰：「心燈焰焰傳芳遠，一點無私徹古今。」又小參：「洪鐘在架，有扣則鳴；寶鏡當臺，有來則現。諸大德：各各本有一段光明，用無窮、取無竭，灼然一切處不昧著，明鏡、洪鐘無二無別。自是汝不薦，蓋為妄執塵勞、分別影事，汩沒生死、浮沉苦海。被根境縛著，累劫難脫。諸人要念直下便念，有什麼相隔處？如不爾者，三根椽下七尺單前，把身心打疊得乾乾淨淨，仔細諦審，看是什麼物。者裏翻得身轉，一點也朦你不得，方知吾不汝欺。還有麼？」良久曰：「把手勸君行不得，為人自肯乃方親。」

## 一三七、清華亭某庵尼神一傳（附・靜維傳）

神一，字荊隱，號淑吉，華亭人，夏考功女。于歸未久，有悼亡之痛。其詩云：「蕭蕭鑒元夜，幽室生微涼。眷言念君子，沉痛迫中腸。音徽日以杳，翰墨猶芬芳。靈帷空蕭條，齋奠直荒唐。放聲百憂集，泣涕不成章。」遂從師學法，游心至道。靜維，亦華亭人，姓盛，諸生慶遠女，為神一中表妹。許字侯峒曾第三子瀞，未嫁，瀞亡命以死，著懷湘賦以見志。來歸上谷，旋斷髮，禮神一受具，師資並以詩名。如秋宵對月云：「夜靜天地涼，凭樓獨凝眺。煙樹色離離，雲山望中杳。萬籟寂無聲，數螢流木杪。青燈照羅幙，殘葉鋪池沼。悲者今古情，乾坤徒浩渺。憂懷自蒼茫，至意漠難曉。嫦娥知我愁，流影來相照。當時金石心，千秋同皎皎。」又題春草堂云：「十載重遊地，孤城帶落暉。西園迷舊迹，北渚長新磯。玉樹人俱盡，金庭事已非。何須聞短笛，獨立自沾衣。」

## 一三八、清長洲某庵尼上鑒傳（附・再生傳）

上鑒，字輝宗，俗姓吳，名琪，字蓳仙，號佛眉，長洲人，孝廉康侯女，管勳室。善畫工詩，能文章，與松陵周飛卿瓊著有比玉新聲集。瓊贈詩云：「嶺上白雲朝入畫，尊前紅燭夜談兵」，蓋實錄也。後夫死於官家，了不可問，因祝髮清修，遂不復問人間事云。句如「飄殘絮影遙知柳，啼遍桃花不見鶯。愁來有句留殘葉，夢去無人問落花。」皆大曆佳句，宜為名媛詩話所賞。所著詞名曰瑣香，尤侗鷓鴣天題女史吳蓳仙畫云：「拂水佳人墮馬妝，春來響屧滿橫廊。繡繻甲帳無消息，暮雨瀟瀟空斷腸。筆翡翠，硯鴛鴦，吳綾三尺寫紅窗。青山碧水無人處，亂點桃花賺阮郎。」再生，亦長洲人，姚姓，名媽俞，字靈修，文毅公女孫。亦工詩，其不寐云：「殘燈一點爇孤擎，門外蕭蕭落木聲。風動庭梅疏影亂，露凝修竹暮寒輕。支離瘦骨惟供病，牢落愁懷豈為情。此夜酒醒魂斷處，半簾明月夢無成。」後出家為尼，著有再生遺稿。

## 一三九、清通州鴻寶堂尼無垢傳

無垢，通州人，姓陳名潔，號石香，監生孫安石室。安石家饒裕，不善持籌，遂中落。以潔無子，不相得，挈妾婢異居。潔乃歸母家，久之，落髮。即其祖舊業所謂鴻寶堂者，以事焚修，然不廢吟咏。晚年，益貧病，數月不起。起，覆水窗前，墜樓而死。著繡佛齋集、茹蕙集，集中有書懷云：「青翠入簾櫳，永日駐幽閣。愁縈芳草生，靜覺桐花落。奩鏡網蠨蛸，庭柯巢鳥鵲。夢去不關愁，曉來心自惡。獨坐只書空，微雨益蕭索。」又秋鴈云：「弱不禁風素自憐，黃昏細雨斷疏煙。樓頭指冷誰吹笛，塞上身單欲寄綿。一任啼烏翻子夜，直須飛雪送窮年。攀枝信墮英雄淚，殘照蕭條灞水邊。」

## 一四〇、清杭州明因寺尼元端傳

元端，字御符，嘉定盧氏女。年十二，祝髮長洲堯峰，後參天童山曉禪師得法，開堂於杭州明因、嘉興伏獅兩寺。禪餘吟詩，多佳作。書齋偶吟云：「榻寄閒窗下，相攜話昔遊。烹茶成雅集，開卷足清幽。宿雨花生潤，微風鳥自謳。留將殘照影，靜拂素絲幽。」

## 一四一、清蘇州葑溪般若庵尼妙惠傳

妙惠，長州人，姓范，山西李峙岩室。早寡，父母勸其改嫁，堅志不渝，作柏舟操以自矢。父母歿，遂祝髮於葑溪之般若庵，從者甚多。其詩才甚工，有般若招提小坐云：「夜雨洗山巖，朝來翠獨濕。趺坐學觀空，清風滿香積。正因字本無，而我好翰墨。心即等死灰，未了人間孽。窗竹皆虛心，庭松多勁節。體此長青樹，原不在虛實。何況鐘魚間，梵理更無得。坐久聞妙香，慈航如可接。」卒年八十餘，著曇花軒集。

## 一四二、清金陵舊院尼妙慧傳（附・曙光傳）

妙慧，俗姓馬，名如玉。字楚興，本姓張。從假母家金陵南市樓，徙居舊院。熟精文選、唐詩，善小楷、八分及繪事，獨薄紈綺。好品題花月，指點溪山。飲雨臺賦落葉云：「登眺臺千尺，論心酒一尊。清霜侵樹杪，紅葉媚江村。逐浪同浮絮，隨風欲斷魂。榮枯何足歎，此日幸歸根。」又燭花云：「銀燭透銀簾，蘭房瑞色融。白葩應妬月，紫燼卻愁風。杯映珠還浦，光流星度空。無香辜蝶戀，有焰引飛蟲。」後為比丘尼，受戒於棲霞蒼霞法師，耑勤學佛。徧遊太和、九華、天竺諸山，思結茅莫愁湖上，焚修度世。未果，而卒，年三十三。曙光，姓胡，名朝霞，上元人。能詩，送人云：「秋風江上送君舟，落葉江楓總別愁。解纜不知人去遠，凭欄猶倚夕陽樓。」後出家為尼，住持某庵，著有紅于詞。

## 一四三、清蘇州水月庵尼安生傳（附・元瑛傳）

安生，吳縣人。妙齡穎悟，善鼓琴，能詩。出家洞庭水月庵，年二十二而夭。其詩傳者甚少，有朱夫人惠碧螺春一首，云：「綠潤涵靈氣，清芳帶露華。翠微新雨歇，雲竇古根斜。沸鼎看魚眼，擎杯吸乳花。多君緘贈我，應自勝流霞。」

元瑛，字赤浦，姓賀，丹陽人，蘗齋孫女。出家某庵，工詩。有留別士雲小范兩弟云：「我已生涯一笑空，家駒還仗振遺風。幾年別夢三秋破，千里煙波一棹通。盛世金門多早歲，浙西老衲本江東。歸來便欲乘潮去，搔首輕雲逐斷鴻。」又深秋返里六叔父園亭對菊云：「此身自笑類寒蟬，衰病歸來亦偶然。一路詩篇殘夜月，到門樹色淡秋煙。漫將離別從頭數，且喜名花入座妍。茗椀爐香等閒事，追隨卻值淺涼天。」

## 一四四、清蘇州洞庭東山尼宛仙傳（附・僧鑒傳）

宛仙，長洲人，石如玉女。許字某氏子，貧而喪檢，因祝髮為尼，住洞庭東山。詩才清妙，葬中寫懷云：「禪關晝掩絕塵踪，前有修篁後有松。野鶴去時人少伴，曉雲起處筆添峰。當時自識塵緣淺，今日誰知道味濃。千里赤繩從此斷，超然何用講三從。」

時寒山庵尼僧鑒，吳縣人。絲竹俱精，談諧入妙，亦擅絮才。咏秋海棠云：「紅甲垂垂白露姿，薜蘿墻下最相宜。不教鸚鵡呼肥婢，肯與蓮花作侍兒。幾處閉門秋雨後，何人立月晚香時。愁腸欲斷非關汝，續命無煩葉底絲。」

## 一四五、清吳江紫雲觀尼妙霓傳（附・靜婉、性道傳）

妙霓，字靜韻，姓江，吳江人，住惠泉山紫雲觀。善寫蘭，兼工吟咏。春夜云：「新篁風韻夜窗幽，好夢驚回惹舊愁。一瞬春光忽歸去，子規啼月下西樓。」

又靜婉，金壇吳氏女。於蘇州木瀆為尼，忘其名，亦善於詩。別思云：「西淹雨未收，東淹風又作。留住綠簑衣，莫與篙師著。」

又性道，姓周名瓊，字羽步，一字飛卿，吳江人。少有才女俠士之目，後出家。詩名甚著，雖欲掩而不可得。如春居云：「小榻參差竹影斜，衡門芳草鎖煙霞。稜錚傲骨詩為友，淡泊禪心畫作家。暖日不須來燕子，春風爭肯逐桃花。凭闌細雨瀟瀟夜，慷慨悲歌撫鎮鋙。」

## 一四六、清滄州插花廟尼董尼傳

董尼，忘其名，住滄州插花廟。遇大士誕辰，潔治供具甫畢，忽覺神倦，隱几假寐。夢大士詔曰：「汝不獻供，我亦未嘗饑；汝即獻供，我亦不加飽。寺門外現有流民四五輩，乞食不得，困餓將殆。汝輟供具以飯之，所得功德，勝供我十倍也。」霍然驚醒，啟門出視，果然。自是每年撤供具，皆以施丐者，曰：「此菩薩意也。」

## 一四七、清無錫福慧庵尼嶽蓮傳

嶽蓮，一作淨蓮，俗姓王，號韻香，又號清微道人，無錫人。所居庵曰福慧雙修，書學靈飛經，秀骨天成。尤工畫蘭竹，多小幅，娟靜疏朗，別具風格。其自題畫蘭，有「塵外天然見標格，肯

隨桃李嫁東風」之句。四方名流，咸以一見為幸。後為輕薄弟子所侮，雉經死，聞者傷之。

## 一四八、清鎮江某庵尼舒霞傳（附・悟清傳）

舒霞，京口人。生乾嘉時，所住庵不明，能詩。有甘露寺一首云：「鐵塔凌波起，南山隔岸浮。空香花乍雨，林迥竹先秋。室似鮫為室，樓疑蜃結樓。祕藏多梵筴，龍樹此曾遊。」與王碧雲女士善，往來倡和，碧雲贈云：「仙子傳來古雪篇，步虛聲裏絳雲仙。遙知靜對梅花月，鶴聽禪經立晚煙。」

時又有悟清者，揚州翁氏女。其姊雲卿為和希齋大司空側室，和歿後，雲卿殉節。時悟清年十五六，同在京師，親見其事。忽悟曰：「人生富貴功名，一死便了，又何必作葵藿之傾心、揚花之飄蕩耶？」乃慨然出京，相依京口駱佩香夫人，以守節自誓。清狀如男子，意氣豪放，善吹簫，能填詞，尤嫻騎射，上馬如飛。一時名公卿，皆敬其為人，有奇女子之目。後出家為尼，趙甌北先生有詩贈之。

## 一四九、清燕都靈官庵尼明本傳

明本，字東悟，姓陳氏，吳人也。父曰久康，母虞山高氏。嘗禱於神乞子，而生二女。神示兆曰：「此子足傳宗矣。」本生而聰穎，幼好讀書，性至孝。母篤信佛，故本矢志不字，託迹空門，挈養蒸蒸。久而彌敬，得法於維摩山，為費隱禪師四世法裔。嘗禮峨眉、游普陀、歷九華、朝五臺，四至京師。所止之處，如牟尼圓照，令人欽慕。于石林闢智林法苑，立淨業於塵埃之表。復卓錫燕都，齊化鄂外靈官庵，蒲團靜攝，間為吟詠以寫性真，或繪佛像、山水花卉藉資禪悅。而瀟灑活潑之致，時流露於楮墨，著有語錄南帙九卷，及鑒雲留跡諸集都十餘卷。其自題荊州寓庵、求畫西湖云：「移將江浙置荊州，咫尺西湖任所遊。神入妙時天地闊，意融通處水山優。雲煙每斂開林道，霞彩頻興擁殿樓。一帶芳隄春正好，三潭印月又堪秋。」又題智林莊嚴閣圖云：「融融麗日洞天幽，一種清華近寶樓。香篆去從朝彩接，白雲來自曉風收。泉流竹葉將成筏，霞復桐枝欲化虯。瑞氣滿峰花滿麓，直教斗室作神州。」乾隆庚午，輔國公如嵩庵，為作鑒雲錄銘。

## 一五〇、清滄州憩水井尼慧堅傳

慧堅，住滄州憩水井。戒律謹嚴，併糖不食，曰糖亦猪脂所點成也。不衣裘，曰寢皮與食肉同也。不衣綢絹，曰一尺之帛，千蠶之命也。供佛麵筋必自製，曰市中皆以足踏也。焚香必敲石取火，曰竈火不潔也。清齋一食，取足自給，不營營募化，不許婦女至其寺。而肯至人家，雖小家以粗糲為供，亦欣然往。不勸婦女布施，惟勸之存善心、作善事。說法直截了當，令人聞之意消。有一宦家婦，不見容於夫，鬱鬱將成心疾。性情乖刺，琴瑟愈不調。一日，詣寺叩問因果，堅曰：「吾非冥吏，不能稽配偶之籍也；亦非佛菩薩，不能照見三生也。然因緣之理，則吾知之矣：夫因緣無無故而合者也，大抵以恩合者必相歡，以怨結者必相忤。又有非恩非怨、亦恩亦怨者，必負欠使相取相償也，如是而已。爾之夫婦，其以怨結者乎？天所定也，非人也。雖然天定勝人，人定亦勝天。故釋迦立法，許人懺悔，但消爾勝心，戢爾傲氣，逆來順受，以情感而不以理爭；修爾內職，事翁姑以孝，處娣姒以和，待妾媵以恩，盡其在我而不問其在人，庶幾可以挽回乎！徒問往因無益也。」婦用其言，果相睦如初。又嘗出入紀文達公曉嵐之外祖張雪峰家，偶一僕婦以一布為施，堅熟視，識之曰：「布施須用己財，方為功德。宅中為失此布，笞小婢數人，佛豈受如此物耶。」婦以情告曰，初謂布有數十疋，未必一一細檢，做偶取其一。不料累人受捶楚，日相詛咒，心實不安，故布施求懺悔耳。堅擲還之，曰：「然則何不密送原處，人亦得白，汝亦自安耶？」後婦死數年，其弟子乃洩其事，故人得知之。乾隆甲戌乙亥間，年已七八十矣，忽過紀曉嵐家，云將詣燕京潭柘寺禮佛，為小尼受戒。曉嵐偶話前事，搖首曰：「實無此事，小妖尼饒舌耳。」曉嵐嘆其忠厚。臨行，索曉嵐題佛殿一額，曉嵐囑趙春礀代書，合掌曰：「誰書即乞題誰名，佛前勿作誑語。」為易趙名，乃持去。不知所終。

## 一五一、清昆明清淨寺尼妙德傳

妙德，呈貢人，姓趙氏，乃蒼雪法師之胞姊也。童年，祝髮於昆明城南清淨寺。履止敦樸，惟戒確守，衣鉢之餘，分寸不蓄。篤志精修，一無虛日，常領眾數十。時謂滇南尼眾之善知識也，每為大族所重。壽七十餘，終於本寺。（德清初人，因發現較遲，補插於此）

## 一五二、清杭州湖上老尼傳

湖上老尼，不詳其人。念佛誦經極虔謹，精嚴戒律。有道人每歲一來，來則劇談彌日，然後去。一日，尼預與道人約，待之不至。自言：「將逝，不得與此友別奈何？」復待數日，又不至。乃命人舁龕斷橋上，手執線香一枝，從容入龕，頃之火發，遂自焚，觀者如堵。至身已焦黑，念佛聲猶不絕云。

## 一五三、清蘇州圓通庵尼本印傳

本印，字松岐，吳縣人。幼多病，因發願出家。年二十五，父母送之城中圓通庵薙染，尋受具戒，別買屋數間以居，名曰觀幻。戒行潔清，勤修福業，歷諸名剎，供佛飯僧，回向淨土。乾隆四十五年八月，自九華歸，結期禮大悲懺。甫經二七，忽感微疾，曰：「吾生緣其盡乎？」遂輟懺，專持佛名。至十月初旬，臥牀七日，右脇西向，念佛無間。已而囑付後事畢，命其徒誦阿彌陀經，至三周，寂然而逝。

## 一五四、清蘇州白衣庵尼遂欽傳

遂欽，字越成，無錫人。九歲出家，稍長，遇一尼師激發，專持佛名，行住無間。尋住蘇州南園白衣庵，興復殿堂，念佛益切，年五十始受具戒。至五十五，其年三月，雞初鳴，召其徒曰：「吾將去矣。」徒曰：「師無他恙，何出此言？」因泣下。欽曰：「癡人！哭我何益？認真念佛可爾。」遂趺坐西向，同稱佛名，盡炷香乃逝，事在乾隆五十三年。

## 一五五、清蘇州圓通庵尼律宗傳

律宗，字聖可，嘉定人。三歲失母，其祖母攜至蘇城圓通庵，尋薙染受具戒。少好禮佛，長誦法華經，苦不能解義，因詣金山及杭州崇福，參究累冬。歸而專修淨業，屢詣諸名山供佛飯僧。年五十三，得咳疾，遂閉關不出，以西方為期。至年六十四正月朔，集諸緇白，同稱佛名。至日昃，顧諸左右，勸勉修行，語劇苦切。尋舉手稱西方極樂世界，大慈大悲，阿彌陀佛，如是者三，趺坐而逝。蓮華香滿室中，事在乾隆五十五年。

## 一五六、清蘇州崇佛庵尼佛琦傳（附・祖潔傳）

佛琦，字見琳，長洲人。自少不願有家，既長，其母送閭門外雨華庵薙染，尋受具戒。已而受城中崇佛庵尼道堅囑付，繼為庵主。募金千餘兩，造西方三聖旃檀像高八尺，歲結七日期場，集淨行僧為念佛會。歷諸名山，供佛飯僧，為常州天寧寺置田三十畝。晚而專修淨業，將逝前三日，見菩薩現身，兩童子侍，或言聞菊花香。琦曰：「此青蓮華香也。」乾隆五十六年八月晦，有近事女問疾，琦令扶起，集眾焚香，稱佛可二千聲，遂逝。其徒祖潔，字蓮芳，祖松字柏庭，祖淨字慧通，祖徹字智達，俱能不替其業。祖潔參天寧淨德禪師，淨德示偈曰：「塵凡超出豈尋常？一朵優曇鉢裏香。華藏海中何異此，普天匝天盡芬芳。」後目擊其師琦公往生事迹，遂亦深信發願，念佛無間。年三十餘得疾，念力益堅，臨終亦正念分明，面西趺坐合掌而逝。事在嘉慶十三年。

## 一五七、清金陵慈恩庵尼慧照傳

慧照，壽春陳氏女，梁學文室，奉翁姑甚孝。初姑有病，慧照焚香誓神，割股和藥煎湯以進，姑病遂愈。尋孀居，日工紡織，其長子有宿根，求出家，許之。依師勝音祝髮，名悟成，字方聚，後成大善知識，住金陵封崇。乃迎慧照至慈恩庵，奉養無缺。既得浩清律師開示，隨生歡喜，發心出家，稟受大戒。晝夜念佛，無得間斷，至睡夢中猶出聲念佛，庵眾皆歎服，敬之如神。時方聚遷主揚州高旻，慧照獨居慈恩甚安。倏越五載，方遙依封崇安居，七日作法。前兩日，在封崇作法，晏然無恙；忽然第三日，西向念佛坐逝。世壽六十有九，乃嘉慶十三年也。方聚遵遺命荼毗，送靈骨歸江，留衣鉢分建二塔：一建於金陵鳳臺門外皇姑庵後山，一建於維揚朴蜀鎮南。

## 一五八、清嘉善淨池庵尼朗然傳

朗然，姓沈，嘉善人。年十八，見嫂氏產難之苦，自誓不字，求父母出家於邑之陶莊淨池庵。專志淨土，行持既久，閒忙無間。嘉慶十三年，謂其徒福緣曰：「吾三月中已三夢寶池，跏趺華中，往生有分矣。汝當篤志念佛，自然水到渠成，功不唐捐，慎毋錯過。」至三月念五日，無疾坐脫，年七十一。

## 一五九、清湖州廣嚴庵尼妙成傳

妙成，湖州菰城何氏女。生有慧性，髫年即容止端莊，不同常兒。母故奉佛，每見母舉佛號，便合掌相和。年二十一，適同里王生，未半載，夫亡。翁亦信心念佛，顧家貧，成勤紡績，以供菽水。朝暮則誦華嚴、持佛號為常課，如是十餘年。後翁出家為僧，姑繼亡。成亦投本城北門外廣嚴庵為尼，旋受具戒。持守嚴恪，益專志誦經念佛，甘棲淡泊，絕意攀援。嘉慶十九年示微疾，語侍者曰：「吾生緣已盡，後三日當西去。若輩幸自努力修持，或有見期，勿忘吾言。」至第三日，正趺坐誦佛，忽舉首曰：「接引佛已到，吾行矣。」即瞑目而化，年四十七。

## 一六〇、清蘇州慈雲庵尼清月傳

清月，無錫人，居吳門慈雲庵。日誦彌陀經百遍、往生咒三百遍為常課，雖寒暑不怠。嘉慶丙子春，恭詣育王禮塔，朝覲舍利，跪而觀之，仰見鐘內涌出一珠，色若青金寶石，瑩淨明亮。或謂白色最勝，復稽首懇切，求示瑞相，越七晝夜。至第七日侵晨，焚香頂禮，胡跪合掌，一心諦觀。但見鐘內青光寶珠，如前而大，其青珠上，復綴一白珠，色若硨磲，大如荳。自謂：「『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經中佛說如是，決定無疑矣。」

又往天台山齋五百羅漢，自華頂拜經臺至上方廣曇華亭，隨路進香，途中默誦阿彌陀經「如是我聞，至皆是大阿羅漢，眾所知識」，忽於山罅中突出五六僧，衣服雜色如常人，逆走而來。將近前，月鞠躬合掌敬禮，舉首欲有所問。視之，已失所在，佇立四顧瞻望，乃見六僧在於高峰崖畔，騰空入雲林深處。於時同行香客十數人，皆無所見，惟清月一人目睹聖眾，由其一念精誠之所感也。

## 一六一、清秀州草庵尼道乾傳

道乾，字世禪，嘉禾雙溪陳氏女。年十七，出家於秀州之蘿庵，喜清淨自居。看古德機緣，遂發明向上志。圓具後，詣天台國清寺參寶林珍公，見時便問：「如何是大人相？」珍曰：「待汝除卻五障來，即向汝道。」乾曰：「與麼則瞞和尚去也。」珍曰：「汝那裏學得這虛頭來？」乾不覺汗流浹背，便禮拜。珍復問曰：「如何是大人相？」乾展兩手示之。珍公印可，旋授衣拂。乾既得旨，罷參，住南湖之草庵。庵破敗不堪，處之宴如也。操履真實，順逆一如，平居一字一禮，三轉華嚴，課大般若經數十部。由是道風遠著，施者雲集，次第建諸殿堂。其庵居偈曰：「學道殷勤年復年，從今不著有無邊。歸家莫便家中坐，好為人耕劫外田。」又於

庵中設念佛堂，晝夜魚聲不絕者，垂四十年。嘉慶二十五年冬，示微疾。十一月十一日，謂其徒曰：「吾明日寅時當去矣。」至時說偈曰：「八十八年，無貪無戀。歸去來兮，水清月現。」命眾同聲念佛，吉祥而逝。

## 一六二、清寧國蘭若庵尼傳

蘭若庵尼，失其名，姓陳，寧國郡西世家女。西禪寺僧某，未出家時聘為室，後某棄家為僧，尼亦出家於三乘庵，旋移居蘭若。日則隨眾苦作，夜則獨坐念佛，性甘淡泊。其兄時遺衣食，卒乃卻之曰：「我既出家，若常與在家昆季往還，仍如未出家矣。」後念佛坐化，時當酷暑，七日肉身不腐。

## 一六三、清華亭吉祥庵尼道悟傳（附・文信、見心、禪學傳）

道悟，字慧心，姓汪，松江華亭人。早喪父，寡兄弟，與祖母、母氏同居家，甚貧。守貞不字，已而投吉祥庵出家，旋詣地藏院受具戒，念佛精進。道光十三年六月，母氏念佛而逝。七月，祖母亦逝。悟於八月五日，請戒師道生和尚告曰：「大事了畢，吾欲西歸，懇置龕一具。」明日，邀眾念佛一天，以為助緣。是晚，香湯澡浴，及旦，集眾念佛一永日。至夜，告曰：「佛來接引矣。」跏趺而逝。文信，字芳本，姓劉。道光間住南海檀度庵，梵行清嚴，工山水，學石濤，極蒼莽之至。見心，毗陵人，居趙庵。善畫梅，人亦閒雅。禪學，毗陵人，亦居趙庵。性聰慧，善畫竹，喜吟咏。

## 一六四、清泰州姜堰觀音庵尼悟真傳（附・修淨傳）

悟真，泰州姜堰邵家巷人。歸陳氏，幼年早寡，族業蕭條，親舊亦復乏人，煢煢孑立，身世悽然。因而發憤曰：「家務煩重，必受牢籠之困；子孫眾多，徒增牛馬之勞。余今孤苦零丁，形單影隻，若以世情論之，未免堪哀；若以佛法論之，正是大幸。聞之古人，尚有割愛辭親，到處訪道尋師，以冀了脫生死大事者。余則無愛可割，無親可辭，不離本位，即是道場。又何苦效彼愚婦之行，終日作無益之悲感，而自戕其軀哉。」乃改家宅為庵號曰觀音，投師披剃，現愛道相。從此晨鐘夕梵，精修苦行，杜門卻掃，無罣無礙。久之，道聲傳播，感發人心。有袁氏女，向慕其志，為之歸

依，命名修淨。此後法門得伴，辦道愈勤。雖糲食粗衣，而自饒餘樂。積數十年熏修，檀信所貽甚厚，但終不肯積蓄，以長戒垢。盡傾其篋，為常住裝修殿宇，購置田產，使萬年香火，有所攸賴。晚年，續得廣如、文元諸孫曾輩相繼來依，皆能恪守清規，恢煌廟貌。州主李國瑞曾為垂示勒石，以資保護；更獎以匾額，用為尼眾之勸云。真示寂年月不詳。

## 一六五、清泰州泰山行宮尼福海傳（附・慧傳傳）

福海，字恆修，泰州姜堰張氏女。宿植德本，早脫塵凡，善於化導，閨閫靡然從風。足跡不止一境，所過皆成寶坊，前後凡興復十五伽藍，住州城泰山行宮尤久。初，行宮管理無人，荒廢不堪。及海受請司職，改造殿宇，添建群房，拂去几案之塵，重續長明之焰。宮中原有之田，僅伍拾畝零伍分，至此陸續感得善信朱成志、朱永年各施草荒田陸拾畝，朱蓋臣施田玖畝，朱曹氏施田拾玖畝。並於宮內開井一口，以利汲引。又置法器什物多件，凡利眾助道之具，可謂無所不備。晚以其家付徒慧傳接住，自則恬退靜修，歸心安養。州守李國瑞高其風範，題「悟徹修清」四字旌之。道光十五年三月十三日子時示寂，世壽六十六歲。歸依弟子多眾，悲夫津梁頓失，楷範猶存，思欲矜式將來，轉移後世，特命匠肖其像於祖堂。

## 一六六、清蘇州某庵尼量海傳

量海，名如德，以字行，蘇州人，住持某庵。多親知識，博通教乘，融合禪淨，接引方來。嘗於寧波育王塔前燃指供佛，發願弘深。見當時尼界不振，特致感慨，揮筆為警眾語一篇，披肝瀝膽，勉勵有加。其文曰：「華嚴以人中師子比佛，五十三善知識，獨一比丘尼，以師子為號。可知威神卓越，成就佛心，不以比丘尼而遂弱也。我等墮在僧數，毀形割愛，違親去里，為何事乎？實因『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一句，了然斷盡輪迴惡境而已。若為名利榮耀，稱心快樂，非出家之本志矣。今之出家人，一經剃落，便自高狂，不了自心，受人禮敬，如斯行止，難報四恩。徒入空門，將何憑恃？況乃人身難得，佛法難聞。已得已聞，又復錯過，袈裟下不明此事，苦無極矣！且今日大比丘僧還有諸方叢林，禪堂規策，堂頭長老，開示熏聞，雖自迷昧，漸得明通。我輩比丘尼眾，都無此也，終日喧喧，逐色隨聲，向外馳求，未嘗返省。為師不教，為徒不學，光陰可惜，剎那一生；荏苒人間，而無所益。夫女人出家，

當棄女人之習，發勝妙之種，尊重高僧。猛入佛法。心懺悔，念清涼，深發大悲心，全行解脫事，方得十方矜式，四眾環興。伏望諸賢，及早立志，己事未明，他事莫理，專心一處，不了不休。然此一事，人人本具，各各現成。所以心源未暢，逐境飄馳，實因終日在妄想影子裏作活計，不得真實受用也。無論念佛參禪，總要將我等歷劫以來愛習、愛種次第拔出，一時破盡，方有下手處。終日一行，習氣若發，自家斷之，還歸一行。一行功深於靜細中，照見種子，還以一行除之。一行有力，愛種自枯，即永絕眾生心累也。然一行不論禪淨，總是孤炯炯地，十二時中，更無一事。十二時中，常若有事，方是修也，斷不可一念涉入名聞利養也。所謂神尼，不待現通說法，但禪淨二宗，或單修一行，或並作一行。各人手眼隨力修之，親近善知識，思惟了義教，於一切法，心心平等。如是用功者，得力而省力，即神尼也。何以故？直截下手，未曾自欺也。師子搏虎用全力，師子搏兔用全力。有人問：用何等力？古人云：不欺之力。果能不欺，則十二時中，本光常住，勤修一行，頓顯本來矣。靈山會上，六十比丘尼未受成佛之記，龍女一出，大眾皆興。故六十比丘尼，近作法師，遠階佛位。然在師子一頻申，則已五十三位具足，尼不自弱，則法界本無遠近也。何不痛念出家時一場甘苦，猛就大法，學師子頻申，脫盡諸女人境界乎！清規束身，神明自遠，勿甘碌碌，是我真眷屬矣！」咸豐間，粵賊飆起，量海避兵，有惡疾。人曰：「既是大修行人，何故有此惡疾？」答曰：「此一一波羅蜜，非汝所知也。」臨終時，徹夜呼近事女姚古明之名。既卒，人以告古明，古明曰：「此時真喫緊念佛未遑，豈遑念余哉？」足徵其閒暇優逸也。所著影響集一卷，入續藏。

## 一六七、清寧波青蓮庵尼明恆傳

明恆，先為優婆夷，住寧波鄉之青蓮庵，專修淨土。因病，遂薙髮念淨土。堂未曾完工，病中每抱遺憾，有妙理法師者，示之曰：「世事未了有人替，汝生死事未了無人替。汝今宜放下，一心歸命矣。」又有式教大師者，亦時來警策，遂默受善誡，妄想芟除。一日，晨朝，忽謂大眾曰：「今日巳時可行。」或問曰：「巳時向那里行？」曰：「汝豈不知西行？」至巳刻，果安然坐化。

## 一六八、清黃安綠波庵尼人稀傳

人稀，黃安人，通文墨書翰。年二十餘而寡，苦節數年，事姑極孝。既削髮為尼，道念甚堅，募建綠波庵，朝夕誦經，時端身正

坐，如對佛天。即平居自檢，亦極嚴肅，規行矩步，不肯稍縱。以姑老，仍迎養庵中，並勸勤持佛號，作生西資糧，不可放失餘景，致成貽誤。咸豐間，粵賊至，肩負姑以逃。賊徧焚民居，庵竟不燬。亂定，行持愈切。姑先逝，料理喪葬後，無事不輕踰閫，人有叩訪者，應酬祇數言，多則不答。後年垂八十，始化。

## 一六九、清泰州曲塘報本庵尼素文傳

素文，名心一，以字行泰州曲塘裴氏女。在襁褓時，不食葷辛，父母鍾愛，因而一家茹素。年及笄，將納婿，文閉戶數日不出，父母難之，遂止。一日，屈膝合掌告父母曰：「女前身為僧，受汝供養，以情緣故，投生為女。今不願適人，放我出家。」其父永度因無嗣，唯一女，不忍捨，乃改宅為報本庵，文遂削髮為尼。既而，勸父母受戒，同修淨行。嘗聞寧波育王舍利靈應，與父母共詣鄮山，設供營齋，請塔令父觀之。見鐘內懸一珠，色如硨磲，大如荳。又令母觀之，見一物黑似炭，知為業障所結。文即於塔前然指，為母求懺。詰旦，復令觀之，乃見鐘內綴金珠一顆，大如梧子，旁綴一白珠如椒粒。文自見鐘內懸一珠，如水晶，大如彈丸，光明如鏡。旋至普陀梵音洞，瞻禮大士，又見好相。既歸，一意念佛。後其父臨終遺命火化，灰燼中獲舍利數十粒，其母尋亦念佛而逝。文善翰墨才高識遠，不泥近跡，常念女人多障，身縱出家，難光祖道。遂革庵為僧，收青年驅烏數人，督課甚嚴。既長，使之參學叢林，率皆成材而歸。將示寂，召諸僧謂曰：「勿圖我像，勿立我位，我愛道也。是庵既歸汝等，即以汝等為始。汝等能顧庵之名，各發勝心，多行利濟，則四恩總報，三有均資。能如是，我願已足，他何求焉？」言已而寂，時年八十九，同治某年二月初四日也。

## 一七〇、清武進大成庵尼青蓮傳

青蓮，武進西郊某姓婦。青年祝髮於大成庵，精修梵行，為遠近善信所欽敬。咸豐十年，賊陷常州，尼著袈裟禮佛，投入庵前池中。及賊至，則庵村悉成焦土。越數日，有汪、邵二公潛歸探視，見尼屍浮於池。二公仰其懿德清操，待夜深，出其屍，槀葬於庵之基。越十有六年，光緒改元，邑人唐駝之父恂之公棄世，駝母鄒恭人羅掘數十千購其葬所，乃當日大成庵基。村人欲賣地，偷將尼骨埋於所購之墳地內，堆一小塚。鄒恭人詳究由來，不惟不以為嫌，且頗生敬仰，每祭掃率駝兄弟兼祭尼墳。至光緒二十八年，鄒恭人

亦棄世，遂與恂之公合葬。而駝兄弟服職外方，二十餘年，未共祭掃。迨民國十年，駝兄辭官歸里，駝亦由滬回常，相偕祭掃，求尼墳而不得。問其地主，云：「以不便耕種，乃移於桑田中矣。」駝與其兄光盛議曰：「現尚知此尼之德，故有保護之念，若不設法，後難免夷墓暴骨之慘。況汪、邵二公冒險而偷葬，吾母率吾兄弟年年致祭。若置之不理，不但有愧於汪、邵二公，且大得罪於吾母。我等何可抱此遺憾？」乃擇吉移葬於其父母之塋。又為建一石塔，大書大成庵青蓮尼師之塔，題其後曰：「尼服袈裟殉難，其志行可想。特遷遺骨葬我父母塋內，唯願世人共相保護之。」駝之意：子孫或有遷徙及與斷絕，欲為久遠之計，非求世人保護不可。有以不合宜諫者，駝曰：「此尼乃佛門真修行僧，生為遠近所景仰。賊欲來而服袈裟以自溺，與古之仁人義士相去何遠？況吾父母素所欽佩，俾吾兄弟致祭，今葬我父母塋內，如請高僧於家供養，有何不可？又此尼具此懿德清操，或已超凡入聖，使吾父母常得親近，當可蒙其慈力，即得高超三界，託質九蓮。以故吾宗吾母之意，而樂為之。」駝又持衣鉤，徧求名人為之題讚，印光法師撰唐氏先塋附青蓮尼塔發隱，詳紀其事。

## 一七一、清高郵觀音庵尼本蓮傳（附・緒修傳）

本蓮，字理明，秦郵人，俗姓管。幼茹素，依小教場觀音庵緒修上人出家。及長，受戒於乾明寺。歸則佐師襄理庵務，性甚慈和，善忍辱，強憐兇惡，多受其感化。每日作務之餘，密持大悲咒、楞嚴咒心、彌陀聖號以為恆課，緒修極愛重之。時宛平紅螺山瑞安法師為州牧魏默深所信敬，促錫來郵，創建永清蓮社。修於六齋課畢，即入方丈問道，或移晷而後出。輕薄者造蜚語，謂與瑞公有染。修無以自明，對佛立誓曰：「我坐脫必以六月，露尸五日，必不腐臭。若不然者，我即有玷清規，非佛弟子。」後果於盛夏圓寂，坐尸五日，面目如生，酷暑蒸騰，毫無穢氣。五日中，瞻仰膜拜者恆數百人，無不嗟歎驚異，前疑盡釋。蓮自師寂後，益勵苦行，精進無間，省節餘貲，購室西屠肆，建佛堂七間，從此不聞半夜悲聲。蓮嘗在佛前發願，弟子逝後，願幻軀不腐，留勸後學。光緒八年八月二十日示寂，其徒奉龕三載，循例荼毘，舉火一晝夜，龕頂未焦，起視則端坐如生。遐邇爭瞻，靡不敬異，爰擬裝金以留聖蹟。時楚南陳清泰督水師駐秦，輸金倡首，州人丁逢辰襄葴是舉。工既竣，飾以木冠。城東有管嫗，素與蓮善，夢蓮苦冠壓首，乞易去。亟詣驗，果然。遂訂冬則紙冠，夏則科首。淮山孫硯畬撰碑誌之。

## 一七二、清昆明永樂庵尼清法傳

清法，字寶月，於昆明永樂庵披剃。自幼精持戒律，閉關拜華嚴經一部，一字一拜。晨昏扣鐘，利濟幽冥，五易寒暑，中宵不輟。晚歲專修淨土，臨寂誦佛坐化，咸豐元年也，世壽七十三。

## 一七三、清長沙鐵艫寺靈一傳

靈一，長沙吳氏女，幼有善念，不食腥血。年二十一，剃髮於縣中鐵艫寺，未幾，受具於南嶽祝聖。精持律行，日誦金剛、彌陀諸經，晚禮佛百拜，誦佛萬聲，以為常課。至光緒二十七年辛丑，自知日至，如期坐化。末後一偈，有「直往西天九品蓮」之句。

續比丘尼傳卷五（終）

民國・京口夾山沙門震華編述

## 一七四、民國揚州福興庵尼信道傳

信道，字真培，金山青權禪師之母也。俗姓張氏，江都人，歸同邑丁溝闕公宏能為篧室，生三子。青年喪夫，矢志守節，專精念佛，雅尚清修，怵火宅之焚如，躭清涼之解渴。始於宣統二年金山秉受五戒，旋於本州福興庵依心誠禪師披薙出家。民國甲寅，於本州福緣寺受具足戒，淨行高潔，律儀維嫻。朝鐘夕梵，指清泰以為期；坐誦行思，悟心土之不二。屢感彌陀金容炳煥，立於屋脊，三聖儼然。又於清夜見圓光如月，從空而下，直投於懷。道心身歡悅，如灌醍醐，眠食輕安，永斷煩惱。自壯至老，數十餘年，如群流之赴海，隨曲折以無迴；若眾木之含春，吐芬芳而競秀。不由策進，自然無怠無荒；用之彌勤，豈曰以冬以夏！民國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於福興庵無疾而終，享年八十有三。青權禪師躬睹裝殮，遵制荼毘。火燄騰空，祥光四溢，凡軀脫落，德性周圓。火滅，收取靈骨，得舍利三枚，光潤活潑，恣態如生。九華松月上人為作碑銘曰：「巍巍禪師，含辛茹苦；志篤樂邦，精誠孔聚。感佛金容，光森梁柱；滿月墮懷，瑞相斯睹。厲行綺歲，慶快暮年；悟徹心土，去若安禪。體輕如蛻，火迸祥煙；舍利不壞，至固極堅。信為道源，惟功德母；三草二木，以生以茂。法雨既沾，隨根普受；七覺花開，八支果阜。無土不育，難長菩提；有信斯就，如取如攜。諸佛薩海，心想能齊；是心是佛，心作有稽。敢告後來，以師為法；精誠既遒，罔怠以怯。功不唐捐，薰修淨業；能見實相，超塵點劫。」

## 一七五、民國宛平某庵尼如智傳

如智，號禮泉，姓王，京兆宛平人。秉性貞靜，幼不茹葷，喜聞經聲佛號。見從姊出家，住山苦節修行，則思齊念生。父母篤愛，故不敢言，但常隨姊山居，負薪汲水，蔬食菜根，自若也。十八歲，染疾垂危，醫藥罔效，氣息奄奄，昏迷中唯呼剃髮求戒，別無所言。父母痛女心切，遂遙向佛前允許，病乃漸痊。二十一歲，與姊同師保定老和尚祝髮，是年冬求戒，禮懺習律，惟謹惟勤，體不勝勞，宿疾復發。病中勉受十支淨戒，戒師憐之，命回寺調養，以便癒後受具。及回寺，病革已不可治，然念佛不輟。一日，忽開

眼，望空合掌，高聲稱觀世音菩薩三聲，作三禮拜狀，溘然而逝。殮訖，越五日，戒師送衣鉢至，父母將所與衣搭在身上。啟棺視之，則翻身吉祥而臥，面色如生，頂尚溫暖，咸知為生西明證，時民國八年十一月十七日也。

## 一七六、民國興化金善庵尼杲峰傳（附・智明傳）

杲峰，字雲慧，鹽城房氏女。父啟明，營米為業。性純靜好善，聞先輩傳說：污穢字紙，第一折福，因此凡見棄紙於地而有字者，必拾而化之。峰幼隨父至興化，寄居西門三聖庵，從師走讀，通曉文理。因身在庵宇，常聽有道高德談論佛乘，心大好之，遂蓄意清修，不願適人。後為某高第聘去教讀子女，終非其志，辭往金善庵，一心辦道，間為諸沙彌尼講授典章，文譽翕然。居數載，感於庵中屋宇疏漏，乃捐貲獨建中廳三間。峰具法眼，善於鑑別根器，臧否人物，皆得其當。民國八年秋，嘗以租事至唐港，見震華方十一歲。與語，大加歎賞。時華早失怙恃，依兄嫂力田，處境甚苦。當承導以佛法，亟攜至城，擇邑中名剎曰圓通者，送往出家，由是得遇栽培，層層上進，乃至得浴大藏教海，身心受潤。飲水思源，莫非最初獎拔，汲引之所惠也。民國十年三月三十日，峰以疾委蛻遺命，削髮受具戒，世壽六十五歲。華時薙度後二年，附熟讀書，聞之，悲戀不已，如失慈母，恨未有以圖報。庵主智明在旁勉曰：「汝不必哀慕，若能立志做人，將來造成法器，是則峰公之所望也。」

智明，字真修，為建庵第一代。興化周氏女，年及笄，守貞不字，依幻明上人出家，受具足戒於安豐觀音閣。邑之鸚鵡橋南，有金氏隙地數畝，施與建庵，本印度祇園之意，名曰金善。日事禮誦，精進逾恆，拜大方廣佛華嚴經全部，一字一禮，凡轉頭六週，足跡深陷寸許，見者驚歎。經完之後，恆持觀音名號，每日亦必數百拜。課餘不作多言，惟勸人為善，則必苦口叮嚀，娓娓不倦。終其身納衣草履，淡澹明志。民國十五年三月三十日示寂，世壽七十七歲。

## 一七七、民國台州某庵尼如覺傳

如覺，姓許，台州人。有兄三姊一，其次三。二兄俱出家，覺與姊亦慕之，遂於清光緒十一年正月十五日同時披剃，時姊年二十二，而覺乃二十。具戒後，姊妹二人同閉關三年。又偕往各名山進香，一年歸，復同閉關九年。出關後，修持益篤，每日必禮佛千

拜，誦佛號無算。見人即勸以念佛，謂多念一句佛，即少說一句話，少生一惡念。徒眾經其感化訓誨，均修持甚力。民國壬戌六月三日，早課畢，忽覺胸腹漲悶。徒眾急以痧藥進，無效，次日已小癒，仍起課誦如常時。飯罷，驟發寒，乃蒙被臥，終不出汗。六日，已乏甚，惟神志甚清，召徒至榻前念佛。至傍晚，目漸瞑，手足亦冰。因徒眾號泣，復張目微笑，語眾曰：「生何喜？死何悲？汝曹何泣為哉？我今去後，汝曹相處，宜愈和好，修持愈勿懈。生死事大，時光有限，萬勿自誤。汝曹既已以女子身，現尼僧相，得尼僧名，不可謂非殊勝因緣、無量幸福。務須時時惕勵，保此比丘尼人格，做一箇有名有實的尼僧。」語畢，遂寂然長往，狀極安祥，頂門至次午猶熱。世壽五十七，戒臘三十八。

## 一七八、民國台州某庵尼蓮貞傳

蓮貞，丹徒趙氏女。幼與其表兄某同學，因相愛，且私訂婚焉。表兄早喪父母，家貧，因育於趙氏。貞之父母素重利，以其貧，頗不齒。及知其女私以身相許，怒而逐之。某悲憤交併，遂就薙髮匠將辮髮薙除，包以紙，附以書，丐婢投之貞，己即投金山寺剃度為僧。貞得書并髮，欣然曰：「彼不我負，我安可負彼？我本擬一死以謝彼，今彼既為僧，我亦知所處矣！」乃宵遁，輾轉至台州某庵，投圓信比丘尼座下，堅請祝髮。圓師憐而許之，遂於光緒二十五年八月二十日為貞剃度，時年十有七也。貞既現尼相，修持勤篤，日必誦阿彌陀經四十徧，佛號數萬聲，雖病亦不間斷。受戒後，始返里省親，父母喜，強其蓄髮還俗，貞誓死不從。居一月，仍還庵，自是修持愈謹。民國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晚，燒地藏香畢，忽覺頭痛，便就寢。晨興，其徒悅禪以粥進，貞曰：「無須，可為我備水沐浴。」浴罷復剃髮，及取新淨衣與袈裟等來披著妥。當時眾聞訊咸至，貞合掌向圓師點首者三，曰：「師！我去矣。」復向眾點首告別。言訖，遂瞑目長逝，時壬戌八月朔日下午三時也。春秋四十，僧臘二十四。

## 一七九、民國蘇州青蓮庵尼了定傳（附・德惠傳）

了定，皖之崔氏女，幼隨父游宦吳中。適黃氏，以有涉嫌疑事，大歸。父方正而嚴，將處死，母私縱之。定既離家，茫無所歸，途遇青蓮庵德惠比丘尼，忽大感悟。遂尾行之，及抵庵，涕泣以前事白德師，堅請出家。德師憐而留之，初不為祝髮，居庵數月，功課已熟習，屢請德師求披剃。德師鑑其誠，且以美貌年青，

若不剃度，常居庵中，殊多不便。因剃度，使成正式尼相，為取法名了定。以姿容白皙，乃自曬使黑，以期毀容，而謹行止。受戒後，閉關三年。在關中，於壁上貼大紙二：其一曰：「汝是什麼人？」答曰：「我是一箇尼僧。」其一曰：「做尼僧應該怎樣？」答曰：「做尼僧應息妄念佛。」每生妄念及念佛疲倦時，便讀此二紙，心既大定，念佛愈有精神。

德師甚重之，謂人誰無過，過而能改，斯為無過。又謂：「人人能如此立志，天下無一不好的僧尼。」蓋少年男女出家，初時難免不生妄念，但能自己設法制止，加以警勵，日久妄念自止。妄念止，破戒壞法之事，自不會發生，修學亦自然勤奮。而定則曰：「若天下為師者，人人能如師之善於訓誨感導，則無論何人出家，亦必能持戒修行。故世之破戒毀法者，半為師者之過。」定待遇諸徒，恩德有加，師徒之間，如母女焉。定晚年專修淨土，於民國壬戌十月二十九日，無疾示寂，頗多瑞相。世壽七十六，戒臘五十六。

## 一八〇、民國鎮江雨華庵尼素密傳（附・素浩、證行）

素密，字定佛，香山陳氏女。五妹素浩，字演開；七妹證行，字慈修，並稟信根，相偕入道。密幼有至性，好習宗教。有八方某師，日以其說進，條示運氣諸法使鍊之。密固聰穎，稍聞即解，依解而行，髣髴有所得。更以之傳人，人頗受其化。光緒三十二年，持其道至日本，徧游各埠。見佛教在彼國極盛，若英美之崇奉耶穌無異，因止鎌倉回春院，讀誦經書，參究禪旨。

時訪圓覺、建長諸寺僧，審知佛法精義，至高無上，悔前所習，為世間唾餘，盡行捨棄，頓萌祝髮之念。宣統元年回國，首朝南海，感得異境。即於上清涼禮霧山長老為師，請賜法名，往金陵千華律院，乞受具足大戒。期滿，下山，欲擇靜室修持。至鎮江，得雨華、圓通二庵，招素、浩證行分居之。修般舟三昧一期，精苦卓越，感發人心。提倡十聲念佛，其法簡便易行，人多奉其教。民國二年，二次光復，鎮地騷動，密遂再往日本，宏通佛乘。已聞證行死，親回料理葬事。九年，移居香港鳳凰山，建楞嚴壇。十一年，至南京，請棲霞山戒師若舜和尚蒞港。於十一月十三日，假民園主持佛七道場，士女環集，每日激增，最多達四五千人。聞法生信，紛求皈依，乃至不捨法緣，懇乞展期三日。時港地久乏聞薰，是舉實開風氣之先。而若公適繼乃師宗仰上人遺志，重建棲霞堂塔，願輪雖運於內，緣會未集於外。至此得密為之護持，在港建立鹿野苑，宏施法雨，廣攝群機，十餘年間，而棲霞山林，藻繪如

新，法相莊嚴、圓滿成就。迹其檀施之來，多源於此，密實與有力焉。十四年，密養靜庾嶺，六月初七日，遂示寂，壽五十二，骨灰賚回棲霞安葬。

## 一八一、民國彭澤淨土庵尼果仁傳

果仁，彭澤陶氏女，適宗姓。清光緒丙午年，出家於邑之淨土庵，禮聖宗為師。民國元年落髮，初習導引術。庚申春，劉契淨居士等設佛學會於庵內，因得聞念佛求生淨土之簡妙法門，頓發信心，盡棄其前盲修瞎煉之外道法，而孜孜念佛。更習金剛經、彌陀經、大悲咒，分為早晚功課。甲子冬，微患痰疾。其徒常參於臘月八日，夢見童子四人，前執幢旛，後四人扛轎一乘，云「來接當家師往西方」。乙丑四月二十日，仁自夢一僧，左手捧蓮華鉢，右手下垂過膝，謂之曰：「汝當於六月五日登蓮座。」明日，以告常參，旋取鑰匙等付之，囑云：「我得生西，親承佛誨，至慰。汝好好侍奉師公，撐持法門，謹守皈戒，念經禮佛，如我在世無異，不可妄為。」臨終前七日，更令徒向山下人家告別。

契淨居士因其未受大戒，請城隍廟比丘悟道為說三壇戒法，及製衣具。六月初三夜，常參復夢一僧身長丈餘，披紅袈裟，胸前斜挂帶一條，上書「南無西方接引阿彌陀佛」，首戴蓮華瓣帽，帽頂現白蓮一朵，一佛趺坐其上，口稱「請當家師同去」。後二日，即仁預告西歸之期，悟道、契淨等均來助念。午飯後，仁謂眾曰：「天氣太熱，請各回家洗浴，我戌時去。浴罷再來，未晚也。」眾果散去，屆時至，見仁趺坐念佛數聲而寂。翌日，入龕，貌如生。遺命散骨灰於路，結眾生緣。

## 一八二、民國南通大悲庵尼大悟傳

大悟，字法林，姓袁，江蘇南通人。幼許邵，未嫁，夫卒，誓不再適。投縣西大悲庵為尼，立志念佛，求生淨土。常云：「佛法之大，唯淨土為契機。拜經、坐香等、乃助消業障、俾易成就淨業耳。」出家後，力任苦行，汲舂炊爨，取給一己；晨夕淨課，日愈虔謹。初薙染時，年二十二，夫家執世見，百計阻之。悟志堅，卒成所願。庵荒敗，募修嚴飾，闢佛堂，營蔬圃，資眾清修。見人有苦，隨為說法，常有感動。晚年，因色力漸退，急朝普陀、九華，頗感瑞相。民國十六年二月，示微疾，病中書偈云：「世間萬緣都放下，唯有念佛是真心。一念超出娑婆苦，貪瞋癡愛都除盡。寸絲不挂光明臺，參透法身脫苦輪。得滿極樂清淨願，再入娑婆度眾

生。」至十八日，見佛垂光接引，安然化去，世壽七十三。至二十八闍維，得舍利五粒。

## 一八三、民國彭澤淨土庵尼聖道傳

聖道，彭澤宗氏女，適陶姓。清光緒三十二年，出家於本邑淨土庵。民國九年，劉契淨居士創辦佛學會於庵內，道乃一意念佛，求生淨土。十五年八月間，夢一人來庵，向之合掌云：「將接往西方。」給書一函，囑勿遺失。十月間，夢朝南海，舟行數日，水盡登山。見嶺旁一媼，兩手徧現眼目，光爍爍如電。道問：「此何處？」曰：「靈山。」道乃脫帽下拜，媼讚云：「汝念佛虔誠，我將帶汝生西，今且歸。」手引之起。瞿然覺，則帽脫在枕畔矣。翌日，即告徒孫常參，謂：「吾於明正十三日去。」囑以後事甚悉。臘月除夕，常參夢道上殿禮佛，禮畢，言：「我去矣。」而庵外人聲鼎沸，稱來迎老和尚。至丁卯正月十三，早課畢，謂常參曰：「今日有佛事，宜早作炊。」自入房，印往生紙錢。午供後用膳將竟，手忽寒縮，云：「要走。」手中飯盌忽旋轉上騰，如花形，升至一人身之高。道笑曰：「好看哉！」約一刻鐘，盌始降於坐前熏籠梁上，端正而住，盌內之飯未出顆粒，誠不可思議。至未時，果安詳而逝。

## 一八四、民國東臺蓮華庵尼印根傳

印根，字慧濟，東臺丁氏女。幼讀書知禮，父母深愛之。及笄，適高氏，舉一子。因遭回祿，災及夫身，未幾，子亦亡。印根自計曰：「天豈欲助吾道，故示此以去情縛乎？果如此，吾又何尤？」遂屏棄俗緣，歸投佛法，入本邑蓮華庵清修。時庵中殿宇殘破，椽桷欲脫，草逕荒階，等無人境。有妙善、妙守二師，及善女五六人，寄庵修行，各自炊食，無有主持，望去滿眼煙塵，為狀極苦。印根歎曰：「此庵雖苦，而道甚富；他庵雖富，其道不如。吾今為道而來，其境良宜。」乃依妙善為弟子，時年方二十一。既入庵後，粗衣糲食，同眾甘苦，俗氏所有資給，飲食則與眾同餐；錢財則密蓄一處，為續置庵產，修理殿宇之需。撤分爨之制，統歸一人供養，運土木、購磚瓦，庵日漸次修復。閱五年，投京口焦山求受居家五戒，親聞法要，道念益堅，以尊敬善知識，救濟窮苦為事。年三十六，始薙髮，至南京寶華山，受具足大戒。戒事圓滿，回經鎮江超岸寺，參圓覺禪師，得付正法。茲後於佛法，益漸清明，研究經論，自能開解。遠近僧俗，每有執經問難者，皆隨所能

而為之解。凡事關佛教，無不竭力而為，遂為東邑尼僧之領袖。至年四十七，自歎光陰易邁，雖外結善緣，而己躬下事，還未理著。即於本庵禁足閉關，院務財物，悉付師兄印慈代理。自則謝絕一切，專辦生死。其志強於身，常數日不食，而功課決不稍懈，乃至昏倒於地，起時猶自刻責不已。民國十八年己巳四月中旬，忽示疾。於三日前分付後事，一一分明，遺囑喪事宜從簡樸，勿尚俗情。於二十三日卯時，念佛聲中，安然而逝。

## 一八五、民國南京慧月居尼宏源傳（附・能開、學如傳）

宏源，字性亮，剃度於南京慧月居，發心甚早。平生喜念佛，勤禮拜，敬師處眾，一一平和誠懇。寡言語，攝身嚴，待人厚，自奉薄。上殿念佛，領導大眾，爭先恐後，朝斯夕斯，寒暑不輟，數十年如一日。民國十九年庚午秋患病，延醫調理，未能奏效。臥床數月，形容枯瘦，身體浮腫，飲食漸減。問病者至，但點頭，不多語，祇管加緊念佛。不進飲食已多日，仍念佛不休，臨終前數日，嘗親見阿彌陀佛數次，更聞異香滿室，并蓮華現於牀前。氣息奄奄時，舌根尚能微動，隨魚磬聲念佛。於冬月二十八日，正念分明而逝。

能開，江北鹽城山東會館內天后宮住持，生平以清規律己。慕師公學如一生修持淨業，寂後荼毗，得舍利三顆，及碧色寶劍二枝。由是熏修益勤，看經有省。民國二十年辛未秋，夢文殊菩薩示以逝期，遂集眾念佛坐化。寂後頂上暖氣如煙，尚有聲音。

## 一八六、民國江寧天印庵尼圓音傳

圓音，石埭人，楊仁山居士次女也。生於佛化家庭，有鹿門遺風。稟性敏慧，十四歲能誦短部經，長齋奉佛，翹心淨土。稍長，每欲薙染，藉專歸向，一時未果所願。二十一，適有維揚之行，因緣發現，逕投圓覺精舍，乞磚橋法藏寺妙空長老俯賜法名，而剃度焉。旋受具足戒於京口焦山，歸里，嚴持戒範，止住寶坊。祖母眷念情深，不忍遠離，特於住宅另闢淨室，供其禮誦。音日常研究教典，刺血書彌陀經、普門品、佛遺教經各一卷，以資上報下濟。又精繪佛菩薩聖像，分散遠近供養。光緒二十五年，覓得金陵城內基地一方，建立梵剎，標額天印。雖曰朝暮自修，實欲與仁老所創之金陵刻經處相近，以便較閱經籍，分擔弘化之責也。

庵成之後，每屆結夏安居，敬禮華嚴、法華諸經，自課極嚴，了無倦態。宣統三年秋，仁老卒，音哀慟之餘，誓畢刻經之願，挺

身負責，冒難乘危。曾作募刻全藏緣起二千餘言，辭旨懇切，感發人心。經其手點刊之書，有西方發願文註、集諸經禮懺儀、十不二門文心解、大日經疏義釋、維摩天台疏等。民國十九年九月初二日，無疾而終，壽六十有五。

## 一八七、民國安慶靜室庵尼德成傳

德成，姓方，安慶富紳習之公之女。九歲，投本城靜室庵出家。二十五歲，受具戒。生平和靄待人，戒律嚴身，尤以禮拜持誦為事。早年，專誦金剛經；中年後則禮拜華嚴、法華各大乘經；晚年；轉而念佛。一生精進修持，晝夜翹勤，寒暑無間，數十年如一日。兼好隨喜作諸功德，尤能提倡佛法，捐款興學，并建蓮社。領女眾念佛，復常請法師講經，或延居士演說佛理。故安慶一隅，佛法由衰而興，得成之力為多。民國二十一年春，掩關三七日，專誠念佛，淨境中見「我悲常寂」四字，并聞佛呼其名，告以往生時日。出關，即囑眾為之預辦後事，至六月，果圓寂。荼毗獲舍利數粒，長圓各異，有一粒長約半寸，五色璀璨，觀者皆歎希有。世壽六十五，戒臘四十一。

## 一八八、民國南匯淨心庵尼淨船傳（附・淨願、華慧、蓮道、蓮勝、華根、華廣傳）

淨船，南匯虞氏女。與尹氏女淨願為異姓姊妹，同志學佛，深信佛法有益人生，誓欲出家以專其業。立願奇切，一再拒婚，意不可回，父母不忍奪其志，乃聽二女同時剃度於縣之泥城淨心庵，時為光緒二十年後事也。兩師體素弱多病，出家以後，乃日健康，至年七十許，猶步履如常。南匯尼眾殊少，婦女對三寶亦罕認識，自船、願二師相偕現比丘尼相，一時欽道慕德，聞風興起。而發大心，相從出家者日盛。船等以慈悲方便，度人為懷，凡求度者，苟心真願切，無不樂成其志，為之薙染。而於皈依弟子中之有機緣出家者，尤時時力加勸勉，以故四十餘年來，幾無歲無善女人相從落髮現尼相，多時年且達二三十人。尼既日眾，淨心雖大，亦漸不能容，於是乃分居三聖、三昧、大悲、福緣、蓮華等庵，各住尼十餘人、乃至數十人不等。蓋舉凡南匯，及其比鄰之奉、川兩縣，各庵所有之比丘尼，幾無一非船、願二師之剃度弟子與徒孫。會合已圓寂者計之，當有五百人之多，洵屬希有事也。

觀音庵者，亦為淨心分支之一，以其中之尼多同胞姊妹，故亦稱姊妹庵。庵在南匯城內之西門，住持華慧比丘尼，為淨船之徒

孫。華慧，潘氏女，姊妹四人，慧居長。極賢孝敬淑，家中自祖父母以下，咸奉佛甚虔。其姨母蓮道比丘尼，與蓮勝比丘尼未出家時即友善。蓮勝為胡氏女，知書能文，幼許字，嫁有日矣。而勝信佛彌篤，堅不願從，力求為尼。父母不許，勝即自將髮髻翦落，親知不能強。乃設法解除婚約，任其入庵削染。蓮道見其事，大為所感，不久，亦即走從淨船落髮為尼。華慧年十五，即依蓮道受三皈時學經咒，每至庵，輒欣羨為尼之樂，依依不忍去。一日，庵中又有二善女人剃度，華慧見而心慕不已，曰：「若得如此，則此生之願足矣！」歸即請於雙親，親曰：「人各有志，焉能相強？汝願為尼，亦無不可，但須遲數載，俟爾弟妹長成後方可披薙。」華慧由是持長齋，侍親撫弟妹，佐治家政之暇，輒靜坐念佛。至二十一，始獲蒙親許，如願落髮於淨心庵，時民國三年十一月十六日也。明年，受具，旋從蓮道住觀音庵。年餘，蓮道仍返淨心，而以觀音庵付慧主之。

未幾，慧之次妹亦從其姨母蓮道薙為尼，法名華根。及幼妹華廣、華穩長成，亦樂願為尼，偕兩姊同修。其父母見長、次二女出家後清靜安適，一切勝善，對幼女請許披薙，即亦欣然允可。廣、穩二師本雙生，乃於民國十年觀音誕日，同時由慧、根兩姊親為薙髮現尼相，而慧、根、廣、穩四師在俗時之閨友。華桂、華緣、華遇、華明、華通、華輪、華俊，及表妹華高、華妙諸師，亦先後因華慧姊妹之感化熏陶，相繼落髮為尼。高、妙二師亦同胞姊妹，俗姓張，為其剃度師蓮道尼之胞姪女，剃髮時姊廿三而妹十八。經云：「佛種從緣起」，不其然乎？華慧所度弟子亦已達十數人，其中同胞姊妹出家者，有從能、從賢，乃王氏女。能先皈依於慧，至年廿九，始發心出家，其妹賢堅請從，乃於民國十六年二月初八日相偕披薙。又有從儒、從光，乃吳氏女，先世業醫，從儒先二年剃度，其妹則於民國十八年四月初八日落髮，時年二十二。華慧有二姪女，亦依之為尼，又自幼出家者三，則皆其母與華慧友善，而捨女入庵為其徒者。慧嘗曰：「吾人既以殊勝因緣，萬千之幸，得度出家。應深憫未得度之苦海眾生，盡心力以濟拔，方是我佛慈悲方便之道。若能感之以誠，化之以德，加之以教誨勸導，則人非木石。雖極不肖之女子，一朝落髮為尼，亦未嘗不能堅其心志。使其潛移默化，奮勉懺悔。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慧性極慈和，遇諸徒若親女，庵中清規整肅。六時行道，一入其中，頓滌煩慮。師徒兄弟之間，旨趣相投，志同道合。無親疏，無恩怨，無吝妬，無偽謙，無猜疑，無嫉忌，無爭競，共學共作，相敬相親，互勉互助，各見以誠。怡怡然，融融然，勝於家庭骨肉。離俗清修之樂，誠非塵世濁惡所可比也。

## 一八九、民國江都德勝庵尼心忠傳

心忠，江都人，俗姓杜氏，秉性淑慎。年十六，即持觀音齋，常誦佛號。年十九，歸吳氏，遇上下以禮，閨以內翕如也。生一子出家，即祥瑞法師是。祥瑞受其幃訓，信解行持，為人所難。嘗步禮五臺，兩行般舟三昧，顏大使惠慶趙內部長戴文、杜中委虙皆與結林下交。奉梵網、孝名為戒之條，每逾時必旋里省覲。心忠年三十五，獲親善知識，受三皈五戒。昕夕持誦，而出塵之念日益切。越三年，竟投長生寺性蓮和尚座下薙染。當以該寺兵燹之餘，屋宇半就傾圮，乃發心募化，城鄉奔走，不以為疲。日以七萬佛號為恆課，且行且念觀感，而信佛者頗不乏人。民國三年，募秦郵楊姓獨建關房六座，行僧得以潛修，於是長生寺道風播於遐邇。又募大殿及念佛堂，閱時三載，相繼竣工。自此莊嚴輪奐，寺貌重新，遠近咸以微忠之力，必不及此。民國八年，朝五臺山南歸，覓得破庵名德勝，稍加修葺，足以清修。忠以溽暑募緣，深受暑毒，致頭部生瘡，人皆以為患，忠獨淡然處之。民國二十年，病益劇，雖極痛苦，猶聞彌陀佛聲、觀音菩薩聲間錯，而念念至純熟，密密綿綿。遽然醒來，其痛忽止，感應有如此者。忠自奉甚薄，嘗稱馬祖「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遺風，故瑣屑雜務，必躬為之。居庵之後，除念佛恆課外，又每日加誦金剛經若干卷，及早、晚課，歷十數年如一日。

二十三年夏，祥瑞宏法於川，忠忽染疾，人欲函招祥瑞歸侍湯藥，忠弗許。曰：「弘法事大，侍疾事小。」竟止之。秋八月十七日，往城內護法家有所接洽，歸來即感不適，人欲延醫診治。忠曰：「吾於昨日夢佛船載五人，兼欲載余，余報緣殆將盡矣！可請人念佛，助余往生。」越二日，疾大漸，諸人念佛以一其心，晚遂吉祥而逝，時年七十餘矣。祥瑞聞，電遄歸，為之闍維，盡禮。太虛法師等，皆為文述其事。

## 一九〇、民國某縣圓覺庵尼印心傳（附・慧修、福修、印全、印微、緣修、恆修傳）

印心，劉仲華居士之胞姊。年十七，適費觀察之次子，越三載，生女慧修。是歲冬，夫病逝，乃嗣幼姪為子，守節撫孤。其翁姑以心母女剋夫剋父為不祥，皆深疾視，妯娌小姑復從而欺凌之。心含辛茹苦，忍受無怨言。及嗣子長成，竟不肖，媳尤悍，心稍加訓斥，即怒目反唇。乃歎曰：「有子若是，不如無子！予本無子而必以人子為子，本自尋煩惱。」既心冷望絕，癡夢頓覺，遂毅然攜

女慧修、婢福修，同投圓覺庵披薙出家，求懺悔、了生死。迨其家屬知之，則母、女主婢三人，已俱現尼相，時心年三十五。明春，受具戒，即發願閉關，究閱法華、楞嚴、圓覺諸經。圓滿後，率慧、福二師歷朝四大名山，旋遊杭，禮雲棲蓮池大師塔。歸後，始日誦淨土諸經，晝夜念佛，專志淨土。

宣統二年，其師示寂，遺命令心繼席。初，庵中落髮、帶髮各聽自便，十一人中帶髮者五。自心主庵事，即時時以薙落之殊勝意義與利益勸告蓄髮諸人，於是印全、師首發心剃落。後月餘，印微師繼之。越三月，緣修、恆修二師又繼之。最後，印月師遂亦決心削染。及全體均落髮，心乃重整庵規，以後凡願入庵修行者，必須遵佛制如法剃度。並規定早晚課誦外，每日必齊集念佛三次，每次兩炷香。每年打佛七四次，在七期中念佛，日以十四炷香為度。心性仁慈公正，能遇人以恩，化人以德，故有所告誡，庵眾無不服。尤好行方便濟人急，庵東數百步，有寒士孫居士妻死，無以殮，將鬻其女。女年二八，甚端麗，富商某擬以巨金聘為小星。心聞之，立以百五十金贈孫居士，勸勿鬻女。女有慧根，感心恩，自請於心，願為徒，其父亦懇心收錄，俾得無累。心遂欣然為女薙髮，名曰樂修。乃父視女落髮後，即出家為僧。心善化度接引弟子，凡數十人，自課日以彌陀經七卷、往生咒二百十徧，佛號萬聲為定則。數十年中，雖病時亦不稍減，日中有事，則於深夜補足之。五十後，年必禁足三次，每次七日。於此期中，日食一餐，不倒單，不放參，日夜禮拜作觀，加行修持，求生淨土，而以功德回向眾生，願一切俱得度脫。

民國二十四年正月初，忽集眾尼而訓之曰：「爾等幸得人身、聞佛法，更幸而得度為尼作佛子，實為難遇之緣，希有之福，無上之榮。務須時時警策，保持出家人本分，嚴守戒規，力求精進，西方即在現前。望各好自為之，勤修勿懈。師徒兄弟之間，更須相見以誠，自處以忍，互勉以法，毋得懷私立異，分彼此、生厚薄、判親疏、論多寡，致啟爭競，為世俗譏，貽佛門羞。至囑！至囑！」言訖，朗聲念佛，眾尼和之。至翌晨，福修以粥進，心微搖首，仍默念佛號。至晚十時半，口不動而面仍含笑，慧修以手試之，息已止而體仍溫，眾始信心功行之深，為不可及。世壽七十六，臘四十一。荼毗時，燄發青蓮，異香四散，遠近見聞者罔不讚歎欽仰，痛自策勵。有章、賀二女士，且因心生西之奇瑞，而感發大心，亦來庵投慧修出家焉。

## 一九一、民國無錫普渡庵尼定雲傳（附・智能、定華傳）

定雲，丹陽江氏女，為定華尼之胞妹。華初生時，頂心腦後現有青記二，大如錢許；而雲則兩鬢各有一硃砂記，故其親名華曰雙青，名雲曰雙紅。雲年六歲，為匪以迷藥誘拐，展轉鬻為江陰吳氏婢，改名彩雲。性穎敏，頗得主人歡。稍長，念父母不置而家居何處，及父之名，胥不復省憶。其主固信佛，於淨室中供奉觀音，雲因發願持長齋，日禮大士，默求垂佑，得與二老相見。早晚必侍夫人誦普門品、大悲咒及菩薩名號，寒暑十更，志行不稍懈。夫人屢欲遣嫁，雲輒涕泣堅辭。年廿二，其主人吳居士患病甚苦，困頓牀褥逾半載，吳夫人聞無錫鄉間普渡庵大士最靈，因買舟率二女及雲前往求禱。先問住持尼智能師以所需，智能世家女，幼以多病出家，素具道行，不重財物。時適有一剃度弟子新示寂，因笑曰：「小庵略有薄產，出家人衣食粗足，更何所需？所缺者實惟徒耳。」夫人應曰：「外子病若起，當捨一小女於寶庵為尼。」遂許願而去。閱數旬大瘥，夫人乃詢兩女，孰願為父了願，兩女默然。夫人慍，雲獨趨前請曰：「婢子無知，願代小姐剃度，為夫人完此宏願。」夫人且喜且憐，慰之曰，爾志誠可嘉，但此乃大事，關係一生，宜三思而行，勿視為兒戲。雲曰：「薙髮披緇，婢自願之，誓不更變轉。原擬再侍夫人三五年然後請，今幸得此良機，實婢之萬幸，乞俯準毋慮。」夫人喜，即認雲為義女，函知智能師。會施主某新介紹一零丁孤苦之信佛小女，來廟出家，法名定寶，已擇定阿彌陀佛聖誕為落髮。智能師得書，因即請夫人速送雲來庵，俾與定寶同時剃度，免另擇日。夫人乃於先兩日陪雲趕赴庵中，

先是，雲之姊定華，奉父母命，十八歸莫氏，伉儷甚篤。婿有肺疾，婚後病日劇，卒不起；彌留之際，問華作何計？華謂當相從地下，其夫力阻，謂：「爾雙親俱存，烏可出此？且以身殉節，於我無益？守則非一朝一夕之事，為安全計，不若削髮入空門，學佛自懺，諷經度我，則節可完苦可拔，結果可勝善，勝於殉節多矣。」華即點首以應，婿死目不瞑，華乃翦髻置柩中，並默禱於靈，誓遵囑不相負。禱訖，目頓合。終七後，即投智能師座下剃度，其受比丘尼戒，猶不足兩年。當吳夫人來庵許願日，華適返里省親，至是始與雲相見。姊妹一別，已十有六年，形相既殊，口音又變，雲兩鬢之紅記，以髮尚未剃，掩而不顯；華則雖已削髮，因戴帽，其青記亦蔽而不彰。彼此初無從辨認，惟互詫容貌之肖似。及雲落髮時，由華為之代刀，將左鬢剃落後，紅記頓現。華固疑其為妹，見記驚喜，復剃右鬢之髮，果亦有記如左，乃確信此被剃者決為雙紅，不禁喜出望外。剃度禮成，即拉雲至無人處而詰之曰：「師弟乳名非雙紅耶？爾家有姊非名雙青耶？」曰：「然。顧師兄何以知之？」華為喜極墮淚，亟自脫其帽，則頂心腦後各有青記宛

然，雲乃證知華即其胞姊雙青，相與抱頭大哭。既詢知兩親安健，則又大為忻悅。其師智能等知之，咸稱異作賀。午後，雲即隨華往視父母，其父遷錫經商已十餘年，所居在城中，離庵可十二三里。雲一見父母，即跪膝前痛哭。母初不解，及聞華言，方知此新落髮之少年尼，即其失蹤一十六載之愛女，狂喜幾疑入夢。

蓋雲失蹤後，母即茹素，每日必誦大士名號數百聲，祝女歸來。至是果得骨肉重逢，因愈信奉大士。謂兩女曰：「爾姊妹若不出家為尼，何能剃髮？若不將髮剃淨，互見青、紅二記，則手足相逢，亦不能相識。非菩薩靈感默佑，萬難致此！」由是姊妹二人同心修學，勵志行持，每間旬餘，必偕返省覲，以慰親心，如是者幾卅載。其長、次兄嫂皆能事親以孝，且受雲等之化，全家素食奉佛，所生女先後均捨令出家，從雲及華為尼。雲感吳夫人恩，歲趣一赴江陰探視。夫人之長女家貧而多生育，嫁後六年即以虛弱症死；次女所偶非人，家庭多故，鬱鬱以卒。臨終時，深悔當初不出家為尼，致得此悲慘不幸之惡果，而欽羨定雲不置。遺女一，纔能學語，由吳夫人攜歸撫養，其祖及父皆絕不問。夫人謝世，乃由雲納為徒，教養成人。年至十四，方為披剃，吳夫人遺囑以八百金給雲。民國六年，雲椿萱棄養，兄嫂輩又以兩老遺資三之一贈雲姊妹，雲及華悉以公之常住，買田供眾，絕不私蓄。雲自雙親謝世，足跡即不復入城市，與華同發願，閉關三載，加行修持，以報師德親恩。圓滿後，姊妹相伴，專心致志於淨業，過午不食，持戒愈精嚴。雲識字不多，而於經中文義，輒能了了，每聽說法，盡能領會。念佛不求多，念時必字字清晰，勸人念佛，必以心口俱念，勿雜妄想，並將功德回向淨土為言。其對檀越，惟以為善、戒殺、清心持名為勉，不及其他。

民國二十五年三月朔，雲起獨早，即登殿念佛。時天猶未曉，念未數句，忽見三聖像同時大放光明，急起至像前，頂禮無算。旋退歸原坐，念佛如故。迨徒眾起，雲乃率領課誦。課畢，眾請進早餐，雲搖首，告眾以所見，並云：「淨土因緣已熟，即今便當西去。」眾見其強健如恆，未敢信。雲從容沐浴更衣，然後合掌趺坐念彌陀經，至第九遍，忽一笑而逝。得壽六十八，臘四十七。其姊定華，先雲兩年示寂，臨終亦瑞相圓滿，蓋其功行，初不亞於雲也。

## 一九二、民國泰縣福善庵尼果願傳（附・常清傳）

果願，字本悅，東臺徐氏女。母曹氏，早歿，父芷江勤撫之。年十二，有出俗志，上命不許。祇作淨信女，居家修持，然出塵之

念不稍渝。年十六，自翦其髮，截左手小指，並割臂肉以自誓。父為駭動，知非世網所能攖，善言慰喻，遣往江都磚橋放生庵，事刻經僧妙空大師而披削焉。入庵後，日夕禮誦，無或倦容。次年，往金山求具戒，後還庵精修。年二十九，妙公圓寂，徒眾雲散。願偕師弟常清，同心化導，隨緣益物。泰縣城內有福善庵，凋敝荒涼，數椽不支。願偶過其地，默為心傷，問之常清，常清曰：「兄若能慨任住持，弟當輔而興之。」於是進院安住，互勵苦行，歷二十餘年，清齋一食，戒德無虧，卒獲殿宇莊嚴，金容燦爛。雖資十方檀信共力護助，使非道德潛為感發，則善緣寧自集耶？

願功成不居，行持彌篤，數度掩關，密得受用。每日念彌陀數萬聲，更發願禮大般若經六百卷，是經文長意廣，閱讀尚難，而願持之以久，行之以堅，若不知有歲月者。至年七十，不復出關，長精淨業，兼修止觀，內證淺深，不以語人，人但以大心之士稱之。民國二十四年，壽八十四，略示微疾，口中默念不絕。人有來問疾者，目之而已，不為交一語。至六月二十四日圓寂，室中聞有蓮香，事傳遠近，皆稱異焉。

## 一九三、民國宜興海會塔院尼覺明傳

覺明，紹興世家女，俗名丁寶珠，畢業於上海城東女學文科。秀慧賢淑，為同學冠，五四運動時，嘗為該校出席上海學生聯合會代表。初與鑑湖秋俠善共唱革命，秋俠殉難，即代長協濟會。因清廷提捕急，乃遁跡春申，專志學佛。蓋在城東時，校長楊白民，教員李叔同，皆以學佛。稱校中女生，受楊、李感化頗眾，其中尤以明為最誠。明博學能文，深知經義，既得楊、李訓導，愈通曉佛法。後李叔同於武林剃度，即弘一律師也，明為詩送之，復於假期，親往叩訪，遂發心為尼。民國八年卒業後，留校任教務，常以學佛勸諸生，一時發願出家者頗不乏人。自則持齋念佛，日閱經籍，屢請於親，願聽許為尼。再三苦求，終不蒙允可，然明持志已決。念光陰有限，生死事大，昔世尊為求道法，亦嘗背親出家，乃毅然於民國九年秋，遺書留別家人親友，與其妹同遁至常熟雨花堂，依妙參禪師私行剃度。既落髮具戒，現比丘尼相，始返里省親求恕。自是，一心修學，並至武林等處各庵參訪，勇猛精進，不遺餘力。

民國十三年，掩關於上海圓覺庵，十五年四月八日圓滿，恭請諦閒法師說法啟關，男女居士到庵護法者，有王一亭、施省之、狄平子等百餘人。出關後，親近諦、應二老，深究台、賢宗旨。時妙師住宜興海會，每往修省，授以六部禪法。及妙師示寂，追念出世

之恩，結茅守塔三年，風雨凍餓，淡然若忘；禮誦之餘，探討楞嚴，能背誦正文，科判綱宗。期滿，到處宏法，提振末學。二十六年春，聞四明張聖慧女士於奉化創辦法昌佛學院，瓶鉢而往，一見以道義相契，即於學院開講楞嚴。令每人各依一種註解先講演一徧，明則披剝其瑕疵，抉擇其是非，採取其精華，補充其不足，以圓滿其說。復任學員徵語辯難，妙義重重，泉涌瀾翻。由名相而教義，由教義而宗趣，窮源竟委，曲盡其奧。聖慧時叩以禪旨，偶一不契，則痛罵熱喝不稍假，往來敲唱，偈語成冊。眾信士欲請為法昌住持，明曰：「住持一事，余於諸方卻之屢矣，汝等擬桎梏余耶？余臥榻住久，尚思遷移，恐境界太熟，而生留戀想也。」卒掉臂不顧。明冬不圍爐，夏不揮扇，不赴宴會，不看雜書，渴飲晨盥，皆用冷水，孤懷凜凜，罕與其匹。七七事變前，勸聖慧同隱峨眉，聖慧不從，乃獨自至蘇州，居鄉間小庵，二十八年五月示寂。

## 一九四、民國新安靈雲寺尼能修傳

能修，順德人，年三十五，於新安觀音山靈雲寺出家。志切朝山，不憚跋涉，國內各大名剎，強半有其足跡。初，於民國八年，率徒等五人，由上海乘船，溯江至南京。渡江後，步行經安徽、江蘇、山東、河北四省而至北平。居彼中兩月，繼續向西進發，身旁既無分文，亦無乾糧，沿途乞食。經河北、山西禮拜五臺，復由陝西西安穿行四川全省，親拜峨嵋、雞足等山。初，聞五族之西藏為一佛教國，上自政府，下及人民，無不信仰崇奉，漢人因其道路窵遠，言語隔閡，往來者絕少。能修羨慕之餘，誓欲一覘其實。當其發足之先，群來勸阻，語極危聳。能修飭從者五人，掩耳勿聽，曰：「毋亂爾心。」遂取道打箭爐，西向拉薩。前後所經，不下七十餘站，由國民軍聯軍總司令部蓋印于其度牒，以便通行。川軍楊、鄧諸軍長，雅安道孚，康定鑪霍、稻城甘孜各縣知事，四川、西康兩省佛教會會長，均於其牒後署名。途中大半步行，間以牛馬土車代步，渡水登山，均皆赤足。經過不少繩索橋樑，橋長數千丈，只容一人行走，懸空繫置，甚為危險。經過藥山，滿山皆藥，過者多氣呢不能進，修皆冒險闖過。至雪山時，雪深及膝，數日不見一人一屋，從者畏泣，能修挈長徒冒雪獨先，不稍反顧。夜則擁氈踞地，晨起視五人猶在，仍賈勇而西。

既至拉薩，達賴喇嘛嘉其萬里來朝聖地，親自接見，頒給拄杖，長約英尺五尺六寸，為烏木所成，雕刻極精，文彩耀目，與真金無異。能修與徒參訪頂禮，學習藏語及藏文經咒，在彼略住。於民國十九年，仍步行經西康反川，行至湖北宜昌，為怡和公司襄和

輪船執事所知，特予免費載能修等到滬，至一尼庵暫住。問其歲，已六十二矣，最少者二十五六。時威音佛刊社，聞彼等苦行，特往訪問，延至社中，請彼演講。能修因述：「予中年出家，因深感女人痛苦，發願廣度女界同胞，是以遠涉山海，訪善知識。予固不識字者，常自普陀負六十華嚴，北登五臺，既不能誦讀，乃於佛前涕泣長跪，一旦若有悟焉，遂得溜覽竟業，并誦法華、般若、金光明諸經。西藏之行，亦可謂得無所得，勝事機緣，不一具述。予本欲留藏不歸，二三同行，謂如不歸，有違初願。今經滬上，稍事摒擋，仍將入印。予有切勸與諸女人者，以予經歷，深信女人必能成佛。雖云女人多障，亦不過要女人發大心耳。亦唯女人苦惱多於男子，故女人發心必誠切於男子，女人當自念其苦，發心亦自必誠切」云云。能修後至西安，西安久無尼僧叢林，官紳居士，議改東關罔極寺以為之倡，欲擇有德臘者主之。眾以非能修莫屬，遂於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一日，公送入院。能修既任住持，首即率眾結七，士女隨喜者甚夥，各方對之均抱好感。預料前途，將有更大之發展，尼僧之綱紀，必倚之而獲振也。

## 一九五、民國江寧保國庵尼識參傳（附・月華傳）

識參，字修慧，宛平陳氏女，父松庭，家世簪纓，有兄妹各一。光緒初年，時以入都引見，舉室北上，旅次金陵下關。父染疾而卒，母魏氏，動循矩法，素具道力，修持有定課，更擅岐黃術。設室凡來就診，不論男女老幼，皆導以佛法，諸善信供養所得，則取資貧寒、賴以舉火者，實繁有徒。後無意於塵事，決志芟染，法名月華，於金川門外寶塔橋荒廢庵基，自建保國庵，一心念道，閉關二十餘載之久。關高五尺餘，寬深約二尺餘，終日靜坐習定，苦行昭著。參幼受家教，早解經義。稍長，懇求披剃，乞具千華律院。期圓之後，歸庵盡孝養職。及母中道逝世，傷感於懷，師弟修淨諳於內務，益以董成門庭重責，有難擔荷，不得已接替住持。愈益奮勉，拈勤儉二字為訓，勗勉徒眾。佛課之餘，治理雜務，嘗曰：「古來大善知識，尚且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余輩何人，敢耽逸樂？須知操臼井、灌園蔬，下逮米鹽瑣屑、補浣漿刮，無非般若實相。親切功夫，豈盡在蒲團、禪板間哉！」辛勤既久，漸有餘裕，了先師志願，建觀音殿、伽藍殿，又添造市房五拾餘間，並陸續置田數百畝，氣象蒸蒸，冠冕一境。時清社既屋，政體混亂，新舊遞更，外人乘勢侵入。競設商鋪，攫取利權，一般昧良之會長總董輩，為金錢麻醉，不惜喪失人格，供其驅使，甚至擅作威福，壓迫民眾。

民國二年，有英商和記洋行，以庵址及庵塘三面環邇該行，擬吞合為一，遂萌覬覦庵產之念。買辦期於必成，因以亟加煎迫，英人紀大阪，更迭加嚇詐，逼令拆屋讓地。參素具識略，不為所屈，一再辯之以理，彼遂怏怏而去。嗣竟變本加厲，強拆庵房三間，鋸樹灌水，屋瓦且為水力激射四散。其徒等恪遵師訓，舍生維護庵產。行方欲臨之以兵，雖未為所劫，然其時殘暴不仁之象，可以想見。地產經理周匯川，以庵址庵塘未得就緒，心有未甘，復為虎作倀，與地方士紳龍永成等設計進行，以必達其完全目的為願。時永成之子與江寧縣長左有金蘭誼，風雲際會，炙手可熱。先是，地方人士，屢擬盜賣庵塘，究以呼乏將伯有所未能。至是乃相慶彈冠，對庵方則由縣長親臨威嚇，迫使就範；對庵塘則由縣長批示許可，准由伊等出賣，無不得心應手。滿意挾雷霆萬鈞之力，自可為所欲為，然參以「先人基業，何可委棄」，力排萬難，訴之交涉，使並地方法院各機關。其時當道，有主張公道者，有懾於和記勢力者，表示遂各有區別。主張公正者，則一秉大公，其他迭次催請審理，不加聞問者有之，勸參出售庵產者有之，甚至惱羞成怒，將預審終結庵塘收歸國有者有之。相持多年，卒也撥雲霧而見青天，最後判決將原塘發還，盜賣庵塘者，判處徒刑六月。執行六年之久，始得告一段落。

民國十六年，北伐成功，新體機關，賡續產生。有所謂農民協會者，誣指南門外曹馬村自置之庵田內七拾餘畝，為佔自民家。江寧知縣周浩不察始末，認為尼眾懦弱可欺，令參賠償三千金。參不服，立下諸獄。乃紛呈各機關呼籲，迨經特種刑事法庭時，始辯白真相。如此數十年，涉訟計達五十五次，無非保持庵基田產之安全而已。同時世風之惡，人心之險，於此可以概見。

二十六年，中日戰事暴發，京滬沿線居民紛紛避難，流離失所。參本佛陀救世悲心，組設下關寶塔橋紅萬卍字會難民收容所，先後容納老弱婦孺一萬餘人，維持百餘日始解散，聞者皆義其事。參更領導徒眾，每日諷誦經典，超拔陣亡將士，以及罹難民眾，冀其仗承佛力出離苦海。棲霞為六朝名剎，洪、楊之後，得、法、意宗仰若舜諸上人興之，若舜之嗣，有寂然者，盡心職守，行所難行。嘗為護持山地，搆怨於鄉村師範及不良之徒，致身經七番冤獄。參以其平時於寺方工程之監督，人事之調整，亦已煞費苦心，維護寺院，又遭此顛沛苦境，對之深致欽佩。故於中頗效奔馳，精神物質之犧牲，皆所不計。即以棲霞寺購田所需，由寂然請，由參所經手，代借之款不下數千金，復勸信士陳海清施莊田地等二百餘畝，自亦施莊田地等二百六拾餘畝，永為常住海眾齋糧。

三拾年春，山中擬舉行戒事，以食糧之缺，有所未能，商之於參，乃為助米五拾餘石以玉成之。寺主明常和尚感其護教熱忱，除已於白乳泉上為卜壽藏，並庵中尼眾塔地兩處外，更擬請名筆著其事於貞珉，用垂不朽。參年六拾餘，精神強健，願力宏深，將來所建事業，仍未可以限量也。

## 一九六、民國泰縣靜修庵尼本道傳

本道，泰縣羅塘王氏女。幼聰慧，舉止閑雅，能博堂上所歡，二老視如寧馨兒，對之頗抱奢望。利其稟賦，擇師課讀，不煩督策，而自警惕。以其餘兼習女紅，比肩嬌小，皆不如也。年及笄，媒妁禮成，未嫁而夫婿夭折，道即毀容盡哀，要求過門守節，家庭力阻之，不獲明其素襟。於是裹衣悉易麤麻，短其髮，投邑鄉之靜修庵，與香火為緣。父母不忍重拂其志，恣其所行。道聞之，沾沾自喜，即於佛前圓頂披解脫服矣。入庵之初，尊師重道，矯然自拔，終日修禪作觀，捧佛持經，每至油乾香燼，猶未就寢。所居一室，供事聖像，晨夕禮拜，維謹維勤，歷數十年，足跡陷地深入寸許。傳者互驚為異，競來瞻謁，尊為優鉢羅花，誠為希有之瑞也。

先是，庵之殿宇，年久失修，金容亦復殘剝。民國六年，道盡出撙節餘貲，召集梓塑，會工修理。檀信多樂為外應，獨其師洪樂，老耄昏瞶，性情磔傲，見其土木繁興，竊加非難，然亦不能言之成理。雖欲阻撓，無辭可藉，惟目非而心銜之。輒恃名分之尊，遇以非禮，甚則焚香誦經之際，猶復指桃罵李以亂之。道裒如充耳，奉事如故，里人咸稱其孝。至於行苦之篤，建造之功，則又足以感愧如來之稗販矣。

## 一九七、民國上海龍音寺尼能圓傳

能圓，字慧明，上海人。自幼信佛，年十六茹素，三十六薙髮。時浦東一區，佛法凋零，信向者少。有妙心禪宿，杖錫來化，曲垂導引，剖示念佛法門，每集眾開講，言存激發，剴切動人。因之投誠皈依者，與日俱增，圓受薰陶，即依披剃。宣統元年，建東興庵。民國三年春，至鎮江竹林寺法舟和尚座下受具。六年，又建金匯庵，獎勸諸善女人切志學佛。嘗曰：「生死，吾人之大敵也，一切眾生皆久困垓下。若不堅苦行以為鎧甲，勤修持以為戈矛，欲思突出重圍，必不可得。」晚年，建龍音寺，道聲籍甚。二十六年秋後示疾，八月十九日寂，壽六十二。

## 一九八、民國上海慈修庵尼諦參傳（附・道願傳）

諦參，字永薰，香山黃氏女。弱齡父母鍾愛，因其好食乳雞，每餐必為具之，習久成慣。初不覺其非，一日，倚枕午睡，矇矓中墮入水溝，身陷淤泥，將欲自拔，忽有無數乳雞來啄其體。驚避，既不可能，呼救又難出聲，嗚咽掙扎，半晌方醒。怔忡之餘，深悟因果，循環報應不爽。物命雖微，含冤則一，從此非但不食乳雞，並禁絕其他魚肉，而萌出家學佛之念。適有江蘇尼道願大德，雲遊過粵，與其母雅有舊誼，暫寓其家。參默喜因緣成熟，直白其情，雖經父母呵斥，親族規勸，終不能阻其勇往之志。遂於數日內，略事摒擋，徧辭親友，侍道願大德之錫而東。光緒二十一年春，年二十一，往金陵寶華受戒，期中聞得戒浩淨長老及闍黎大霖律師開示法要，極有心得。乃發菩提心，徧禮名山，參訪知識。二十三年，止杭州法藏庵，被選為住持。歷十餘寒暑，領眾焚修，化導閨幃。復兼住城內清蓮庵，斯時民軍起義，人心惶動。參惟率眾行持，使同住道侶、鄰近婦孺皆一心向道，度險如夷。由是自邇至遠，談佛門，近事者，莫不知有法藏庵主其人焉。

民國十三年，年五十歲，移錫滬上，受請住慈修庵。修理房屋，整飭紀綱，精神視昔有加。自課專誦蓮經，一門深入，終年不懈。遇有以佛法請者，隨舉經中一句一偈，為之巧譬旁解，頭頭是道，雖寶座中人，未易過也。徒眾心一等，默受身教，咸循軌範。二十七年四月，參以疾而臥，正念自持，毫不呻吟，口中仍念法華不輟。至初七日，命取所誦法華置案前，直視不瞬，移時而寂。人皆謂之默誦未終，為欲對境提撕，以盡其卷者；亦有謂之對本作觀，而證取法華三昧者。要之，最後吃緊關頭，心無惑亂，非平時工夫得當，決不可以強致也。時戒臘四十三，俗臘六十四。

## 一九九、民國武進淨觀庵尼天正傳

天正，一名宏嚴，字雲開，靖江鄭氏女。母黃太夫人，艱於嗣，及得正，珍逾珠玉。聞諺稱「有慧而難永」之說，隱以為憂，商之姨母勝林上人，願捨輪下，歸敬福田。勝林主武進圓通庵，持律重道，見正舉止閒靜，卜為法器。試曰：「汝年幾何？」答曰：「六歲。」林曰：「汝何以肯離生母而來依余？」答曰：「佛有前例，某故效之。」林曰：「佛有生母見背，故依姨母。汝今不同，其意何在？」答曰：「姨母處有佛法，願就學焉。」林頷之，極意撫育。先在鄉塾課讀，因無良師，復寄淨觀庵託澄照上人代為教誡。民國八年，年十九，往鎮江焦山乞具。其母見兒出家，圓登戒

品，道念精純，認為人生第一快事，每沾沾自喜。一日，偶遊武進北鄉三元寺，若有所觸，力求寺主薙髮。身心精進，無間朝夕。二十年，發心圓戒，二壇未畢而寂。時正護戒焦山，不勝悲痛，長跪諸闍黎前，懇修懺法，代圓篇聚。火餘拾骨，安塔黃山，人皆稱其孝。正久親應慈講主，聽習華嚴圓頓法門，悟解玄旨，為人演說，儼然日光園中一會未散。後受澄照之法，主持庵務，改造山門，修理廊壁，闢念佛堂，率眾行持。並掩關三載，禮華嚴大經全部，自誓一俟時局平靖，更朝禮諸大名山云。

## 二〇〇、民國青陽心安寺尼觀願傳

觀願，字佛行，海澄人，俗名秀霞，楊先烈衢雲之季女。衢雲因奔走革命，遭清廷忌，逮之甚急，乃挈眷居日本。光緒二十五年，生願于橫濱。年十歲回籍，入庇理羅士女書院肄業，常因病曠課。於學無進。既而其父為人狙擊殞命，重以家境蕭條，遂爾輟學。然願讀書之志頗堅，不肯自餒，謀投實踐女校修業。校長以其為革命遺屬，免納學金。願既得受課，識解卓絕，秀出常人，每念生父以身殉國，未成碩果，輒為之嗚咽不置，默以木蘭、雲英自期許。年十九，母氏潘卒後，兄佐治亦相繼棄世，煢形踽步，不勝淒涼之感。先是，港地多耶穌教會，願往聞之，未愜於心。及聞佛教典籍，言理精闢，且有「一子出家，九族超生」之說，心懷嚮往。於是，日以香花之屬，供禱大士之前，至誠發願，默祝早遇明師，成就出俗因緣。如是者三年，歷訪諸方名宿，請求法要，解悟日深。然時俗以學佛為恥，於出家事，碍難出諸口。間有宴會，唯擇蔬而進，不忍涉及肉味，戚友有疑之者，則以素食衛生對。民十一年二十四，持志已決，作辭婚詩云：「提起神鋒劍太阿，情根斬斷出虞羅。親恩未報肝腸斷，青磬紅[木*魚]禮佛陀。」乃于九華文殊峰心安寺乞智妙禪師剃染，翌年至寶華具足，效古人行腳，囊鉢煙水之湄，親近弘一律師暨諸名德。曾于香港佛學會任通俗演講，兼義學教授，蓮花池講小本彌陀，并編製四分律比丘尼戒相表記。二十六年，中日事變，竄身心安祖剎，任監院職。禪誦之餘，經行溪谷，幽巖花放，古樹禽啼，不覺觸發吟思，天然成韻，冰清雪潔，有越徹遺音。數年之間，青陽士女，歸信甚多，謂其不但以學識見長，其行苦精修，尤為一般尼眾所不可企及云。

續比丘尼傳卷六（終）

板存鎮江竹林寺

## 樂助功德芳名

南亭　修慧　心一　靈珠　純淨　清修各壹佰元　若舜陸拾元　雪煩伍拾元　脫煩肆拾元
印慈　昌緣各叁拾元　文心　幽棲寺　融慧　萬昌潤　徐昌寶　萬昌蓮　卓成　明常　慧量　雲開　陸常進　何寬喜　昌儀　昌持　昌習　源根　密厚　張易軒　張淨和　超塵各貳拾元　昌極貳拾伍元
郁華拾伍元　炳蓮拾貳元　彭順昌　彭果慶　吳煦培　吳莊氏　吳慶恆　吳徐氏　吳淨善　吳滿渡　朱蕙珍　丁吳氏　吳元章　吳鼎臣　吳周氏　朱伯衡　朱陳氏　丁沈氏共助貳佰叁拾元
祖珍　卓雲　陰華　妙華　海定　永清　虛崖　純修　法光　慎之　慧量　道根　慈忍　阿檀　覺深　卻塵　王寶量　楊志聖　金常淨　了慈　祇樹　昌琳　蘇數慧　志寬各拾元
自新　慧禎　昌真　朗德　昌誠　道心　昌恆　成明　淨紅　昌星　周淨亮　周朱氏　黃玉瑞　各伍元　候梁氏　陸梁氏共伍元　靜香肆元　黃玉琳叁元
天智　如慶　波尼　淨橋　隆雲　智明　昌志　昌慧　慧圓　觀元　覺道　了音　善慈　寬慶　道性　持印　劉心祥　通政　妙如　仁寬　昌其　昌勝　楊七太太各弍元
根慶　達正　達嚴　林禪　淨慧　廣法　忠華　敬可　仁持　松山　心悟　果林　福鎮　本定　本量　惟善　覺順　悟心　優祥　了生　瑞霞　風慧　靈祥　金道大　曹福壽　黃慧祥各壹元
逸溪　祥星　無名氏各伍拾元　復善庵叁拾元　淞泉　育枚　智開　志德各弍拾元　圓湛　圓覺　楞鏡　淦泉　靈潔　月川各拾元
以上連圈計共七萬四千一百四十一字
願以此功德　普及於一切
我等與眾生　皆共成佛道

民國三十年四月開刻至次年二月刻竣

## 續比丘尼傳跋

觀夫宇宙之內，即物成象，萬類森然。雖有聰敏睿智，猶不免恍惚迷離，況更豎窮源流，橫徹邊表，能一一體究之乎？古人記之

以書，類之以史，不過僅就知者而言，其為耳目所不及者，當不知其幾。佛法流入中國，已歷千數百年，其間門庭施設，宗統傳承，皆有史傳可考。獨比丘尼，自梁寶唱法師一度採訪編集而後，迄未有人續纘其緒。吾師　震上人覃擘經籍，留心掌故，為欲繼往開來，爰有倡修續傳之議。丁丑夏書成，忽發現施蟄群先生於學生雜誌發表黃心大師一文，引言謂北平某藏書家，庋有明鈔本比丘尼傳八卷，因喜眙塵曰：「此八軸靈文，非繼唱公而作乎？如能設法借得，余書將改製矣！」或仿石埭居士僧傳之例，而以初二、三集別之。時適淞滬戰事暴發，未及調查，而夾山藏書皆燬於火，傳稿又為一同學攜失於途。嗟夫！尼門文獻可徵而不可傳，大法其將衰乎？且喜吾師深浴教海，才智兼人，平時逆推往事，如數家珍，當屬此稿，又復三致其意，印象之深，如鍥如銘。塵不忍埋沒此段光明，一日山居無事，乘間理及此案，並以重輯請。結果仰獲慈允，命筆追記。終以收藏損失，購借兩難，每於一傳，只能憶其名而不能證其文。為此問題橫梗於前，不覺延長歲月，直至今日，始能樂觀厥成。其經歷之難，用心之苦，惟（塵）等朝夕侍座知之，故略述因緣於後。並有二事敬告：一、凡讀是書者，當作難遭之想，勿生輕慢。二、吾師繼是書之著，關於比丘尼者，尚有三種，皆在稿中，如遇因緣，即可問世云。

民國三十一年二月得度弟子超塵敬跋於常熟三峰

##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